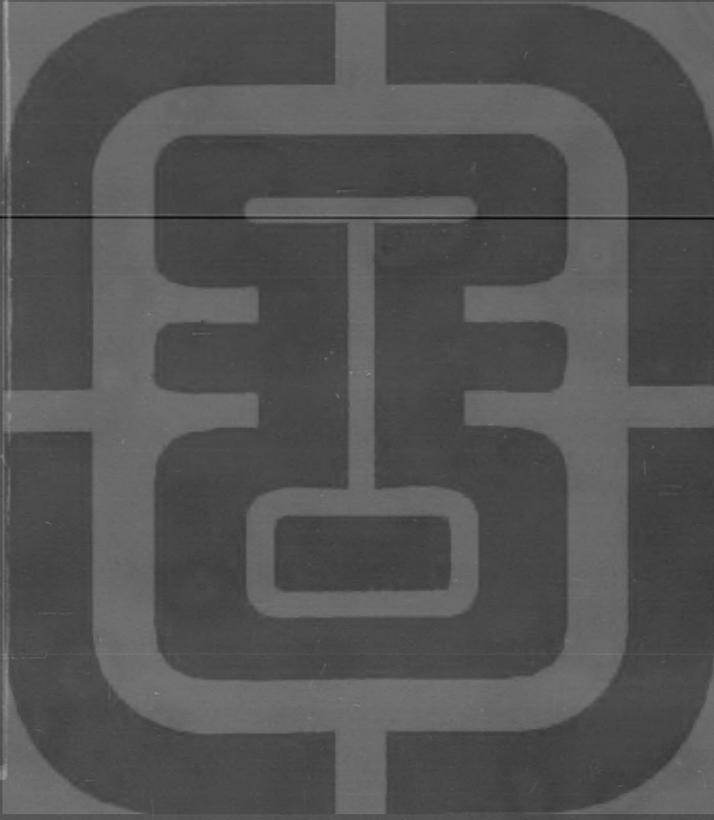


後漢書



東夷傳第七十五

後漢書八十五

東夷

王制云東方曰夷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萬物柢地而

出故天性柔順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國焉山海經曰

君子國衣冠帶劍食獸使二文虎在旁外國圖曰去琅邪三萬里山海經又曰不死人在交脛東其為人黑色壽不死並夷有九種曰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

玄夷風夷陽夷竹書紀年曰后泄二十一年命暎夷台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后相即位二年

征黃夷七年于夷來賓後少康即位方夷來賓也故孔子欲居九夷也昔堯命

羲仲宅嵎夷曰暘谷蓋日之所出也孔安國尚書注曰

暘公日之所出也夏后氏太康失德夷人始半太康啓之子也

不反不恤人事為羿所逐也自少康已後世服王化遂宥於王門獻

其樂舞少康帝仲康之孫帝相子也竹書紀年曰祭為

暴虐諸夷內侵殷湯革命伐而定之至于仲丁監夷作

寇仲丁殷大戊之子也竹書紀年曰仲丁即位征于豳夷也自是或服或畔三百餘

年武乙衰敵東夷變盛遂分遷淮岱漸居中土武乙帝

子無道為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也乃武王滅紂肅慎來獻石絜楛

矢管蔡畔周乃招誘夷狄周公征之遂定東夷尚書武

監及淮夷時周公征之作大誥又康王之時肅慎復至

後徐夷僭號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

方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偃王主之博物志曰徐君宮

不祥棄於水濱孤獨母有犬各鵠倉持所棄卵銜以養

更錄取長襲為徐君尸子曰偃王處潢池東地方五百

里水經注曰潢水一名汪水與泡水合至沛行仁義陸

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穆王後得驥騾之乘史記曰造

幸於周繆王得赤驥盜驪驂騾乃使造父御以告楚令

伐徐一日而至於楚文王大舉兵而滅之偃王仁而

無權不忍鬪其人故致於敗乃北走彭城武原縣東山

下百姓隨之者以萬數因名其山為徐山武原縣故歸

邳縣北徐山在其東博物志曰徐王妖異不常武原縣

東十里見有徐山石室祠處偃王溝通陳蔡之間得當

弓朱矢以已得天瑞自稱偃王穆王聞之遣使乘駟

厲王無道淮夷入寇王命虢仲征之不克宣王復命召

公伐而平之毛詩序曰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

夫滔滔匪安匪游淮夷來求王及幽王淫亂四夷交侵

至齊桓修霸攘而卻焉及楚靈會申亦來豫盟左傳楚靈王蔡

侯陳侯鄭伯許男淮夷會于申後越遷琅玕與共征戰遂陵暴諸夏侵

滅小邦秦并六國其淮泗夷皆散為民戶陳涉起兵天

下崩潰燕人衛滿避地朝鮮前書曰朝鮮王滿燕人自始全燕時嘗畧屬真番朝

鮮為置吏築障漢興屬燕王盧緝反八例奴滿亡命東走度沮水居秦故空地稍役屬朝鮮蠻夷反故燕齊王

在者王之因王其國百有餘歲武帝滅之於是東夷始

通上京王莽篡位貊人寇邊前書莽發高句麗兵當伐胡不欲行郡縣疆迫之皆

亡出塞因犯為寇州郡歸咎於高句驪侯騶嚴尤奏言貉人犯法不從騶起宜慰安之建武之初

復來朝貢時遼東太守祭彤威讐北方聲行海表於是

滅貊倭韓萬里朝獻故章和已後使聘流通逮永初多

難始入寇鈔桓靈失政漸滋曼焉自中興之後四夷來

賓雖時有乖畔而使驛不絕○劉劭曰使驛不絕按郵驛中國可有之不可通於

四夷自前書皆言使譯使即使者譯則譯人故合作使譯此書內有自作使驛處明是後人不曉妄改之故

國俗風土可得畧記東夷率皆土著熹飲酒歌舞或寇

弁衣錦器用俎豆所謂中國失禮求之四夷者也左傳曰仲

尼學官各於郊子既而告人曰吾凡蠻夷戎狄總名四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其信也

夷者猶公侯伯子男皆號諸侯云

夫餘國在玄菟北千里南與高句驪東與挹婁西與鮮卑接北有弱水地方二千里本濊地也初北夷索離國

王出行索或作橐音度洛反其侍兒於後倭身倭音人鳩反王還欲殺

之侍兒曰前見天上有氣大如雞子來降我因以有身

王囚之後遂生男王令置於豕牢牢圜也豕以口氣噓之

不死復徙於馬蘭蘭即攔也馬亦如之王以為異乃聽母收

養名曰東明東明長而善射王忌其猛復欲殺之東明

奔走南至掩淲水今高麗中有蓋斯水疑此水是也以弓擊水魚鼈皆

聚浮水上東明乘之得度因至夫餘而王之焉於東夷

之域最為平敞土宜五穀出名馬赤玉貂豹豹似豹無前足音奴

八大珠如酸棗以負柵為城有宮室倉庫牢獄其人麇

大疆勇而謹厚不為寇鈔以弓矢刀矛為兵以六畜名

官有馬加牛加狗加其邑落皆主屬諸加食飲用俎豆

會同拜爵洗爵揖讓升降以臘月祭天大會連日飲食

歌舞名曰迎鼓是時斷刑獄解囚徒有軍事亦祭天殺

牛以躡占其吉凶魏志曰牛躡解者為凶合者為吉行人無晝夜好歌

吟音聲不絕其俗用刑嚴急被誅者皆沒其家人為奴

婢盜一責十二男女淫皆殺之尤治惡妒婦既殺復尸

於山上凡死妻嫂死則有椁無棺殺人殉葬多者以百

數其王葬用王匣漢朝常豫以王匣付玄菟郡王死則

迎取以葬焉建武中東夷諸國皆來獻見二十五年夫  
餘王遣使奉貢光武厚答報之於是使命歲通至安帝  
永初五年夫餘王始將步騎七八千人寇鈔樂浪殺傷  
吏民後復歸附永寧元年乃遣嗣子尉仇台詣闕貢獻  
天子賜尉仇台印綬金綵順帝永和元年其王來朝京  
師帝作黃門鼓吹角抵戲以遺之桓帝延熹四年遣使  
朝賀貢獻永康元年王夫台將二萬餘人寇玄菟玄菟  
太守公孫域擊破之斬首千餘級至靈帝熹平三年復  
奉章貢獻夫餘本屬玄菟獻帝時其王求屬遼東云  
挹婁古肅慎之國也在夫餘東北千餘里東濱大海南

與北沃沮接不知其北所極土地多山險人形似夫餘  
而言語各異有五穀麻布出赤玉好貂無君長其邑落  
各有大人處於山林之間土氣極寒常爲穴居以深爲  
貴大家至接九梯好養豕食其肉衣其皮冬以豕膏塗  
身厚數分以禦風寒夏則裸袒以尺布蔽其前後其人  
臭穢不絜作廁於中園之而居自漢興已後臣屬夫餘  
種衆雖少而多勇力處山險又善射發能入人目弓長  
四尺力如弩矢用楛長一尺八寸青石爲鏃鏃皆施毒  
中人即死便乘船好寇盜鄰國畏患而卒不能服東夷  
夫餘飲食類皆用俎豆唯挹婁獨無法俗最無綱紀者

也

高句驪在遼東之東千里南與朝鮮滅貊東與沃沮北與夫餘接地方二千里多大山深谷人隨而為居少田業力作不足以自資故其俗節於飲食而好修宮室東夷相傳以為夫餘別種故言語法則多同而跪拜曳一脚行步皆走凡有五族有消奴部絕奴部順奴部灌奴部桂婁部按今高驪五部一曰內部一名黃部即桂婁部也三曰北部一名後部即絕奴部也三曰東部一名左部即順奴部也四曰南部一名前部即灌奴部也五曰西部一名右部即消奴部也本消奴部為王稍微弱後桂婁部代之其置官有相加對盧沛者古鄒大加古鄒大加高驪掌賓客之官如鴻臚也主簿優台使者

衣先人武帝滅朝鮮以高句驪為縣前書元封中定朝鮮為真番臨屯樂浪玄菟使屬玄菟賜鼓吹伎人其俗淫皆潔淨自熹暮

夜輒男女群聚為倡樂好祠鬼神社稷零星前書音義龍星左角

曰天田則農祥也辰日祀以牛號曰零星風俗通曰辰之神為靈星故以辰日祀於東南也以十月

祭天大會名曰東盟其國東有大穴號禊神亦以十月

迎而祭之其公會衣服皆錦繡金銀以自飾大加主簿

皆著幘如冠幘而無後其小加著折風形如弁無牢獄

有罪諸加評議便殺之没入妻子為奴婢其婚姻皆就

婦家生子長大然後將還便稍營送終之具金銀財幣

盡於厚葬積石為封亦種松柏其人性凶急有氣力習

萬曆十年補刊

戰鬪好寇鈔沃沮東濊皆屬焉

句驪一名貊耳有別種依小水為居因名曰小水貊出

好弓所謂貊弓是也

魏氏春秋曰遼東郡西安平縣北有小水南流入海句驪別種因名

之小王莽初發句驪兵以伐匈奴其人不欲行疆迫遣

之皆亡出塞為寇盜遼西大尹田譚追擊戰死莽令其

將嚴尤擊之誘句驪侯騶入塞斬之傳首長安莽大說

更名高句驪王為下句驪侯於是貊人寇邊愈甚建武

八年高句驪遣使朝貢光武復其王號二十三年冬句

驪蠶支落大加戴升等萬餘口詣樂浪內屬二十五年

春句驪寇右北平漁陽上谷太原而遼東太守祭彤以

恩信招之皆復款塞後句驪王宮生而開目能視國人

懷之及長勇壯數犯邊境和帝元興元年春復入遼東

寇畧六縣太守耿夔擊破之斬其渠帥安帝永初五年

宮遣使貢獻求屬玄菟元初五年復與濊貊寇玄菟攻

華麗坡

華麗縣屬樂浪郡

建光元年春幽州刺史馮煥玄菟太

守姚光遼東太守蔡諷等將兵出塞擊之捕斬濊貊渠

帥獲兵馬財物宮乃遣嗣子遂成將二千餘人逆光等

遣使詐降光等信之遂成因據險阨以遮大軍而潛遣

三千人攻玄菟遼東焚城郭殺傷二千餘人於是發廣

陽漁陽右北平涿郡屬國三千餘騎同救之而貊人已

去夏復與遼東鮮卑八千餘人攻遼隊縣名屬遼東郡也殺掠

吏人蔡諷等追擊於新昌戰歿功曹耿耗兵曹掾龍端

兵馬掾公孫輔以身扞諷俱歿於陳死者百餘人秋宮

遂率馬韓濊貊數千騎圍玄菟夫餘王遣子尉仇台將

二萬餘人與州郡并力討破之斬首五百餘級是歲宮

死子遂成立姚光上言欲因其喪發兵擊之議者皆以

為可許尚書陳忠曰宮前祭黯光不能討死而擊之非

義也宜遣弟問因責讓前罪赦不加誅取其後善安帝

從之明年遂成還漢生口詣玄菟降詔曰遂成等桀逆

無狀當斬斷菹醢以示百姓幸會赦令乞罪請降鮮卑

歲貊連年寇鈔驅畧小民動以千數而裁送數十百人

非向化之心也自今以後不與縣官戰鬪而自以親附

送生口者皆與贖直縑人四十匹小口半之遂成死子

伯固立其後歲貊率服東垂少事順帝陽嘉元年置玄

菟郡屯田六部質桓之間復犯遼東西安平殺帶方令

郡國志西安平帶方縣並屬遼東郡掠得樂浪太守妻子建寧二年玄菟

太守耿臨討之斬首數百級伯固降服乞屬玄菟云

東沃沮在高句驪蓋馬大山之東蓋馬縣名屬玄菟郡其山在今平壤城西

平壤即王險城也東濱大海北與挾婁夫餘南與濊貊接其地

東西夾夾音狹南北長可折方千里土肥美背山向海宜

後漢書卷之五

五穀善田種有邑落長師人性質直彊勇便持矛步戰  
言語食飲居處衣服有似句驪其葬作大木椁長十餘  
丈開一頭爲戶新死者先假埋之令皮肉盡乃取骨置  
椁中家人皆共一椁刻木如主隨死者爲數焉武帝滅  
朝鮮以沃沮地爲玄菟郡後爲夷貊所侵徙郡於高句  
驪西北更以沃沮爲縣屬燕浪東部都尉至光武罷都  
尉官後皆以封其渠帥爲沃沮侯其土迫小介於大國  
之間遂匹屬句驪句驪復置其中大人遂爲使者以相  
監領責其租稅貂布魚鹽海中食物發美女爲婢妾焉  
又有北沃沮一名置溝婁去南沃沮八百餘里其俗皆

與南同界南接挹婁挹婁人熹乘船寇鈔北沃馬唯重

每夏輒臧於巖穴至冬船道不通乃下居邑落紛魁頭

言嘗於海中得一布衣其形如中人衣而兩袖築室作猶科

又於岸際見一人乘破船頂中復有面與語不五月田

而死又說海中有女國無男人或傳其國有神隨蹋地

輒生子云魏志曰母丘險遣王願追句驪王宮窮沃沮東界問其耆老所傳云主祭天

滅北與高句驪沃沮南與辰韓接東窮大海西爲蘇塗

滅及沃沮句驪本皆朝鮮之地也魯武王封箕亦有文

鮮箕子教以禮義田蠶又制八條之教前書曰馬韓割

者以當時償殺相傷者以穀償相盜者男没入以八條爲行觴

奴女子爲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音義曰八條

也其人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飲食屋室諸具後四十餘世至朝鮮侯準自稱王漢初大亂樊祗次人往避地者數萬口而燕人衛滿擊破準而自桑作縑傳國至孫右渠元朔元年武帝年也滅君南閭等畔馬韓並二十八萬口詣遼東內屬武帝以其地爲蒼海鼓瑟兒乃罷至元封三年滅朝鮮分置樂浪臨屯玄菟韓雜居部音音至昭帝始元五年罷臨屯真番以并樂美髮衣玄菟復徙居句驪自單單大領已東沃沮滅貊初朝鮮浪後以境土廣遠復分領東七縣置樂浪東部攻馬韓內屬已後風俗稍薄法禁亦浸多至有六十餘辰王建

六部省都尉官遂棄領東地悉封其渠帥爲縣侯皆歲時朝賀無大君長其官有侯邑君三老者舊自謂與句驪同種言語法俗大抵相類其人性愚慤少奢欲不諳句男女皆衣曲領其俗重山川山川各有部界不得妄相干涉同姓不昏多所忌諱疾病死亡輒捐棄舊宅更造新居知種麻養蠶作綿布曉侯星宿豫知年歲豐約常用十月祭天晝夜飲酒歌舞名之爲舞天又祠虎以爲神邑落有相侵犯者輒相罰責生口牛馬名之爲責禍殺人者償死少寇盜能步戰作矛長三丈或數人共持之樂浪檀弓出其地又多文豹有果下馬高三尺乘之可於果

行荷下海出班魚使來皆獻之

韓有三種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反馬韓在四有

五十四國其北與樂浪南與倭接辰韓在東十有二國

其北與濊貊接弁辰在辰韓之南亦十有二國其南亦

與倭接凡七十八國伯濟是其一國焉大者萬餘戶小

者數千家各在山海間地合方四千餘里東西以海為

限皆古之辰國也馬韓最大六立其種為辰王都目支

國盡王三韓之地其諸國王元皆是馬韓種人焉馬韓

人知田蠶作綿布出大栗如梨有長尾雞尾長五尺邑

落雜居亦無城郭作土室形如冢開戶在上不知跪拜

無長幼男女之別不貴金寶錦繡不知騎乘牛馬唯重

瓔珠以綴衣為飾及縣頸垂耳大率皆魁頭露紒魁頭猶科

頭也謂以髮縈繞成科結也紒音計布袍草履其人壯勇少年有築室作

力者輒以繩貫脊皮縋以大木嚙呼為健嘗以五月田

竟祭鬼神晝夜酒會群聚歌舞舞輒數十人相隨蹋地

為節十月農功畢亦復如之諸國邑各以一人主祭天

神號為天君又立蘇塗魏志曰諸國各有別邑為蘇塗諸亡逃至其中皆不還之蘇塗

之義有似浮屠建大木以縣鈴鼓事鬼神其南界近倭亦有文

身者辰韓耆老自言秦之亡人避苦役適韓國馬韓割

東界地與之其名國為邦弓為弧賊為寇行酒為行觴

相呼爲徒有似秦語故或名之爲秦韓有城柵屋室諸  
小別邑各有渠帥大者名臣智次有儉側次有樊祗次  
有殺奚次有邑借皆其官名土地肥美宜五穀知蠶桑作縑  
布乘駕牛馬嫁娶以禮行者讓路國出鐵濊倭馬韓並  
從市之凡諸貨易皆以鐵爲貨俗憇歌舞飲酒鼓瑟兒  
生欲令其頭扁皆押之以石扁音補典反弁辰與辰韓雜居  
城郭衣服皆同言語風俗有異其人形皆長大美髮衣  
服潔清而刑法嚴峻其國近倭故頗有文身者初朝鮮  
王準爲衛滿所破乃將其餘衆數千人走入海攻馬韓  
破之自立爲韓王準後滅絕馬韓人復自立爲辰王建

武二十年韓人廉斯人蘇馬謨等詣樂浪貢獻廉斯邑名也謨

音是光武封蘇馬謨爲漢廉斯邑君使屬樂浪郡四時朝  
謁靈帝末韓濊並盛郡縣不能制百姓苦亂多流亡入  
韓者馬韓之西海島上有州故國其人短小髡頭衣韋  
衣有上無下好養牛豕乘船往來貨市韓中

倭在韓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爲居凡百餘國自武帝滅

朝鮮使驛劉放曰使驛按當作譯說已見上通於漢者三十許國國皆

稱王世世傳統其大倭王居邪馬臺國按今名邪摩推音之訛反樂

浪郡徼去其國萬二千里去其西北界拘邪韓國七千

餘里其地大較在會稽東治之東與朱崖儋耳相近故

其法俗多問土宜禾稻麻紵蠶桑知織績爲縑布出白珠青玉其山有丹土氣溫腴冬夏生菜茹無牛馬虎豹

羊鵠

鵠或作雞

其兵有矛楯木弓竹矢或以骨爲鏃男子皆

黥面文身其文左右大小別尊卑之差其男衣皆橫

幅結束相連女人被髮屈紒衣如單被貫頭而著之並

丹朱粉身

說文曰粉塵也音蒲頓反

如中國之用粉也有城柵屋室

父母兄弟異處唯會同男女無別飲食以手而用籩豆

俗皆徒跣以躡踞爲恭敬人性嗜酒多壽考至百餘歲

者甚衆國多女子大人皆有四五妻其餘或兩或三女

人不淫不妒又俗不盜竊少爭訟犯法者沒其妻子重

者滅其門族其死停喪十餘日家人哭泣不進酒食而

等類就歌舞爲樂灼骨以下用決吉凶行來度海令一

人不櫛沐不食肉不近婦人名曰持衰若在塗吉利則

雇以財物如病疾遭害以爲持衰不謹便共殺之建武

中元二年倭奴國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倭國之極

南界也光武賜以印綬安帝永初元年倭國王帥升等

獻生口百六十人願請見桓靈間倭國大亂更相攻伐

歷年無主有一女子名曰卑彌呼年長不嫁事鬼神道

能以妖惑衆於是共立爲王侍婢千人少有見者唯有

男子一人給飲食傳辭語居處官室樓觀城柵皆持兵

守衛法俗巖峻自女王國東度海千餘里至拘奴國雖皆倭種而不屬女王自女王國南四千餘里至朱儒國人長三四尺自朱儒東南行船一年至裸國黑齒國使驛所傳極於此矣會稽海外有東鯤人鯤音達奚反分為二十餘國又有夷洲及澶洲傳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將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蓬萊神仙不得徐福畏誅不敢還遂止此洲世世相承有數萬家人民時至會稽市會稽東冶縣人有入海行遭風流移至澶洲者所在絕遠不可往來沈瑩臨海水志曰夷洲在臨海東南去郡二千三百里土地無霜雪草木不死四面是山谿人皆髡髮穿耳女人不穿耳土地饒沃既生五穀又多魚肉有犬尾短如麕尾狀此夷舅姑子婦卧息其一六

林畧不相避地有銅鐵唯用鹿格為矛以戰關摩孺青互以作弓矢取生魚肉雜貯大尾器中以鹽鹵之陸月餘日乃啖食之以為上肴也

論曰昔箕子違衰殷之運避地朝鮮始其國俗未有聞也及施八條之約使人知禁遂乃邑無淫盜門不夜扃回頑薄之俗就寬略之法行數百千年故東夷通以柔謹為風異乎三方者也苟政之所暢則道義存焉仲尼懷憤以為九夷可居或疑其陋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亦徒有以焉耳其後遂通接商賈漸交上國而燕人衛滿擾雜其風擾亂也於是從而澆異焉老子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若箕子之省聞文條而用信義其得聖賢

作法之原矣

贊曰宅是岵夷曰乃賜谷與山潛海厥區九族羸未紛

亂燕人違難謂南燕也雜華流本逐通有漢備滿入朝鮮既

洗薄其本化以眇眇偏譯或從或畔偏遠

至通於漢也

東夷傳第七十五終

後漢書八十一

南蠻西南夷傳第七十六

後漢書八十六

南蠻

西南夷

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高辛帝患其侵暴而征伐不剋

乃訪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將吳將軍頭者購黃金千

鎰邑萬家又妻以少女時帝有畜狗其毛五采名曰槃

瓠魏畧曰高辛氏有老婦居王室得耳疾挑之乃得物

瓠大如藟婦人盛瓠中覆之以槃俄頃化為犬其文五色因名

槃瓠下今之後槃瓠遂銜人頭造闕下群臣怪而診

之乃吳將軍首也診候視也帝大喜而計槃瓠不可妻之以

女又無封爵之道議欲有報而未知所宜女聞之以為

帝皇下令不可違信因請行帝不得已乃以女配槃瓠

槃瓠得女負而走入南山止石室中所處險絕人跡不

至今辰州盧溪縣西有武山黃閣武陵記曰山高可萬

迹今案山窟前有石羊石獸古跡奇異尤多望石窟大

如三間屋遙見一石仍似狗形蠻俗相傳云是槃瓠象

也於是女解去衣裳為僕鑿之結著獨力之衣僕鑿獨

詳流俗木或有改監字為帝悲思之遣使尋求輒遇風

雨震晦使者不得進經三年生子一十二人六男六女

槃瓠死後因自相夫妻織績木皮染以草實好五色衣

服製裁皆有尾形干寶晉紀曰武陵長沙廬江郡夷槃

阻險每每常為害糶雜魚肉叩槽而號其母後歸以狀

白帝於是使迎致諸子衣裳班蘭語言侏離侏離蠻

好入山壑不樂平曠帝順其意賜以名山廣澤其後滋

蔓號曰蠻夷外癡內黠安土重舊以先父有功母帝之

女田作賈販無關梁符傳租稅之賦優寵之故獨其賦

陵縣居西口有上就武陽二鄉唯此是有邑君長皆賜

印綬冠用獺皮名渠帥曰精夫相呼為媿徒說文曰媿

媿我也音胡胡反此今長沙武陵蠻是也其在唐虞與

之要質故曰要服夏商之時漸為邊患逮于周世黨眾

彌盛宣王中興乃命方叔南伐蠻方詩人所謂蠻荆來

威者也又曰蠢爾蠻荆大邦為讎明其黨眾繁多是以

抗敵諸夏也平王東遷蠻遂侵暴上國晉文侯輔政乃

率蔡共侯擊破之晉文侯仇也至楚武王時蠻與羅子共敗

楚師殺其將屈瑕左傳楚屈瑕伐羅及鄢亂次以濟其水遂無次且不設備羅與盧戎兩軍

之大敗之莫敖蒍于菴莊王初立莊王名旅穆王之子民飢兵弱

復為所寇楚師既振然後乃服自是遂屬於楚鄢陵之

役蠻與恭王合兵擊晉左傳晉楚戰于鄢陵晉卻至曰

不整蠻軍而不陳也及吳起相悼王南并蠻越遂有洞庭蒼梧秦

昭王使白起伐楚略取蠻夷始置黔中郡漢興改為武

陵黔中故城在今辰州沅陵縣西歲令大人輸布一匹小口二丈是謂

實布說文曰南蠻賦也實詳冬辰雖時為寇盜而不足為郡國患光

武中興武陵蠻夷特盛建武二十三年精夫相單程等

據其險隘大寇郡縣遣武威將軍劉尚發南郡長沙武

陵兵萬餘人乘船沂沅水入武谿擊之沅水出牂柯故

州潭州岳州經洞庭湘入江也尚輕敵入險山深水疾舟船不得上蠻

氏知尚糧少入遠又不曉道徑遂屯聚守險尚食盡引

還蠻緣路徼戰尚軍大敗悉為所沒二十四年相單程

等下攻臨沅遣謁者李嵩中山太守馬成擊之不能尅

明年春遣伏波將軍馬援中郎將劉匡馬武孫永等將

兵至臨沅擊破之單程等饑困乞降會援病卒謁者宗

均聽悉受降為置吏司羣蠻遂平肅宗建初元年武陵

澧中蠻陳從等反叛入零陽蠻界零陽縣屬武陵郡其冬零陽

蠻五里精夫為郡擊破從等皆降三年冬澧中蠻覃

兒健等復反澧水名源出今澧州崇義縣攻燒零陽作唐孱陵界中

作唐縣屬武陵郡孱陵縣故城在今荆州公安縣西孱音仕仕顏反明年春發荆州七郡

及汝南潁川施刑徒吏士五千餘人拒守零陽募充中

五里蠻精夫不叛者四千人擊澧中賊充縣屬武陵郡充音衝五

年春覃兒健等請降不許郡因進兵與戰於宏下大破

之斬兒健首餘皆弃營走還澧中復遣乞降乃受之於

是罷武陵屯兵賞賜各有差和帝永元四年冬澧中澧

中蠻潭戎等反燔燒郵亭殺略吏民郡兵擊破降之安

帝元初二年澧中蠻以郡縣徭稅失平懷怨恨遂結充

中諸種二千餘人攻城殺長吏州郡募五里蠻六亭兵

追擊破之皆散降賜五里六亭渠帥金帛各有差明年

秋澧中澧中蠻四千人並為盜賊又零陵蠻羊孫陳湯

等千餘人零陽縣屬武陵郡也著赤幘稱將軍燒官寺抄掠百姓

州郡募善蠻討乎之順帝永和元年武陵太守上書以

蠻夷率服可比漢人增其租賦議者皆以為可尚書令

虞詡獨奏曰自古聖王不臣異俗非德不能及威不能

加知其獸心貪婪難率以禮是故鞞縻而綏撫之附則

受而不逆叛則弃而不追先帝舊典貢稅多少所由來

天啓二年刊

久矣今猥增之必有怨叛計其所得不償所費必有後  
悔帝不從其冬澧中澧中蠻果爭貢布非舊約遂殺鄉  
吏舉種反叛明年春蠻一萬人圍充城八千人寇夷道  
遣武陵太守李進討破之斬首數百級餘皆降服進乃  
簡選良吏得其情和在郡九年梁太后臨朝下詔增進  
秩二千石賜錢二十萬桓帝元嘉元年秋武陵蠻詹山  
等四千餘人反叛拘執縣令屯結深山至永興元年太  
守應奉以恩信招誘皆悉降散永壽三年十一月長沙  
蠻反叛屯益陽至延熹二年秋遂抄掠郡界衆至萬餘  
人殺傷長吏又零陵蠻入長沙冬武陵蠻六千餘人寇

江陵荆州刺史劉度請者馬睦南郡太守李肅皆奔走  
肅主簿胡美扣馬首諫曰美見郡無儆備故敢乘間  
而進明府爲國大巨連城千里舉旄鳴鼓應聲十萬柰  
何委符守之重而爲逋逃之人乎肅拔刃向美曰掾促  
去太守今急何暇此計美抱馬固諫肅遂殺美而走帝  
聞之徵肅拜市度睦減死一等復爽門閭拜家一人爲  
郎於是以前校今度尚爲荆州刺史討長沙賊平之又  
遣車騎將軍馮緄討武陵蠻並皆降散軍還賊復寇桂  
陽太守廖祈奔走武陵蠻亦更改其郡太守陳奉率吏  
人擊破之斬首三千餘級降者二千餘人至靈帝中平

三年武陵蠻復叛寇郡界州郡擊破之禮記稱南方曰

蠻雕題交趾其俗男女同川而浴故曰交趾題額也雕

肌以丹青淫也其西有攷人國生首子輒解而食之謂之宜弟

味肯則以遺其君君喜而賞其父取妻美則讓其兄今

為許人是也萬震南州異物志曰鳥許地名也在廣州

擊之利得人食之不貪其財貨並以其肉為肴道又取其腸腹破之以飲酒以人掌趾為味異以食長者交

趾之南有越裳國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天下和平

越裳以三象重譯而獻白雉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音

使不通故重譯而朝成王以歸周公曰德不加焉則

君子不饗其質質亦政不施焉則君子不臣其人吾何

以獲此賜也其使請曰吾受命吾國之黃耆爾雅曰黃

也老壽曰久矣天之無烈風雷雨意者中國有聖人乎有

則盍往朝之周公乃歸之於王稱先王之神致以薦于

宗廟周德既衰於是稍絕及楚子稱霸朝貢百越秦并

天下威服蠻夷始開領外置南海桂林象郡漢興尉佗

自立為南越王傳國五世前書南粵王趙佗真定人也秦時為南海尉佗孫胡子

嬰齊嬰齊子興也至武帝元鼎五年遂滅之分置九郡交趾刺

史領焉其珠崖儋耳二郡在海洲上東西千里南北五

百里其渠帥貴長耳皆穿而刺肩三寸武帝末珠

崖太守會稽孫幸調廣幅也不堪役遂攻郡殺

後漢書卷之六

幸幸子豹合率善人還復破之自領郡事討  
 年乃平豹遣使封還印綬上書言狀制詔即以  
 崖太守威政大行獻命歲至中國貪其珍賂漸  
 故率數歲一反元帝初元三年遂罷之凡立郡六十五  
 歲逮王莽輔政元始二年日南之南黃支國來獻犀牛  
 凡交趾所統雖置郡縣而言語各異重譯乃通人如金  
 獸長幼無別項髻徒跣為髻於項上也以布貫頭而著之後頗  
 徙中國罪人使雜居其間乃稍知言語漸見禮化光武  
 中興錫光為交趾任延守九真於是教其耕稼制為冠  
 履初設媒娉始知姻娶建立學校導之禮義建武十二

年九真徼外蠻里張游里蠻之別號今呼為但人率種人慕化內屬  
 封為歸漢里君明年南越徼外蠻夷獻白雉白菟至十  
 六年交趾女子徵側及其妹徵貳反攻郡徵側者菴冷  
 縣維將之女也音莫支嫁為朱戴音音入詩索妻甚雄勇  
 交趾太守蘇定以法繩之側忿故反於是九真日南合  
 浦蠻里皆應之凡略六十五城自立為王交趾刺史及  
 諸太守僅得自守光武乃詔長沙合浦交趾具車船修  
 道橋通障然儲糧穀十八年遣伏波將軍馬援樓船將  
 軍段志發長沙桂陽零陵蒼梧兵車餘人討之明年夏  
 四月援破交趾斬徵側徵貳等餘皆降數進擊九真賊

嘉靖九年刊

都陽等破降之徙其渠帥三百餘口

悉平肅宗元和元年日南徼外蠻夷

別號邑豪獻生鳳白雉和帝永元十

象林蠻夷二千餘人寇掠百姓燔燒

擊斬其渠帥餘眾乃降於是置象林

患安帝永初元年九真徼外夜郎蠻

千八百四十里元初二年蒼梧蠻夷

鬱林合浦蠻漢數千人攻蒼梧郡鄧

連音卓奉詔赦之賊皆降散延光元年

丙屬二年日南徼外蠻復來攻蜀順

於零陵於是領表

竟不事人宛不事人蠻夷

二年夏四月日南

官寺郡縣發兵討

將兵長史以防其

夷舉土內屬開境

反叛明年遂招誘

太后遣侍御史任

九真徼外蠻貢獻

帝永建六年日南

徼外葉調王便遣使貢獻帝賜調便

葉調其王名便此作調便永和二年日南

憐等數千人攻象林縣燒城寺殺長

發交阯九真二郡兵萬餘人救之兵

其府二郡雖擊賊反者而賊勢轉盛

在日南即與州郡并力討之不利遂

兵穀不繼帝以為憂明年召公卿百

其方略皆議遣大將發荆揚兗豫四

從事中郎李固駁曰若荆揚無事發

賦繁結不散武陵南郡蠻夷未輯長

金印紫綬劉放按國

象林徼外蠻夷區

吏交阯刺史樊演

士憚遠役遂反攻

會侍御史賈昌使

為所攻圍歲餘而

官及四府掾屬問

萬人赴之大將軍

之可也今二州盜

沙桂陽數被徵發

如復擾動必更生患其不可一也  
發遠赴萬里無有還期詔書迫促必  
也南州水土溫暑加有瘴氣致死亡  
可三也遠涉萬里士卒疲勞比至領  
可四也軍行三十里為程而去日南  
乃到計人稟五升古升小故用米六十萬斛不計將吏  
驢馬之食但負甲自致糞便若此其  
所在死亡必衆既不足禦敵當復更  
以補四支其不可六也九真日南相  
猶尚不堪何況乃苦四州之卒以赴  
萬里之艱哉其不

可七也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州諺曰虜來尚  
可尹來殺我後就徵還以兵付刺史張喬喬因其將吏  
旬月之間破殄寇虜此發將無益之効州郡可任之驗  
也宜更選有勇略仁惠任將帥者以為刺史太守悉使  
共任交趾今日南兵單無穀守既不足戰又不能可一  
切徙其吏民北依交趾事靜之後乃命歸本還募蠻夷  
使自相攻轉輸金帛以為其資有能反間致頭首者許  
以封侯列土之賞故并州刺史長沙祝良性多勇決又  
南陽張喬前在益州有破虜之功皆可任用昔太宗就

加魏尚為雲中守

前書曰魏里人魏尚為雲中守以斬首捕虜上功不實免馮唐言之於文

帝帝令唐持節赦哀帝即拜龔舍為太山太守前書曰尚復以為雲中守舍字君

情初徵為諫議大夫病免復徵為博士又病去頃之哀帝遣使即楚拜舍為太山太守宜即拜良

等便道之官四府悉從固議即拜祝良為九真太守張

喬為交阯刺史喬至開示慰誘並皆降散良到九真單

車入賊中設方略招以威信降者數萬人皆為良築起

府寺由是嶺外復平建康元年日南蠻夷千餘人復攻

燒縣邑遂扇動九真與相連結交阯刺史九江夏方開

恩招誘賊皆降服時梁太后臨朝美方之功遷為桂陽

太守桓帝永壽三年居風令貪暴無度縣人朱達等及

蠻夷相聚攻殺縣令眾至四五百人進攻九真九真太

守兒式戰死兒音五今反詔賜錢六十萬拜子一人為郎遣

九真都尉魏朗討破之斬首二千級渠帥猶屯據日南

眾轉疆盛延熹三年詔復拜夏方為交阯刺史方威惠

素著日南宿賊聞之二萬餘人相率詣方降靈帝建寧

三年鬱林太守谷永以恩信招降烏潯人十餘萬內屬

皆受冠帶開置七縣熹平二年冬十二月日南徼外國

重譯貢獻光和元年交阯合浦烏潯蠻反叛招誘九真

日南合數萬人攻沒郡縣四年刺史朱雋擊破之六年

日南徼外國復來貢獻

巴郡南郡蠻本有五姓巴氏樊氏暉氏音審相氏鄭氏皆

出於武落鍾離山代本日廩君之先故出巫誕也其山有赤黑二穴巴

氏之子生於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長俱事

鬼神乃共擲劍於石穴約能中者奉以為君巴氏子務

相乃獨中之眾皆歎又令各乘土船約能浮者當以為

君餘姓悉沉唯務相獨浮因共立之是為廩君乃乘土

船從夷水至鹽陽荆州圖曰副夷縣西有温泉古老相傳此泉元出鹽于今水有鹽氣縣西

一獨山有石穴有二大石並立穴中相去可一丈俗名為陰陽石陰石常濕陽石常燥盛弘之荆州記曰昔廩

君浮夷水射鹽神于陽石之上按今施州清江縣水二名鹽水源出清江縣西都亭山水經云夷水巴郡魚復

縣注云水色清照十丈分沙石蜀人見澄清因名清江也。劉放曰注夷水巴郡魚復縣按文少一經字鹽

水有神女謂廩君曰此地廣大魚鹽所出願留共居廩

君不許鹽神暮輒來取宿旦即化為蟲與諸蟲群飛掩

蔽日光天地晦冥積十餘日廩君思其便因射殺之天

乃開明代本日廩君使人操青縷以遺鹽神曰嬰此即

君即立陽石上應青縷而射之中鹽神受縷而死天乃大

開也。劉放曰注即相宜云與女俱生宜將去按文少

字一廩君於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廩君死魂魄世

為白虎巴氏以肅飲人血遂以人祠焉及秦惠王并巴

中巴氏為蠻夷君長世尚秦文其民爵比不更按巴氏之君可有爵耳民何故無得之明衍民字有罪得以爵除其君長歲出

賦二千一十六錢三歲一出義賦千八百錢其民戶出

嫁布八丈二尺雞羽三十緞說文家南蠻夷布也音公

亞反毛詩四緞既均錢禮

夫鐵一乘鄭玄注曰鐵猶候也候物而射之也三十鐵  
主按鐵三十羽當九十若四矢為一鐵則漢興南郡太守  
二無緣得一百四十九未詳

新疆請一依秦時故事至建武二十三年南郡潘山蠻

雷遷等始反叛音寇掠百姓遣武威將軍劉尚將萬

餘人討破之徙其種人七千餘口置江夏界中今沔中

蠻是也和帝永元十三年平蠻許聖等巫縣屬南郡以郡收

稅不均懷怨恨遂屯聚反叛明年夏遣使者督荊州諸

郡兵萬餘人討之聖等依憑岷隘久不破諸軍乃分道

並進或自巴郡魚復數路攻之蠻乃散走斬其渠帥乘

勝追之大破聖等聖等乞降復悉徙置江夏靈帝建寧

二年江夏蠻叛州郡討平之光和三年江夏蠻復反與

廬江賊黃穰相連結十餘萬人攻沒四縣寇患累年廬

江太寄陸康討破之餘悉降散

板楯蠻夷者秦昭襄王時有一白虎帶從羣虎數遊秦

蜀巴漢之境傷害千餘人昭王乃重募國中有能殺虎

者賞邑萬家金百鎰時有巴郡閬中夷人能作白竹之

弩乃登樓射殺白虎華陽國志曰巴夷廖仲等射殺之也昭王嘉之而以

其夷人不欲加封乃刻石盟要復夷人頃田不租十妻

不筭優寵之故一戶免其一頃田之稅傷人者論殺人

者得以俛錢贖死何承天纂文曰俛蠻夷贖罪貨他音徒濫反盟曰秦犯夷

輸黃龍一雙夷犯秦輸清酒一鍾夷人安之至高祖為漢王發夷人還伐三秦秦地既定乃遣還巴中復其渠師羅朴督鄂度夕龔七姓不輸租賦餘戶乃歲入寶錢口四十世號不校楯蠻夷間中有渝水其人多居水左右天性勁勇初為漢前鋒數陷陳俗喜歌舞高祖觀之曰此武王伐紂之歌也乃命樂人習之所謂巴渝舞也遂世世服從至於中興郡守常率以征伐桓帝之世板楯數反太守蜀郡趙溫以恩信降服之靈帝光和三年巴郡板楯復叛寇掠三蜀及漢中諸郡靈帝遣御史中丞蕭瑗督益州兵討之連年不能尅帝欲大發兵乃問

益州計吏考以征討方略漢中上計程包對曰板楯七

姓射殺白虎立功先世復為義人其人勇猛善於兵戰

昔永初中羌人入漢川郡縣破壞得板楯救之羌死敗殆

盡故號為神其羌人畏忌傳語種輩勿復南行至建和

二年羌復入賈穎板楯連摧破之前車騎將軍馮緄

南征武陵雖受丹陽精兵之銳史記曰周成王封楚熊

歸縣東南故城二尺也至楚文王始自丹陽遷亦倚板楯

以成其功近益州郡亂太守李願亦以板楯討而平之

忠功如此本無忘心長吏卿亭吏歲至重僕後蓋楚遺

於奴虜亦有嫁妻賣子或乃至自毀對羣陳宛州郡而

敬守不為道理關庭悠遠不能自爾念恐呼天叩心窮  
谷愁苦賦役困罹酷刑故邑落相聚以致叛戾非有謀  
主僭號以圖不軌今但選明能牧守者然要集不煩征  
伐也帝從其言遣太守曹謙宣詔赦之即皆降服至中  
平五年巴郡黃巾賊起板楯蠻夷因此復叛寇掠城邑  
遣西園上軍別部司馬趙瑾討平之

西南夷者在蜀郡徼外有夜郎國東接交阯西有滇國  
北有邛都國各立君長其人皆椎結左衽邑聚而居能  
耕田其外又有雋昆明諸落西極同師東北至葉榆  
縣屬益州郡雋或作螺臣賈按前書曰西口同師以東  
北至葉榆名雋或作螺臣賈按前書曰西口同師以東

雋字誤分  
為布舊也地方數千里無君長辮髮隨畜遷徙無常自

駕東北有侏都國東北有冉駝國或土著或隨畜遷徙  
自冉駝東北有白馬國氏種是也此三國亦有君長

夜郎者初有女子浣於遯水有二節大竹流入足間聞  
其中有號聲剖竹視之得一男兒歸而養之及長有才  
武自立為夜郎侯以竹為姓見華陽國志武帝元鼎六年平

南夷為祥柯郡夜郎侯迎降天子賜其王印綬後遂殺  
之夷獠咸以竹王非血氣所生甚重之求為立後祥柯  
太守吳霸以聞天子乃封其三子為侯死配食其父今

夜郎縣有竹王三郎神是也前書地理志曰夜郎縣有  
遯水東至廣鬱華陽國志

崇禎二年刊  
受真傳三  
七

兩廂侯謝修

云遜水通鬱林有三郎祠皆有靈響又云竹王所捐破竹於野成竹林今王祠竹林是也王嘗從人止大石上命作羹從者白無水王以劍擊石出水今竹王水是也初楚傾襄王時遣將莊豪

從沅水伐夜郎軍至且蘭椽舩於岸而步戰既滅夜郎因留王滇池以且蘭有椽舩祥柯處乃改其名爲祥柯

異物志曰祥柯繫舩棧也祥柯地多雨潦俗好巫鬼禁忌寡畜生又

無蠶桑故其郡最貧句町縣有椽糧木可以爲麩百姓

資之臨海異物志曰椽糧木外皮有毛似楸櫚而散生其木剛作鉄鋤利如鐵中石更利唯中蕉根乃致

敗且皮中有似檣稻米片又似麥麩中作餅餌廣志曰椽糧樹大四五國長五六丈洪直旁無枝條其顛生葉不過數十似櫻葉破其木肌堅難傷入數寸得麩赤黃密致可食公孫述時大姓龍傅

尹董氏與郡功曹謝暹保境爲漢乃遣使從番禺江奉

貢南越志曰番禺縣之西有江浦焉光武嘉之並加褒賞桓帝時郡人

尹珍自以生於荒裔不知禮義乃從汝南許慎應奉受

經書圖緯學成還鄉里教授於是南域始有學焉珍官

至荊州刺史華陽國志曰尹珍字道真母歛婦人也

滇王者莊躒之後也元封二年武帝平之以其地爲益

州郡割牂柯越舊各數縣配之後數年復并昆明地皆

以屬之此郡有池周回二百餘里水源深廣而末更淺

狹有似倒流故謂之滇池河上平敞多出鸚鵡孔雀有

鹽池田漁之饒金銀畜產之富人俗豪汰汰者侈也居官者

皆富及累世及王莽政亂益州郡夷棟蠶若豆等起兵

殺郡守越雋姑復夷人大牟亦皆叛殺略吏人奔遣寧  
姑將軍廉丹發巴蜀吏人及轉兵穀卒徒十餘萬擊之  
吏士飢疫連年不能剋而還以廣漢文齊為太守造起  
陂池開通溉灌墾田二千餘頃率厲兵馬修障塞降集  
群夷甚得其和及公孫述據益土齊固守拒險述拘其  
妻子許以封侯齊遂不降聞光武即位乃間道遣使自  
聞蜀平徵為鎮遠將軍封成義侯取其於道卒詔為起  
祠堂郡人立廟祀之建武十八年夷渠帥棟蠶與姑復棟  
榆拊棟連然滇池建伶昆明諸種反叛殺長吏姑復縣屬越雋  
郡餘六縣並屬益州郡也益州太守繁勝與戰而敗退保朱提縣屬越雋

郡朱音殊提音匙十九年遣武威將軍劉尚等發廣漢犍為蜀

郡人及朱提夷合萬三千人擊之尚軍遂度瀘水入益

州界瀘水一名若水出犍牛徼外經朱提至越道入江

後行者得無害故諸葛亮表云五月度瀘言其艱苦也群夷聞大兵至皆弃壘奔

走尚獲其羸弱穀畜二十年進兵與棟蠶等連戰數月

皆破之明年正月追至不韋孫盛蜀譜曰初秦徙呂不韋子弟宗族於蜀漢武帝

開西南夷置郡縣徙呂氏以充之因置不韋縣華陽國志曰武高通博南置不韋縣徙南越相呂嘉子孫宗族

資之因名不韋以其先人之惡行也斬棟蠶帥凡首虜七千餘人得生

口五千七百人馬三千匹牛羊三萬餘頭諸夷悉平肅

宗元和守蜀郡王追為太守政化尤異有神馬四匹出

滇池河中甘露降白鳥見始興起學校漸遷其俗靈帝  
熹平五年諸夷反叛執太守雍陟遣御史中丞朱龜討  
之不能剋朝議以為郡在邊外蠻夷喜叛勞師遠役不  
如弃之太尉掾巴郡李顥建策討伐乃拜顥益州太守  
與刺史龐芝發板楯蠻擊破平之還得雍陟顥卒後夷  
人復叛以廣漢景毅為太守討定之毅初到郡米斛萬  
錢漸以仁恩少年間米至數十云少年未多年也  
哀牢夷者其先有婦人名沙壹居于牢山嘗捕魚水中  
觸沈木若有感因懷姙十月產子男十人後沈木化為  
龍出水上沙壹忽聞龍語曰若為我生子今悉何在九

子見龍驚走獨小子不能去背龍而坐龍因舐之其母

鳥語謂背為九謂坐為隆因名子曰九隆及後長大諸

尤以九隆能為父所舐而黥遂共推以為王後牢山下

有一夫一婦復生十女子九隆兄弟皆娶以為妻後漸

相滋長種人皆刻畫其身象龍文衣著尾自此以上並見風俗通也

九隆死世世相繼哀牢傳曰九隆代代相傳名號不可

子吸代吸死子建非代建非死子哀牢代哀牢死子桑

藕代桑藕死子柳承代柳承死子柳貌代柳貌死子扈

栗乃分置小王徃徃邑居散在谿谷絕域荒外山川阻

深生人以來未嘗交通中國建武二十三年其王賢栗

遣兵乘箬船

箬音蒲佳反將竹木為箬以當也

南下江漢擊附塞夷鹿

多音多其鹿多人弱為所擒獲於是震雷疾雨南風  
飄起水為逆流翻涌二百餘里船沈沒哀牢之眾溺  
死數千人賢栗復遣其六王將萬人以攻鹿多鹿多王  
與戰殺其六王哀牢耆老共理六王夜虎復出其尸而  
食之餘眾驚怖引去賢栗惶恐謂其耆老曰我曹入邊  
塞自古有之今攻鹿多輒被天誅中國其有聖帝乎天  
祐助之何其明也二十七年賢栗等遂率種人戶二千  
七百七十口萬七千六百五十九詣越巂太守鄭鴻降  
求內屬光武封賢栗等為君長自是歲來朝貢永平十  
二年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種人內屬其稱邑王者七十

七人戶五萬一千八百九十口五十五萬三千七百一

十一西南去洛陽七千里顯宗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

縣割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領六縣古今注曰永平十年置益州西裔都尉居

嶺唐續漢志六縣謂不韋雋唐比蘇櫟榆邪龍雲南也合為永昌郡始通博南山

度蘭倉水華陽國志曰博南縣西山高行者苦之歌曰

漢德廣開不賓度博南越蘭津度蘭倉為它人哀牢人

皆穿鼻儋耳其渠帥自謂王者耳皆下肩三才庶人則

至肩而已土地沃美宜五穀蠶桑知染采文繡蜀蜀

見李恂傳帛疊外國傳曰諸薄國女蘭干細布華陽國

龜未詳織成文章如綾綿有梧桐木華績以為布唐志曰

崇禎二年刊 後漢書卷之六

白者尉國有山木其華有白毳幅廣五尺潔白不受垢

汗先以覆亡人然後服之其竹節相去一丈名曰濮竹

見華陽國志出銅鐵鉛錫金銀光珠華陽國志曰蘭滄水有金沙洗取融為金有光

珠穴博物志曰虎魄廣雅曰虎魄生地中其上及旁不

成虎魄如斗初時如桃膠凝堅乃成博物志曰松脂淪

入地千年化為茯苓茯苓千歲化為虎魄今太山有茯苓

而無虎魄永昌有水精瑠璃軻蟲蚌珠徐哀南方草

虎魄而無茯苓也孔雀

珠常三月用五牲祈禱若祠祭有失則風攪海水

或有大魚在蚌左右蚌珠長三寸半凡二品珠也

翡翠犀象猩猩貊獸鄆元水經注曰猩猩形若狗而人

如婦人對語聞之無不酸楚南中志曰猩猩在山谷中

行無常路百數為羣上人以酒若糟設於路又喜觸子

土人織草為屨數十量相連結猩猩在山谷見酒及屨

知其設張者即知張者先祖名字乃呼其名而罵云奴

欲張我捨之而去去而又還相呼試共嘗酒初嘗少許

又取僑子著之若進兩三升便大醉人出收之僑子相

連不得去執還內牢中人欲取者到牢邊語云猩猩汝

司自相推肥者出之既擇肥竟相對而泣即左思賦云

猩猩啼而就禽者也昔有人似熊多餉封溪令令問餉

何物猩猩自於籠中曰但有酒及僕耳無它飲食南中

天啓三年刊

後漢傳七十一

十一

鹿兩頭能食毒草

見華陽國志

先是西部都尉廣漢鄭純為

政清繁化行夷貊君長感慕皆獻土珍頌德美天子嘉

之即以為永昌太守純與哀牢夷人約邑豪歲輸布貫

頭表二領鹽一斛以為常賦夷俗安之純自為都尉太

守十年卒官建初元年哀牢王類牢與守令忿爭遂殺

守令而反叛攻越雋唐城

○劉別曰按雋唐自是縣屬永昌後人不知妄增越城二

字太守王尋奔撲榆哀牢三千餘人攻博南燔燒民舍

肅宗募發越雋益州永昌夷漢九千人討之明年春邪

龍縣郡國志曰屬永昌郡也昆明夷鹵承等應募率種人與諸郡

兵擊類牢於博南大破斬之傳首洛陽賜鹵承帛萬匹

封為破虜傍邑侯永元六年郡徼外敦忍乙王慕延慕

義遣使譯獻犀牛大象九年徼外蠻及掸國王雍由調

揮音擅東觀作壇字遣重譯奉國珍寶和帝賜金印紫綬小君長

皆加印綬錢帛永初元年徼外焦僥種夷陸類等三千

餘口舉種內附獻象牙水牛封牛永寧元年掸國王雍

由調復遣使者詣闕朝賀獻樂及幻人能變化吐火自

支解易牛馬頭又善跳丸數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

西即大秦也掸國西南通大秦明年元會安帝作樂於

庭封雍由調為漢大都尉賜印綬金銀綵繒各有差也

邛都夷者武帝所開以為邛都縣無幾而地陷為汗澤

因名為邛池南人以為邛河在今雋州越雋縣東南南

二十里深百餘丈大魚長一二丈頭特大遙視如戴鐵

釜狀李膺益州記云邛都縣下有一老姥家貧孤獨每

食輒有小蛇頭上戴角在牀間姥憐之餵之後稍長大

遂長丈餘令有駿馬蛇遂吸殺之令因大忿恨責姥出

蛇姥云在牀下令即掘地愈深愈大而無所見令又遷

怒殺姥蛇乃感人以靈言瞋令何殺我母當為母報讐

此後每夜輒聞若雷若風四十許日百姓相見咸驚語

汝頭那忽戴魚是夜方四十里與城一小時俱陷為湖土

人謂之為陷河唯姥宅無恙訖今猶存漁人採捕必依

止宿每有風浪輒居宅側恬靜無作風靜水清猶見城

郭樓櫓戛然今水淺時彼土人沒水取得舊木後復反

堅真光黑如漆今好事人以爲枕相贈戛音側

叛元鼎六年漢兵自越雋水伐之以爲越雋郡雋水出今雋

州邛都縣西南雋山下前書地理志曰言其越雋水以置郡故名焉其土地平原有稻田

青蛉縣禹同山有碧雞金馬光景時時出見禹同山在

波縣王褒碧雞頌曰持節使王褒謹拜南崖敬移金精

神馬縹碧之雞處南之荒深谿回谷非上之鄉歸來歸

來漢德無疆廉平唐虞澤配三皇華陽國志曰碧雞俗

光景人多見之前書音義曰金形似馬碧形似雞也俗

多游蕩而喜謳歌略與梓柯相類豪帥放縱難得制御

王莽時郡守枚根調邛人長貴以爲軍候更始二年長

貴率種人攻殺枚根自立爲邛穀王領太守事又降於

公孫述述敗光武封長貴爲邛穀王建武十四年長貴

遣使上三年計天子即授越雋太守印綬十九年

將軍劉尚擊益州夷路由越雋長貴聞之疑尚既定

遷威法必行已不得自放縱即聚兵起營臺招呼諸

長多釀毒酒欲先以勞軍因襲擊尚尚知其謀即分

先據邛都遂掩長貴誅之徙其家屬於成都永平元年

始復夷復叛益州刺史發兵討破之斬其渠帥傳首京

師後太守巴郡張翕政化清平得夷人和在郡十七年

卒夷人愛慕如喪父母續漢書志曰斬男二百餘人蘇州縣屬越

齊牛羊送喪至會本安漢屬巴郡起墳祭祀詔書

嘉靖元年刊

後漢傳卷之二十一

二十一

戶三萬一千四百六十七萬七千六百二十慕義內屬時郡  
縣賦歛煩數五年以卷夷六牛種封離等反畔殺遂又

令遂又故縣在明年永昌益州及蜀郡夷皆叛應之衆

遂十餘萬破壞二十餘縣益州刺史張喬選堪能從事討

骸骨委積千里無人詔益州刺史張喬選堪能從事討

之喬乃遣從事楊竦將兵至標掄擊之賊盛未敢進先

以詔書告示三郡密徵求武士重其購賞乃進軍與對

離等戰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獲生口千五百人資財

四千餘萬悉以賞軍士封離等惶怖斬其同謀渠帥詣

竦乞降竦厚加慰納其餘三十六種皆來降附竦因奏

長史姦猾侵犯蠻夷者九十人皆滅死州中論功未及

上會竦病創卒張喬深痛惜之乃刻石勒銘圖畫其像

天子以張翁有遺愛乃拜其子湍為太守夷人懽喜奉

迎道路曰郎君儀貌類我府君後湍頗失其心有欲叛

者諸夷耆老相曉語曰當為先府君故遂以得安後順

桓間廣漢馮顛為太守政化尤多異迹云

祚都夷者武帝所開以為祚都縣其人皆被髮左衽言

語多好譬類居處略與汶山夷同土出長年神藥仙人

山圖所居焉劉向列仙傳曰山圖隴西人好乘馬馬闕

折脚山中道士教服地黃當歸羌活玄參  
服一年不嗜食病愈身輕追道士問之目云五岳使人  
之名山採藥能隨吾汝便不死山圖追隨人不復見六

十餘年一旦歸來行毋服於  
豕間期年復去莫知所之也元鼎六年以為沈黎郡至

天漢四年并蜀為西部置兩都尉一尾旄牛主徼外夷

一居青衣主漢人永平中益州刺史梁國朱輔好立功

名慷慨有大略東觀記輔作輔梁國寧陵人也在州數歲宣示漢德威

懷遠夷自汶山以西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槃

木唐敢等百餘國戶百三十餘萬口六百萬以上舉種

奉貢稱為臣僕輔上疏曰臣聞詩云彼徂者岐有夷之

行傳曰岐道雖僻而人不遠韓詩薛君傳曰徂往也夷易也行道也彼百姓歸文

王者皆曰岐有易道可往歸矣易道謂仁義之道而易行故岐道阻險而人不難詩人誦詠以

為符驗今白狼王唐敢等慕化歸義作詩三章路經邛

來大山零高坂山海經曰崦嵫山水出焉郭璞曰山江所出也華陽國志曰邛來山一名邛作

故邛人作人界也巖阻峻回曲折乃至山上凝冰夏結冬則劇寒王陽行部至此而退者也有長貧若採八度

之難陽母閔峭危峻險百倍岐道言詩人雖歎岐道之來危甚於阪

以為夷今邛繼負老幼若歸慈母遠夷之語辭意難正

來危甚於岐

草木異種鳥獸殊類有犍為郡掾田恭與之習狎頗曉

其言臣輒令訊其風俗譯其辭語今遣從事史李陵與

恭護送詣闕并上其樂詩昔在聖帝舞四夷之樂今之

所上庶備其一帝嘉之事下史官錄其歌焉東觀記載其歌並載

夷人本語並重譯訓詁為華言今范史所載者是也今錄東觀夷言以為此注也遠夷樂德歌

詩曰大漢是治提官魏晉與天意合愉渭吏譯平端周譯不

天啓二年刊 後漢傳七十六 三

從我來旁莫聞風向化徵衣所見奇異知唐多賜繒布

邪毗繼補甘美酒食推潭昌樂肉飛拓拒屈申悉備局後蠻

夷貧薄僕讓無所報嗣莫支願主長壽陽維子孫昌熾

莫稗角存遠夷慕德歌詩曰蠻夷所處僕讓日入之部且交

慕義向化繩動歸日出主路主聖德深恩聖德與人富

厚魏菌冬多霜雪綜邪夏多和雨祚邪寒温時適瀘灘

部人多有菌補涉危歷險辟危不遠萬里莫受去俗歸

德術壘心歸慈母仍路遠夷懷德歌曰荒服之外荒服

土地燒墉犁籍食肉衣皮阻蘇不見鹽穀莫殤吏譯傳

風周譯大漢安樂是漢攜負歸仁蹤優觸冒險陝雷折

高山岐峻倫狼緣崖礮石扶路木薄發家息落百宿到

洛理瀝父子同賜捕蒞懷抱匹帛懷橐傳告種人傳言

長願臣僕陵陽肅宗初輔坐事免是時郡尉府舍皆有

雕飾畫山神海靈奇禽異獸以眩耀之夷人益畏憚焉

和帝永元十二年旄牛徼外白狼樓薄蠻夷王唐繒等遂

率種人十七萬口歸義內屬詔賜金印紫綬小豪錢帛

各有差安帝永初元年蜀郡三襄種夷與徼外汗衍種

并兵三千餘人反叛攻蠶陵城殺長吏二年青衣道夷

邑長令田令姓與徼外三種夷二十一萬口齎黃金旄

牛毼顧野王曰毼結毛為飾也舉土內屬安帝增令田

爵號為奉通邑君延光二年春旄牛夷叛攻零關郡國志零

關道屬越雋郡殺長史益州刺史張喬與西部都尉擊破之於

是分置蜀郡屬國都尉領四縣如太守桓帝永壽二年

蜀郡夷叛殺略吏民延熹二年蜀郡三襄夷寇蠶陵殺

長吏四年捷為屬國夷寇郡界益州刺史山昱擊破之

斬首千四百級餘皆解散靈帝時以蜀郡屬國為漢嘉

郡

川驍夷者武帝所開元鼎六年以為汶山郡至地節三

年百帝年也夷人以立郡賦重宣帝乃省并蜀郡為北部都

尉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氏各有部落其王侯頗知文書

而法嚴重責婦人黨母族死則燒其尸土氣多寒在盛

夏水猶不釋故夷人冬則避寒入蜀為傭夏則違暑反

其邑眾皆依山居止累石為室高者至十餘丈為叩籠

按人彼上夷人呼為雕也又土地剛鹵不生穀粟麻菽唯以麥為資

而宜畜牧有旄牛無角一名童牛肉重千斤毛可為氍

出名馬有靈羊可療毒本草經曰零羊角味鹹無毒主療青育蠱毒去惡鬼去心氣疆

筋骨也又有食藥鹿麕麇有胎者其腸中糞亦療毒疾又

有五角羊羴香輕毛氍雞牲郭璞注山海經曰氍雞似雉而大青色有毛角

斷敵死其人能作旄氍班芻青頓髦氍羊羴之屬青頓

正未詳字書無此二字周書伊尹為四方獻令曰正西

昆侖狗國鬼親挾已關再讀句唯題離立漆齒請令以

丹青白雉。紕。紕。蜀龍角神龜為獸。湯曰善何承。天纂文曰。紕氏。蜀也。音卑。疑反。髦即。此也。特多雜藥

地有鹹土。煮以為鹽。麇羊牛馬食之皆肥。麇即麇狼也。異物志狀似。

鹿而角觸前向入林樹掛角。故恒在平淺草中。肉肥脆。香美。逐入林則溥之皮。可作履。犢角正四。據南人因以。

為林音。子兮反。其西又有三河。槃于虜北。有黃石北地。盧水胡

其表乃為徽外。靈帝時復分蜀郡北部為汶山郡云。

白馬氏者。武帝元鼎六年開分廣漢西部合以為武都

土地險阻。有麻田。出名馬牛羊。漆蜜。氏人勇戇。抵冒貪

貨。死利。居於河池。一名仇池。方百頃。四面斗絕。仇池山

州上。祿縣南。三秦記曰。仇池縣界本名仇維。山上石

故曰仇池。山在倉谷。二谷之間常為水所衝激。故下石

而。上。形。似。覆。壺。仇。池。百。頃。周。回。九。十。四。里。

門。盤。道。下。至。上。凡。有。七。里。上。則。尚。阜。低。昂。泉。流。交。灌。鄧

元。注。水。經。云。羊。腸。盤。道。三。十。六。回。開。山。圖。謂。之。仇。夷。所

謂。積。石。嶺。嗟。嶽。岑。隱。阿。者。也。上。有。平。田。百。頃。煮。土。成。鹽。

因。以。百。頃。為。號。也。數為邊寇郡縣討之。則依固自守。元封三年

氏人反叛。遣兵破之。分徙酒泉郡。昭帝元鳳元年。氏人

復叛。遣執金吾馬適建。姓馬適。名建也。龍頰疾。韓增。大鴻臚田

廣明將三輔太常徒討破之。及王莽篡亂。氏人亦叛。建

武初。氏人悉附隴蜀。及隗囂滅。其酋豪乃背公孫述。降

漢隴西太守馬援。上復其王侯君長。賜以印綬。後囂族

人隗茂反。殺武都太守。氏人大豪。亦鍾留為種類。所敬

信。威服諸豪。與郡丞孔奮擊茂。破斬之。後亦時為寇盜。

郡縣討破之

論曰漢氏征伐戎狄有事邊遠蓋亦與三業而終始矣

至於傾沒疆垂喪師敗將者不出時歲卒能開四夷之

境款殊俗之附若乃文約之所沾漸風聲之所周流幾

將日所出入處也文約謂文書要約也著自山海經志者亦略及

焉雖服叛難常威澤時曠及其化行則緩耳雕腳之倫

獸居鳥語之類緩耳儻耳也莫不舉種盡落回面而請

吏陵海越障累譯以內屬焉故其錄名中郎校尉之署

若乃藏山隱海之靈物沈沙棲陸之瑋寶珠玉金碧瑀

莫不呈表怪麗雕被宮幄焉又其實帑火毳馴禽封獸

之賦軫積於內府象也神異經曰南方有火山長四十

里廣四五里生不燼之木晝夜火然得烈風不猛暴兩

不滅火中有鼠重百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恒居火中

時時出外而色白以水逐沃之即死績其毛織以作布

用之若汗以火燒之則清潔也傅子曰長老說漢桓時

梁異作火浣布單衣會賓客行酒公卿朝臣前佯爭酒

失杯而汗之真偽怒解衣而燒之布得火燁然而熾如

放日正文軫積於內府按軫字誤當作駢字夷歌巴舞

殊音異節之技列倡於外門豈柔服之道必足於斯然

亦云致遠者矣蠻夷雖附阻巖谷而類有土居連涉荆

交之區布護巴庸之外不可量極然其凶勇校筭薄於

羗狄故陵暴之害不能深也西南之徼尤為劣焉故關

萬曆十年補刊

守永昌肇自遠離啓土立人至今成都焉哀牢夷代歸

中國故言肇自遠離

贊曰百蠻蠢居仍彼方微鏤體卉衣憑深阻峭蠢小貌也鏤體

文身也卉衣草服也亦有別夷屯彼蜀表參差聚落紆餘岐道往

化既孚改襟輸寶孚信也襟衽也俾建永昌同編億兆

南蠻西南夷傳第七十六終

後漢書八十六

西羌傳第七十七

後漢書八十七

西羌

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別也其國近南岳衡山也及

舜流四凶徙之三危三危山在今沙州敦煌縣東南山有三峯曰三危也河關

之西南羌地是也河關縣屬金城郡濱於賜支至乎河

首綿地千里賜支者禹貢所謂析支者也南接蜀漢徼

外蠻夷西北鄯善車帥諸國所居無常依隨水草地少

五穀以產牧為業其俗氏族無定或以父名母姓為種

號十二世後相與婚姻父沒則妻後母兄亡則納釐嫂

寡婦日釐力之反故國無鰥寡種類繁熾不立君臣無相長一

崇禎三年刊

後漢書七十七

一

強則分種為酋豪弱則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為雄  
 殺人償死無它禁令其兵長在山谷短於平地不能持  
 久而果於觸突以戰死為吉利病終為不祥堪耐寒苦  
 同之禽獸雖婦人產子亦不避風雪性堅剛勇猛得西  
 方金行之氣焉黃帝素問曰西方者金玉之域沙石之處其人山居而多風水土剛強王  
 政脩則賓服德教失則寇亂昔夏后氏太康失國太康夏啓  
 之子盤于游田不恤人四夷背叛及后相即位乃征吠  
 夷后相即太康孫仲康之子七年然後來賓至於后泄始加爵命由  
 是服從泄啓八代孫帝芒之子后桀之亂吠夷入居邠岐之間邠今  
幽州也岐即岐州也成湯既興伐而攘之及殷室中衰諸夷皆叛

至於武丁征西羌鬼方三年乃克

武丁殷王也易曰高宗伐鬼方前書音義

曰鬼方遠方也

故其詩曰自彼氏羌莫敢不來王及武乙暴虐

犬戎寇邊

帝武乙即武丁五代孫無道為偶人像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代之行天神不勝而僂辱

之又為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遂被雷震而死

周古公踰梁山而避于岐

梁山在今雍州好時縣西北古公文王之祖也岐山在扶風郡也

及子季歷遂伐西

落鬼戎

竹書紀年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也

太丁之時季歷

復伐燕京之戎戎人大敗周師

太丁武丁子也竹書紀年曰太丁二年周人伐

燕京之戎周師大敗也

後二年周師克余無之戎於是太丁命季

歷為牧師

季歷文王之父也竹書紀年曰太丁四年周人伐余無之戎克之周王季命為殷牧師也

自是之後更伐始呼翳徒之戎皆克之

竹書紀年曰太丁七年周王伐

伐翳徒之戎捷其三大夫也

之患北有獫狁之難遂攘戎狄而戍之莫不賓服乃率

西戎征殷之叛國以事紂及武王伐商羗髮率師會于

牧野尚書曰庸蜀羗髮微盧彭濮人至穆王時戎狄不

貢王乃西征犬戎獲其五王又得四白鹿四白狼王遂

遷戎于太原夷王衰弱夷王穆王孫名燮也荒服不朝乃命虢公

率六師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獲馬千匹厲王無道戎

狄寇掠乃入犬丘殺秦仲之族犬丘縣名秦曰廢丘漢曰槐里也王命

伐戎不克及宣王立四年使秦仲伐戎為戎所殺王乃

召秦仲子莊公與兵七千人伐戎破之由是少郤後二

十七年王遣兵伐太原戎不克後五年王伐條戎奔戎

王師敗績後二年晉人敗北戎于汾隰二水名戎人滅姜

侯之邑明年王征申戎破之後十年幽王命伯士伐六

濟之戎軍敗伯士死焉其年戎圍犬丘虜秦襄公之兄

伯父時幽王昏虐四夷交侵遂廢申后而立褒姒申侯

怒與戎寇周殺幽王於酈山周乃東遷洛邑秦襄公攻

戎救周後二年邢侯大破北戎及平王之末周遂陵遲

戎逼諸夏自隴山以東及乎伊洛往往有戎於是渭首

有狄獯邽冀之戎狄即狄道獯即獯道邽即邽地涇北有義渠

之戎義渠縣屬北地郡也洛川有大荔之戎洛川即洛水大荔古國秦獲之改曰臨

晉今同州渭南有驪戎伊洛間有楊拒泉臯之戎杜預注左

傳云楊拒穎首以西有蠻氏之戎左傳曰單浮餘國蠻氏杜預注云梁南有

霍陽山皆當春秋時間在中國與諸夏盟會魯莊公伐

秦取郟冀之戎後十餘歲晉滅驪戎是時伊洛戎強東

侵曹魯左傳莊公十八年公追戎于濟西杜預注戎後

十九年遂入王城於是秦晉伐戎以救周後二年又寇

京師齊桓公徵諸侯成周後九年陸渾戎自瓜州遷于

伊川允姓戎遷于渭汭允姓陰戎之祖與苗俱族三危東及輶轅在

河南山北者號曰陰戎陰戎之種遂以滋廣左傳哀公

亦奔晉陰地杜預注曰陰地河晉文公欲修霸業乃賂

戎狄通道以匡王室秦穆公得戎人由余遂霸西戎開

地千里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戎主聞穆公賢使由

由余諫不聽由余及晉悼公又使魏絳和諸戎復修霸

業魏絳晉大夫是時楚晉強盛威服諸戎陸渾伊洛陰戎事

晉而蠻氏從楚後陸渾下叛晉晉令荀吳滅之荀吳晉大夫中行穆

也子後四十四年楚執蠻氏而盡囚其人是時義渠大荔

最強築城數十皆自稱王至周貞王八年秦厲公滅大

荔取其地趙亦滅代戎即北戎也韓魏復共稍并伊洛

陰戎滅之其遺脫者皆逃走西踰汧隴所山隴山之間

源自是中國無戎寇唯餘義渠種焉至貞王二十五年

嘉靖九年刊

後漢傳卷之二十一

秦伐義渠虜其王即厲公二十三年伐也後十四年義渠侵秦至

渭陰後百許年義渠敗秦師于洛後四年義渠國亂秦

惠王遣庶長操將兵定之操名也庶長秦爵也義渠遂臣於秦後

八年秦伐義渠取郁郅縣名屬北地郡後二年義渠敗秦師于

李伯李伯地名未詳明年秦伐義渠取徒涇二十五城徒涇縣名屬西

郡河郡及昭王立義渠王朝秦遂與昭王母宣太后通生二

子至王赧四十三年宣太后誘殺義渠王於甘泉宮因

起兵滅之始置隴西北地上郡焉戎本無君長夏后氏

末及商周之際或從侯伯征伐有功天子爵之以為藩

服春秋時陸渾蠻氏戎稱子戰國世大荔義渠稱王及

其衰亾餘種皆反舊為酋豪云

羌無弋爰劍者秦厲公時為秦所拘執以為奴隸不知

爰劍何戎之別也後得亡歸而秦人追之急藏於巖穴

中得免羌人云爰劍初藏穴中秦人焚之有景象如虎

為其蔽火得以不死既出又以劓女遇於野劓截鼻也遂成

夫婦女耻其狀被髮覆面羌人因以為俗遂俱亡入三

河間續漢書曰遂俱亡入河湟間今此言三河即黃河賜支河湟河也諸羌見爰劍被

焚不死怪其神共畏事之推以為豪河湟間少五穀多

禽獸以射獵為事湟水出金城郡臨羌縣爰劍教之田畜遂見敬

信廬落種人依之者日益眾羌人謂奴為無弋以爰劍

順治十七年刊

嘗為奴隸故因名之其後世世為豪至爰劍曾孫忍時秦獻公初立欲復穆公之迹穆公霸有西戎公今欲復之兵臨渭首

滅狄獯戎獯音九忍季父印畏秦之威將其種人附落而

南出賜之河曲西數千里與眾羌絕遠不復交通其後

子孫分別各自為種任隨所之或為羗牛種越雋羌是

也或為白馬種廣漢羌是也或為參狼種武都羌是也

忍及弟舞獨留湟中並多娶妻婦忍生九子為九種舞

生十七子為十七種羌之興盛從此起矣及忍子研血

時秦孝公雄強威服羌戎孝公使太子駟率戎狄九十

二國朝周顯王研至豪健故羌中號其後為研種及秦始皇

時務并六國以諸侯為事兵不西行故種人得以繁息

秦既兼天下使蒙恬將兵略地西逐諸戎北卻眾狄築

長城以界之眾羌不復南度至于漢興匈奴冒頓兵強

破東湖走月氏威震百蠻臣服諸羌景帝時研種留何

率種人求守隴西塞於是徙留何等於狄道安故至臨

洮氏道羌道縣氏音丁兮反五縣並屬隴西郡及武帝征伐四夷開地

廣境北卻匈奴西逐諸羌乃度河湟築令居塞令居縣屬金城

郡令音零初開河西列置四郡酒泉武威張掖敦煌也通道玉門隔絕

羌胡使南北不得交關於是障塞亭燧出長城外數千

里時先零羌與封養牢姐種解仇結盟姐音紫與匈奴通

順治十七年刊

後漢書卷七十七

六

合兵十餘萬共攻令居安故遂圍枹罕

安故縣屬隴西郡枹罕縣屬金

城郡枹音鉢

漢遣將軍李息郎中令徐自為將兵十萬人擊

平之始置護羌校尉持節統領焉羌乃去湟中依西海

鹽池左右

金池郡臨羌縣有鹽池也

漢遂因山為塞河西地空稍徙

人以實之至宣帝時遣光祿大夫義渠安國

義渠姓也

規行

諸羌其先零種豪言願得度湟水逐人所不田處以為

畜牧安國以事奏聞後將軍趙充國以為不可聽後因

緣前言遂度湟水郡縣不能禁至元康三年先零乃與

諸羌大共盟誓將欲寇邊帝聞復使安國將兵觀之安

國至召先零豪四十餘人斬之因放兵擊其種斬首千

餘級於是諸羌忿怒遂寇金城乃遣趙充國與諸將將

兵六萬人擊破平之至研十三世孫燒當六元帝時三

姐等七種羌寇隴西

音先廉反姐音紫

遣右將軍馮奉世

擊破降之從爰劍種五世至研研最豪健自後以研為

種號十三世至燒當復豪健其子孫更以燒當為種號

自多姐羌降之後數十年四夷賓服邊塞無事至王莽

輔政欲耀威德以懷遠為名乃令譯詛旨諸羌使其獻

西海之地初開以為郡築五縣邊海亭燧相望焉

燧降也

滇良者燒當之玄孫也時王莽末四夷內侵及莽敗眾

羌遂還據西海為寇更始赤眉之際羌遂放縱寇金城

隴西隗囂雖擁兵而不能討之乃就慰納因發其衆與漢相拒建武九年隗囂死司徒掾班彪上言今涼州部皆有降羌胡被髮左衽而與漢人雜處習俗既異言語不通數爲小吏黠人所見侵奪窮恚無聊故致反叛夫蠻夷寇亂皆爲此也舊制益州部置蠻夷騎都尉幽州部置領烏桓校尉涼州部置護羌校尉皆持節領護理其怨結歲時循行問所疾苦又數遣使譯通動靜使塞外羌夷爲吏耳目州郡因此可得儆備今宜復如舊以明威防光武從之即以牛邯爲護羌校尉持節如舊及邯卒而職省十年先零豪與諸種相結復寇金城隴

西遣中郎將來歙等擊之大破事已具歙傳十一年夏先零種復寇臨洮隴西太守馬援破降之後悉歸服徙置天水隴西扶風三郡明年武都參狼羌反援又破降之事已具援傳自燒當至滇良世居河北大允谷種小人貧而先零卑湍並皆強富數侵犯之

湍音乃  
感反滇良父

子積見陵易憤怒而素有恩信於積中於是集會附落及諸雜種乃從大榆入掩擊先零卑湍大破之殺三千人掠取財畜奪居其地大榆中由是始強滇良子滇吾立中元元年武都參狼羌反殺掠吏人太守與戰不勝隴西太守劉盱遣從事辛都監軍掾李苞將五千人赴

武都與光戰斬其酋豪首虜千餘人時武都兵亦更破  
 之斬首千餘級餘悉降時滇吾附落轉盛常雄諸羌每  
 欲侵邊者滇吾轉教以方略為渠帥二年秋燒當羌滇  
 吾與弟滇岸率步騎五千寇隴西塞劉盱遣兵於抱罕  
 擊之不能克又戰於允衙允音訟衙音階縣名屬金城郡為羌所敗殺  
 五百餘人於是守塞諸羌皆復相率為寇遣謁者張鴻  
 領諸郡兵擊之戰於允吾唐谷允音鈿吾音牙縣名屬金城鄉唐谷故城在今鄯州湟水縣西也軍敗鴻及隴西長史田颯皆沒又天水兵為  
 牢姐種所敗於白石死者千餘人白石縣名屬金城郡有白石山時燒  
 何豪有婦人比銅鉗者年百餘歲多智筭為種人所信

而皆從取計策時為盧水胡所擊比銅鉗乃將其眾

依郡縣種人頗有犯法者臨羌長收繫比銅鉗而誅殺

其種六七百人顯宗憐之乃下詔曰昔相公伐戎而無

仁惠故春秋貶曰齊人春秋莊公三十年齊人伐我

齊地何休注曰戎亦天地之所生乃迫殺之惡不仁也今國家無德恩不及遠羸

弱何辜而當并命夫衣乎之暴非帝者之功史記曰白起昭王時

為上將軍擊趙趙不利將軍趙括與六十萬人請降起乃盡阮之道其小者二百四十人各由太守

長吏妄加殘戮比銅鉗尚生者所在致醫藥養視令招

其種人若欲歸故地者厚遣送之其小種若束手自請

欲効功者皆除其罪若有逆謀為吏所捕而獄狀未斷

後漢書卷七十一

悉以賜有功者永平元年復遣中郎將竇固捕虜將軍  
馬武等擊滇吾於西郡大破之虜事已具武等傳滇吾遂  
引去餘悉散降徙七千口置三輔以謁者竇林領護羌  
校尉居狄道林為諸羌所信而滇岸遂詣林降林為下  
吏所欺謬奏上滇岸以為大豪承制封為歸義侯加號  
漢大都尉明年滇吾復降林復奏其第一豪與俱詣闕  
獻見帝怪一種兩豪疑其非實以事詰林林辭窘乃偽  
對曰滇岸即滇吾隴西語不正耳帝窮驗知之怒而免  
林官會涼州刺史又奏林減罪遂下獄死謁者郭襄代  
領校尉事到隴西聞涼州羌盛還詣闕抵罪於是復有

校尉官滇吾子東吾立以父降漢乃入居塞內謹愿自

守而諸弟迷吾等數為寇盜肅宗建初元年安夷縣吏

略妻卑滴種羌婦吏為其夫所殺安夷長宗延追之出

塞安夷縣名種人恐見誅遂共殺延而與勒姐及吾良

二種相結為寇隴西太守孫純遣從事李睦及金城兵

會和羅谷與卑滴等戰斬首虜數百人復拜故度遼將

吳棠領護羌校尉居安夷二年夏迷吾遂與諸衆聚兵

欲叛出塞金城太守郝崇遣之戰於荔谷崇兵大敗崇

輕騎得脫死者二千餘人於是諸種及屬國盧水胡悉

與相應吳棠不能制坐徵免武城太守傅喜代為校尉

移居臨羌迷吾又與封養種豪布橋等五萬餘人共寇隴西漢陽於是遣行車騎將軍馬防長水校尉耿种討破之於是臨洮索西迷吾等悉降防乃築索西城在今州徙隴西南部都尉戍之悉復諸亭候至元和三年迷吾復與弟號吾諸雜種反叛秋號吾先輕入寇隴西界郡督烽掾李章追之生得號吾將詣郡號吾曰獨殺我無損於羌誠得生歸必悉罷兵不復犯塞隴西太守張紆權宜放遣羌即為解散各歸故地迷吾退居河北歸義城傳育不欲失信伐之乃募人鬪諸羌胡羌胡不肯遂復叛出塞更依迷吾章和元年育上請發隴西張掖

酒泉各五千人諸郡太守將之育自領漢陽金城五千人合二萬兵與諸郡尅期擊之令隴西兵據河南張掖酒泉兵遮其西並未及會育軍獨進迷吾聞之徙廬落去育選精騎三千窮追之夜至建威南三兜谷去虜數里湏臾擊之不設備迷吾乃伏兵三百人夜突育營營中驚壞散走育下馬手戰殺十餘人而死者八百八十人及諸郡兵到羌遂引去育北地人也顯宗初為臨羌長與捕虜將軍馬武等擊羌湏臾功冠諸軍及在武威威聲聞於匈奴食祿數十年秩奉盡贍給知友妻子不免操井白肅宗下詔追褒美之封其子毅為明進侯

七百戶以隴西太守張紆代為校尉將萬人屯臨羗迷

吾既殺傅育徂快邊利徂快慣習也徂音女九反快音持制反章和元年

復與諸種步騎七千人入金城塞張紆遣從事司馬防

將千餘騎及金城兵會戰於水乘谷迷吾兵敗走因譯

使欲降紆納之遂將眾人詣臨羗縣紆設兵大會施毒

酒中羗飲醉紆因自擊伏兵起○劉敬曰案文當云自擊鼓起伏兵誅殺

酋豪八百餘人斬迷吾等五人頭以祭冢復放兵擊

在山谷間者斬首四百餘人得生口二千餘人迷吾子

迷唐及其種人向塞號哭與燒何當煎當闐等相結以

子女及金銀娉納諸種解仇交質將五千人寇隴西塞

太守寇盱與戰於白石迷唐不利引還大小榆谷北招

屬國諸胡會集附落種衆熾盛張紆不能討永元元年

紆坐徵以張掖太守鄧訓代為校尉稍以賞賂離間之

由是諸種少解東吾子東號立是時號吾將其種人降

校尉鄧訓遣兵擊迷唐迷唐去大小榆谷徙居頗巖谷

和帝永元四年訓病卒蜀郡太守聶尚代為校尉尚見前人累

征不克欲以文德服之乃遣譯使招呼迷唐使還居大

小榆谷迷唐既還遣祖母卑缺詣尚尚自送至塞下為

設祖道令譯田汜等五人護送至廬落迷唐因而反叛

遂與諸種共生屠裂汜等以血盟詛復寇金城塞五年

尚坐徵免居延都尉貫友代為校尉友以迷唐難用德懷終於叛亂乃遣譯使構離諸種誘以財貨由是解散友乃遣兵出塞攻迷唐於大小榆谷獲首虜八百餘人收麥數萬斛遂夾逢留大河築城塢作人航造河橋欲度河擊迷唐迷唐乃率部落遠依賜支河曲至八年友病卒漢陽太守史充代為校尉充至遂發湟中羌胡出塞擊迷唐而羌迎敗充兵殺數百人明年充坐徵代郡太守吳祉代為校尉其秋迷唐率八千人寇隴西殺數百人乘勝深入脅塞內諸種羌共為寇盜衆羌復悉與相應合步騎三萬人擊破隴西兵殺大夏長

大夏縣名屬隴西郡

遣行征西將軍劉尚越騎校尉趙代副將北軍五營黎陽雍營三輔積射及邊兵羌胡三萬人討之

五營即五校也雍營

即扶風都尉屯也黎陽營解見南匈奴傳也

尚屯狄道代屯枹罕尚遣司馬

寇盱監諸郡兵四面並會迷唐懼弃老弱奔入臨洮南尚等追至高山迷唐窮迫率其精強大戰盱斬虜千餘人得牛馬羊萬餘頭迷唐引去漢兵死傷亦多不能復追乃還入塞明年尚代並坐畏懦徵下獄免謁者王信領尚營屯枹罕謁者耿譚領代營屯白石譚乃設購賞諸種頗來內附迷唐恐乃請降信譚遂受降罷兵遣迷唐詣闕其餘種人不滿二千飢窘不立入居金城和帝

令迷唐將其種人還大小榆谷迷唐以為漢作河橋兵  
來無常故地不可復居辭以種人飢餓不肯遠出吳祉  
等乃多賜迷唐金帛令糴穀市畜促使出塞種人更懷  
猜驚十二年遂復背叛乃脇將湟中諸胡寇鈔而去王  
信耿譚吳祉皆坐徵以酒泉太守周鮪代為校尉明年  
迷唐復還賜支河曲初累姐種附漢迷唐怨之遂擊殺  
其酋豪由是與諸種為讎黨援益踈其秋迷唐復將兵  
向塞周鮪與金城太守侯霸及諸郡兵屬國湟中月氏  
諸胡隴西牢姐羌合三萬人出塞至允川與迷唐戰周  
鮪還營自守唯侯霸兵陷陳斬首四百餘級羌眾折傷

種人瓦解降者六千餘口分徙漢陽安定隴西迷唐遂

弱其種眾不滿千人遂踰賜支河首依終羌居明年周

鮪坐畏懦徵侯霸代為校尉安定降羌燒何種脇諸羌

數百人反叛郡兵擊滅之悉沒入弱口為奴婢時西海

及大小榆谷左右無復羌寇隴廩相曹鳳上言隴廩縣名屬右

扶風西戎為害前世所患臣不能紀古且以近事言之自

建武以來其犯法者常從燒當種起所以然者以其居

大小榆谷土地肥美又近塞內諸種易以為非難以攻

戍南得鍾存以廣其眾北阻大河因以為固又有西海

魚鹽之利緣山濱水以廣田畜故能疆大常雄諸種恃

其權勇招誘羌胡今者衰困黨援壞沮親屬離叛餘勝  
兵者不過數百逃亡棲竄遠依發羌臣愚以為宜及此  
時建復西海郡縣規固二榆廣設屯田隔塞羌胡交關  
之路道絕狂狡窺欲之源又殖穀富邊省委輸之役國  
家可以無西方之憂於是拜鳳為金城西部都尉將徙  
士屯龍耆龍耆即龍夏也今鄯州縣後金城長史上官鴻上開置歸  
義建威屯田二十七部侯霸復上置東西邽屯田五部  
邽水名邽分流增留逢二部帝皆從之列屯夾河合三  
十四部其功垂立至永初中諸羌叛乃罷迷唐失衆病  
死有一子來降戶不滿數十

東號子麻奴立初隨父降居安定時諸降羌布在郡縣  
皆為吏人豪右所徭役積以愁怨安帝永初元年夏遣  
騎都尉王弘發金城隴西漢陽羌數百千騎征西域弘  
迫促發遣群羌懼遠屯不還行到酒泉多有散叛諸郡  
各發兵徼遮或覆其廬落於是勒姐當前煎大豪東岸等  
愈驚遂同時奔潰麻奴兄弟因此遂與種人俱西出塞  
先零別種滇零與鍾羌諸種大為寇掠斷隴道時羌歸  
附既久無復器甲或持竹竿木枝以代戈矛或負板案  
以為楯或執銅鏡以象兵郡縣畏懦不能制久遣車騎  
將軍鄧騭征西校尉任尚副將五營及三河三輔汝南

南陽潁川太原上黨兵合五萬入屯漢陽明年春諸郡兵未及至鍾羌數千人先擊敗隳軍於冀西殺千餘人校尉侯霸坐衆羌反叛徵免以西域都護段禧代爲校尉其冬隳使任尚及從事中郎司馬鈞率諸郡兵與滇零等數萬人戰於平襄屬漢陽郡尚軍大敗死者八千餘人於是滇零等自稱天子於北地招集武都參狼上郡西河諸雜種衆遂大寇東犯趙魏南入益州殺漢中太守董炳遂寇鈔三輔以國隴道湟中諸縣粟石萬錢百姓死亡不可勝數朝廷不能制而轉運難劇遂詔隳還師留任尚屯漢陽爲諸軍節度朝廷以鄧太后故迎拜隳爲

大將軍封任尚樂亭侯食邑三百戶二年春復遣騎都尉任仁督諸郡屯兵救三輔仁戰每不利衆羌乘勝漢兵數挫當前勒姐種攻沒破羌縣鍾羌又沒臨洮縣生得隴西南部都尉明年春滇零遣人寇褒中屬漢中郡燔燒郵亭大掠百姓於是漢中太守鄭勤移屯褒中軍營久出無功有廢農桑乃詔任尚將吏兵還屯長安罷遣南陽潁川汝南吏士置京兆虎牙都尉於長安扶風都尉於雍如西京三輔都尉故事西京左輔都尉都高陵右輔都尉都郡也時羌復攻褒中鄭勤欲擊之主簿段崇諫以爲虜乘勝鋒不可當宜堅守待之勤不從出戰大敗死者二千餘人段

崇及門下史王崇原展以身扞刃與勤俱死於是徙金

城郡居襄武

襄武縣名屬隴西郡

任仁戰累敗而兵士放縱檻車

徵詣廷尉詔獄死段禧病卒復以前校尉侯霸代之遂

移居張掖五年春任尚坐無功徵免羌遂入寇河東至

河內百姓相驚多奔南度河使北軍中候朱寵將五營

士屯孟津詔魏郡趙國常山中山繕作塢候六百一十

六所羌既轉盛而二千石令長多內郡人並無戰守意

皆爭上徙郡縣以避寇難朝廷從之遂移隴西徙襄武

縣名屬隴西郡

安定徙美陽

縣名屬右扶風

北地徙池陽

縣名屬左扶風

上郡

徙衙

縣名屬馮翊衙音牙

百姓戀土不樂去舊遂乃刈其禾稼發

徹室屋夷營壁破繕聚時連旱蝗飢荒而驅蹙劫略流

離分散隨道死亡或弃捐老弱或為人僕妾喪其太平

復以任尚為侍御史擊眾羌於上黨羊頭山破之

羊頭山在

上黨郡誘殺降者二百餘人乃罷孟津屯其秋漢陽人

杜琦及弟季貢同郡王信等與羌通謀聚眾入上邽城

琦自稱安漢將軍於是詔購募得琦首者封列侯賜錢

百萬羌胡斬琦者賜金百斤銀二百斤漢陽太守趙博

遣刺客杜習刺殺琦封習討姦侯賜錢百萬而杜季貢

王信等將其眾據橐泉營侍御史唐喜領諸郡兵討破

之斬王信等六百餘級沒入妻子五百餘人收金銀絲

帛一億已上杜季貢亡從漢熹六年任尚復坐徵免漢  
零死于零昌代立年尚幼少同種狼莫為其計策以杜  
季貢為將軍別居下奚城七年夏騎都尉高賢與侯霸  
搏擊零昌別部牢羌於安定首虜千人得驢騾駱駝馬  
牛羊二萬餘頭以畀得者音必元初元年春遣兵屯  
河內通谷衝要三千三所皆作塢壁設鳴鼓零昌遣兵  
寇雍城又號多與當前勦姐大豪共脅諸種分兵鈔掠  
武都漢中巴郡板楯蠻將兵救之漢中五官掾程信率  
壯士與蠻共擊破之號多退走還斷隴道與零昌通謀  
侯霸馬賢將湟中吏人及降羌胡於枹罕擊之斬首二  
百餘級涼州刺史皮楊擊死於狄道大敗死者八百餘  
人楊坐徵免侯霸病卒漢陽太守龐參代為校尉參以  
恩信招誘之二年春號多等率眾七千餘人詣參降遣  
詣闕賜號多侯印綬遣之參始還居今居通河西道而  
零昌種眾復分寇益州道中即將尹就將南陽真因發  
益部諸郡屯兵擊零昌黨呂叔都等至秋蜀人陳省羅  
橫應募刺殺叔都皆封侯賜錢又使屯騎校尉班雄屯  
三輔遣左馮翊司馬鈞行征西將軍督右扶風仲光安  
定太守杜恢北地太守盛包京兆虎牙都尉耿溥右扶  
風都尉皇甫旗等合八千餘人又龐參將羌胡兵七千

餘人與鈞分道並北擊寒昌參兵至勇士東為杜季貢  
所敗勇士縣名天水郡於是引退鈞等獨進攻拔丁奚城大克  
獲杜季貢率眾偽逃鈞令光恢包等收羌禾稼光等違  
鈞節度散兵深入羌乃設伏要擊之鈞在城中怒而不  
救光並沒死者三千餘人鈞乃遁還坐徵自殺參以失  
期軍敗抵罪以馬賢代領校尉事後遣任尚為中郎將  
將羽林緹騎五營子弟三千五百人代班雄屯三輔尚  
臨行懷令虞詡說尚曰使君頻奉國命討逐寇賊三州  
屯兵二十餘萬人弃農桑疲苦徭役而未有功效勞費  
日滋若此出不克誠為使君危之尚曰憂惶又矣不知

所如詡曰兵法弱不攻強走不逐飛自然之勢也今屬  
皆馬騎日行數百來如風雨去如絕弦以步追之勢不  
相及所以曠而無功也為使君計者莫如罷諸郡兵各  
令出錢數千二十人共市一馬如此可捨甲冑馳輕兵  
以萬騎之眾逐數千之虜追尾掩截尾猶尋也其道自窮便  
人利事大功立矣尚大喜即上言用其計乃遣輕騎鈔  
擊杜季貢於丁奚城斬首四百餘級獲牛馬羊數千頭明  
年夏度遼將軍鄧遵率南單于及左鹿蠡王須沈萬騎  
擊零昌於靈州縣名屬北地郡斬首八百餘級封須沈為破虜  
侯金印紫綬賜金帛各有差任尚遣兵擊破先零羌於

丁奚城秋築馮翊北界侯馮五百所任尚又遣候司馬  
募陷陳士擊零昌於北地殺其妻子得牛馬羊二萬頭  
燒其廬落斬首七百餘級得僭號文書及所沒諸將印  
綬四年春尚遣當闐種羌榆鬼等五人刺殺杜季貢封  
榆鬼爲破羌侯其夏尹就以不能定益州坐徵抵罪以  
益州刺史張喬領尹就軍屯招誘叛羌稍稍降散秋任  
尚復募効功種號封刺殺零昌封號封爲羌王冬任尚  
將諸郡兵與馬賢並進北地擊狼莫賢先至安定青石  
岸狼莫逆擊敗之會尚兵到高平縣名屬安定郡因合勢俱進  
狼莫等引退乃轉營迫之至北地相持六十餘日戰於

富平河上大破之

富平縣屬北地郡

斬首五千級還得所掠人

男女千餘人牛馬驢羊

駝十餘萬頭狼莫逃走於是

西河度人種羌萬一千口詣鄧遵降五年鄧遵募上郡

全無種羌雕何等刺殺狼莫賜雕何爲羌侯封遵武陽

侯三千戶遵以太后從弟故爵封優大任尚與遵爭功

又詐增首級受賕枉法減千萬已上檻車徵弃市没入

田廬奴婢財物自零昌狼莫死後諸羌瓦解三輔益州

無復寇倣自羌叛十餘年相與連師老不暫寧息軍旅

之費轉運委輸用二百四十餘億府帑空竭延及內郡

邊民死者不可勝數并涼二州遂至虛耗六年春勒姐

種與騰西種羌號良等通謀欲反馬賢逆擊之於安故  
斬號良及種人數百級皆降散永寧元年春上郡沈氏種  
羌五千餘人復寇張掖其夏馬賢將萬人擊之初戰夫  
利死者數百人明日復戰破之斬首千八百級獲生口  
千餘人馬牛羊以萬數餘虜悉降時當前種大豪飢五  
等以賢兵在張掖乃乘虛寇金城賢還軍追之出塞斬  
首數千級而還燒當燒何種聞賢軍還率三千餘人復  
寇張掖殺長吏初飢五同種大豪盧忽忍良等千餘戶  
別留允街而首施首施猶首鼠也建光元年春馬賢率兵  
召盧忽斬之因放兵擊其種人首虜二千餘人掠馬牛

羊十萬頭忍良等皆亡出塞璽書於賢安亭侯食邑千  
戶忍良等以麻奴兄弟本燒當世嫡而賢撫恤不至常  
有怨心秋遂相結共脅將諸種步騎三千人寇湟中攻  
金城諸縣賢將先零種赴擊之戰於牧死兵敗死者四  
百餘人麻奴等又敗武威張掖郡兵於令居因脅將先  
零沈氏諸種四千餘戶緣山西走寇武威賢追到鸞鳥  
招引之鸞鳥縣名屬武威郡鸞音爵諸種降者數千麻奴南還湟中  
延光元年春賢追到湟中麻奴出塞度河賢復追擊戰  
破之種眾散遁諸凉州刺史宗漢降麻奴等孤弱飢困  
其年冬將種眾三千餘戶詣漢陽太守耿种降安帝假

金印紫綬賜金銀綵繒各有差是歲虔人種羌與上郡胡反攻穀羅城度遼將軍耿夔將諸郡兵及烏桓騎赴擊破之三年秋隴西郡始還狄道焉麻奴弟犀苦立順帝永建元年隴西鍾羌反校尉馬賢將七十餘人擊之戰於臨洮斬首千餘級皆率種人降進封賢都鄉侯自是涼州無事至四年尚書僕射虞詡上疏曰臣聞子孫以奉祖為孝君上以安民為明此高宗周宣所以上配湯武也禹貢雍州之域厥田惟上且沃野千里穀稼殷積又有龜茲鹽池以為民利上郡龜茲縣有鹽官即雍州之域也水草豐美土宜產牧牛馬銜尾羣羊塞道北阻山河乘阨據險

因渠以溉水春河漕水春即用水碓也水碓即用功省少而軍糧饒足故

孝武皇帝及光武築朔方開西河置上郡皆為此也而

遭元元無妄之災眾羌內潰前書音義曰無妄者無所望也萬物無所望於天災

異之大也郡縣兵荒二十餘年夫弃沃壤之饒損自然之財

不可謂利離河山之阻守無險之處難以為固今三郡

未復園陵單外園陵謂長安諸陵而公卿選懦容頭過

身前書音義曰選懦柔怯也懦音而掾反張解設難但計所費不圖其安

宜開聖德考行所長書奏帝乃復三郡使謁者郭璜督

促徙者各歸舊縣繕城郭置候驛既而激河浚渠為屯

田省內郡費歲一億計遂令安定北地上郡及隴西金

城常儲穀粟令周數年馬賢以犀苦兄弟數背叛因繫質於令居其冬賢坐徵免右扶風韓皓代為校尉明年犀苦詣皓自言求歸故地皓復不遣因轉湟中屯田置兩河間以逼群羌皓復坐徵張掖太守馬續代為校尉兩河間羌以屯田近之恐必見圖乃解仇詛盟各自儆備續欲先示恩信乃上移屯田還湟中羌意乃安至陽嘉元年以湟中地廣更增置屯田五部并為十部二年夏復置隴西南部都尉如舊制前書南部都尉都隴西郡臨洮縣三年鍾羌良封等復寇隴西漢陽詔拜前校尉馬賢為謁者鎮撫諸種馬續遣兵擊良封斬首數百級四年馬賢亦

發隴西吏士及羌胡兵擊殺良封斬首千八百級獲馬牛羊五萬餘頭良封親屬並詣賢降賢復進擊鍾羌且昌且昌等率諸種十餘萬詣涼州刺史降永和元年馬續遷度遼將軍復以馬賢代為校尉初武都塞上白馬羌攻破屯官反叛連年二年春廣漢屬國都尉擊破之斬首六百餘級馬賢又擊斬其渠帥飢指累祖等三百級於是隴右復平明年冬燒當種那離等三千餘騎寇金城塞馬賢將兵赴擊斬首四百餘級獲馬千四百匹那離等復西招羌胡殺傷吏民四年馬賢將湟中義從兵及羌胡萬餘騎掩擊那離等斬之獲首虜千二百餘

級得馬騾羊十萬餘頭徵賢為弘農太守以來機為并

州刺史劉秉為涼州刺史並當之職大將軍梁商謂機

等曰戎狄荒服蠻夷要服荒服在九州之外也言其荒忽無常要服在九州之內侯

衛之外言以文德要求之言其荒忽無常而統領之道亦無常法臨

事制宜略依其俗今三君素性疾惡欲分明白黑孔子

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况戎狄乎其務要羌胡防

其大故恐其小過機等天性虐刻遂不能從虐或作庸庸薄也

到州之日多所擾發五年夏且凍傳難種羌等遂反叛

攻金城與西塞及湟中雜種羌胡大寇三輔殺害長吏

機秉並坐徵於是發京師近郡及諸州兵討之拜馬賢

為征西將軍以騎都尉耿叔副將左右羽林五校士及

諸州郡兵十萬人屯漢陽又於扶風漢陽隴道作塢壁

三百所置屯兵以保聚百姓且凍分遣種人寇武都燒

隴關掠苑馬六年春馬賢將五六千騎擊之到射姑山

射音夜賢軍敗賢及二子皆戰歿帝愍之賜布三千匹穀

千斛封賢孫光為舞陽亭侯租入歲百萬遣侍御史督

錄征西營兵存恤死傷於是東西羌遂大合鞏唐種三

千餘騎寇隴西又燒園陵掠關中殺傷長吏郃陽令任

顛追擊戰死郡陽同州縣也顛音於箇反遣中郎將龐浚募勇士千

五百人頓美陽為涼州援武威太守趙冲追擊鞏唐羌

斬首四百餘級得馬牛羊驢萬八千餘頭羗二千餘人  
降詔冲督河西四郡兵爲節度罕種羗千餘寇北地北  
地太守賈福與趙冲擊之不利秋諸種八九千騎寇武  
威涼部震恐於是復徙安定居扶風北地居馮翊遣行  
車騎將軍執金吾張喬將左右羽林五校士及河內南  
陽汝南兵萬五千屯三輔漢安元年以趙冲爲護羗校  
尉冲招懷叛羗罕種乃率邑落五千餘戶詣冲降於是  
罷張喬軍屯唯燒何種三千餘落據參繇北界參繇縣名屬安  
定郡繇音力全反三年夏趙冲與漢陽太守張貢掩擊之斬首  
千五百級得牛羊驢十八萬頭冬冲擊諸種斬首四千

餘級詔冲一子爲郎冲復追擊於河陽斬首八百級河陽

縣屬漢陽郡於是諸種前後三萬餘戶詣涼州刺史降建康

元年春護羗從事馬玄遂爲諸羗所誘將羗衆亡出塞

領護羗校尉衛瑤追擊玄等斬首八百餘級得牛馬羊

二十餘萬頭趙冲復追叛羗到建威鸛陰河續漢建書威作武威

鸛陰縣名屬安定郡軍渡未竟所將降胡六百餘人叛走冲將數

百人追之遇羗伏兵與戰歿冲雖身歿而前後多所斬

獲羗由是衰耗永嘉元年封冲子愷義陽亭侯以漢陽

太守張貢代爲校尉左馮翊梁並稍以恩信招誘之於

是離湍狐奴等五萬餘戶詣並降隴右復平並大將軍

冀之宗人封爲鄴侯邑二千戶自永和羌叛至乎是歲  
十餘年間費用八十餘億諸將多斷盜牢稟私自潤入

前書音義  
曰牢價直

皆以珍寶貨賂左右上下放縱不恤軍事士

卒不得其死者白骨相望於野桓帝建和二年白馬羌  
寇廣漢屬國殺長吏是時西羌及湟中胡復畔爲寇益  
州刺史率板楯蠻討破之斬首招降二十萬人永壽元  
年校尉張貢卒以前南陽太守第五訪代爲校尉其署  
威惠西垂無事延熹二年訪卒以中郎將段熲代爲校  
尉時燒當八種寇隴右熲擊大破之四年零吾復與先  
零及上郡沈氏牢姐諸種并力寇并涼及三輔會段熲

坐事徵以濟南相胡閎代爲校尉閎無威略羌遂陸梁  
覆沒營塢寇患轉盛中郎將皇甫規擊破之五年沈氏  
諸種復寇張掖酒泉皇甫規招之皆降事已具規傳烏  
吾種復寇漢陽隴西金城諸郡兵共擊破之各還降附  
至冬滇那等五六千人復攻武威張掖酒泉燒民廬舍  
六年隴西太守孫羌擊破之斬首溺死三千餘人胡閎  
疾復以段熲爲校尉永康元年東羌岸尾等脇同種連  
寇三輔中郎將張奐追破斬之事已具奐傳當煎羌寇  
武威破羌將軍段熲復破滅之餘悉降散事已具熲傳  
靈帝建寧三年燒當羌奉使貢獻中平元年北地降羌

先零種因黃巾大亂乃與漢中羌義從胡北宮伯王等  
反寇隴右事已具董卓傳興平元年馮翊降羌反寇諸  
縣郭汜樊稠擊破之斬首數千級自爰分後子孫支分  
凡百五十種其九種在賜支河首以西及在蜀漢徼北  
前史不載口數唯參狼在武都勝兵數千人其五十二  
種衰少不能自立分散爲附落或絕滅無後或引而遠  
去其八十九種唯鍾最強勝兵十餘萬其餘大者萬餘  
人小者數千人更相鈔盜盛衰無常無慮順帝時勝兵  
合作二十萬人無慮猶都凡也發羌唐旄等絕遠未嘗往來  
牛白馬羗在蜀漢其種別名號皆不可紀知也建武十

三年廣漢塞外白馬羗豪樓登等率種人五千餘戶內  
屬光武封樓登爲歸義君長至和帝永元六年蜀郡徼  
外大牂夷種羗豪造頭等率種人五十餘萬口內屬拜  
造頭爲邑君長賜印綬至安帝永初元年蜀郡徼外羗  
龍橋等六種萬七千二百八十口內屬明年蜀郡徼外  
羗溥申等八種三萬六千九百口復舉土內屬冬廣漢  
塞外參狼種羗二千四百口復來內屬桓帝建和二年  
白馬羗千餘人寇廣漢屬國殺長史益州刺史率板楯  
蠻討破之湟中月氏胡其先大月氏之別也舊在張掖  
酒泉地月氏王爲匈奴所殺餘種分散西踰葱嶺

其羸弱者南入山阻依諸羌居止遂與其婚姻及驃騎將軍霍去病破匈奴取西河地開湟中於是月氏來降與漢人錯居雖依附縣官而首施兩端其從漢兵戰鬪隨執強弱被服飲食言語略與羌同亦以父名母姓為種其大種有七勝兵合九千餘人分在湟中及令居又數百戶在張掖號曰義從胡中平元年與北宮伯玉等反殺護羌校尉冷徵金城太守陳懿遂寇龍右焉

論曰羌戎之患自三代尚矣漢世方之匈奴頗為衰寡而中興以後邊難漸大朝規失綏御之和戎帥奮然諾之信其內屬者或倥偬於豪右之手或屈折於奴僕之

勤塞候時清前憤怒而思禍桴革暫動則屬鞬以鳥驚

桴擊鼓也革甲也鞬箭服也左傳故永初之間群種

蜂起遂解仇嫌結盟詛招引山豪轉相嘯聚揭木為兵

負柴為械轂馬揚埃陸梁於三輔建號稱制恣睢於北

地前書班固曰乃始恣睢奮其東犯趙魏之郊南

入漢蜀之鄙塞湟中斷隴道燒陵園剽城市傷敗踵係

羽書日聞羽書即檄書也親武奏事曰并涼之士特衝

殘斃壯悍則委身於兵場女婦則徽纆而為虜

也發冢露齒死生塗炭齒音才自西戎作逆未有陵

斥上國若斯其熾也和熹以女君親政威不外接朝議

嘉慶九年庚子後漢書卷一百一十一

憚兵力之損情存苟安或以邊州難援宜見捐弃或  
疽食浸淫莫知所限謀夫回遑猛士疑慮遂徙西河四  
郡之人雜寓關右之縣發屋伐樹塞其戀土之心燔破  
柴積以防顧還之恩於是諸將鄧騭任尚馬賢皇甫規  
張奐之徒爭設雄規更奉征討之命徵兵會衆以圍其  
隙馳騁東西奔救首尾搖動數州之境日耗千金之資  
至於假人增賦借奉僭王引金錢練絲之珍徵糧粟鹽  
鐵之積所以賂遺購營轉輸勞來之費前後數十巨萬  
或梟剋首健摧破附落降俘載路牛羊滿山軍書未奏  
其利害而離叛之狀已言矣秦猶也故得不酬失功不半

勞暴露師徒連年而無所勝官人屈竭烈士憤喪段穎

受事專掌軍任資山西之猛性練戎俗之態情窮武思

盡颯銳以事之被羽前登身當百死之陳前書楊雄曰蒙盾負羽也

蒙沒冰雪經履千折之道始殄西種卒定東寇若乃陷

擊之所殲傷追走之所崩藉頭顱斷落於萬丈之山支

革判解於重崖之土不可校計顧音盧廣雅曰盤顯類也支謂四支革皮也

其能穿窟草石自脫於鋒鏃者百不一二而張奐盛稱

戎狄一氣所生不宜誅盡流血汗野傷和致妖是何言

之迂乎羌雖外患實深內疾若攻之不根是養疾病於

心腹也相謂盡其根本惜哉寇敵略定矣而漢祚亦衰焉嗚呼

昔无王疆理九土判別畿荒知夷貊殊性難以道御故  
斥遠諸華薄其貢職唯與辭要而已若二漢御戎之方

失其本矣何則先零侵境趙充國遷之内地宣帝時後

國擊先零還於金城當煎作寇馬文淵徙之三輔貪其

郡置屬國以處降羌暫安之執信其馴服之情計日用之權宜志經世之遠

略豈夫識微者之為乎故微子垂泣於象箸帝王紀曰

箕子為箕師數曰象箸不施於土簋不盛於煎藿必須

犀玉之杯食熊蹯豹胎臣賢案史記及韓子並云箕子

今云微辛有涪歎於伊川也左傳曰周平王之東遷也

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後秦遷陸渾戎

于伊川言中國之地不宜徙戎狄居之後將為患也

贊曰金行氣剛播生西羌氏豪分種遂用殷疆虔劉龍

北假借涇陽

朝勞内謀兵德外

後漢書八十七

後漢書八十七

後漢書八十七

後漢書八十七

後漢書八十七

後漢書八十七

西域傳第七十八

後漢書八十八

西域

武帝時西域內屬有三十六國漢為置使者校尉領護

之前書曰自李廣利征討大宛之後屯田渠犂置使者領護營田以供使外國也宣帝改曰都

護宣帝時鄭吉以侍郎田渠犂發兵攻車師遷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南道其後匈奴日逐王降吉漢以吉

前破車師後降日逐遂并令護車師以西北道號曰都護都護之置始自於吉也元帝又置戊

巴二校尉屯田於車師前王庭漢官儀曰戊巴中央鎮

為厭勝故稱戊巴焉車師有前王後王國也哀平間自相分割為五十五國

王莽篡位貶易侯王由是西域怨叛前書曰莽即位改

與中國遂絕並復役屬匈奴匈奴歛稅章和親遂絕西域亦瓦解焉

崇禎三年刊

夏真傳二十八

重刻諸國不堪命建武中皆遣使求內屬願請都護光武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竟不許之會匈奴衰弱莎車王賢誅滅諸國賢死之後遂更相攻伐小宛精絕戎廬且未為鄯善所并且音于余及渠勒皮山為于寘所統悉有其地郁立單桓孤湖烏貪訾離為車師所滅後其國並復立永平中北虜乃脅諸國共寇河西郡縣城門晝閉十六年明帝乃命將帥北征匈奴取伊吾廬地在今伊州伊吾縣置宜禾都尉以屯田遂通西域于寘諸國皆遣子入得西域自絕六十五載乃復通焉明年始置都護戊巳校尉及明帝崩焉耆龜茲龜茲讀曰慈下並同攻沒都護陳睦

悉覆其衆匈奴車師圍戊巳校尉建初元年春酒泉太守段彭大破車師於交河城章帝不欲疲敝中國以事夷狄乃迎還戊巳校尉不復遣都護二年復罷屯田伊吾匈奴因遣兵守伊吾地時軍司馬班超留于寘綏集諸國和帝永元元年大將軍竇憲大破匈奴二年憲因遣副校尉閻槃將二千餘騎掩擊伊吾破之三年班超遂定西域因以超為都護居龜茲復置戊巳校尉領兵五百人居車師前部高昌壁又置戊部侯居車師後部侯城相去五百里六年班超復擊破焉耆於是五十餘國悉納質內屬其條支安息諸國至于海瀕四萬里外

皆重譯貢獻九年班超遣掾甘英窮臨西海而還續漢書甘

英作皆前世所不至山經所未詳莫不備其風土傳其

珍怪焉於是遠國蒙奇變勒皆來歸服遣使貢獻及孝

和晏駕西域背畔安卒求初元年頻攻圍都護任尚段

禧等禧音喜基反朝廷以其險遠難相應赴詔罷都護自此

遂棄西北匈奴即復收屬諸國共為邊寇十餘歲敦

煌太守曹宗患其暴害元初六年乃上遣行長史索班

將千餘人屯伊吾以招撫之於是車師前王及鄯善王

來降數月北匈奴復率車師後部王共攻沒班等遂擊

走其前王鄯善逼急求救於曹宗宗因此請出兵擊匈

奴報索班之耻復欲進取西域鄧太后不許但令置

西域副校尉居敦煌復部營兵三百人羈縻而已其後

北虜連與車師入寇河西朝廷不能禁議者因欲閉玉

門陽關以絕其患王門陽關二關名在兵煌西界延光二年敦煌太守

張璠上書陳三策以為北虜呼衍王常展轉蒲類秦海

之間大素國在海海西故曰秦海也專制西域共為寇鈔今以酒泉屬

國吏士二千餘人集昆侖塞前書敦煌郡廣至縣有昆侖障也宜禾都尉居也廣

至故城在今瓜州常樂縣東○劉放先擊呼衍王絕其

根本因發鄯善兵五千人脇車師後部此上計也若不

能出兵可置軍司馬將士五百人四郡供其犂牛穀食

出據柳中此中計也武帝初置酒泉武威張掖敦煌列四郡據兩關焉柳中今西州縣也

如又不能則宜棄交河城收鄯善等悉使入塞此下計

也朝廷下其議尚書陳忠上疏曰臣聞八蠻之寇莫甚

北虜漢興高祖窘平城之圍太宗屈供奉之耻窘困也高帝自

擊匈奴至平城為冒頓單于圍於白登七日乃得解太

宗文帝也賈誼上疏曰匈奴嫚侮侵掠而漢歲致金絮

繒綵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人主之操天子供貢是臣下之禮故云耻也故孝武憤怒深惟

久長之計命遣虎臣浮河絕漠窮破虜庭沙土日漠直度日絕也

當斯之役黔首隕於狼望之北財幣糜於廬山之壑望

匈奴中地名也前書揚雄曰前代豈樂無量之費快心於狼望之北填廬山之壑而不悔也府庫單

竭杼柚空虛筭至舟車貨及六畜帝時國用不足是筭車船租及六畜

使虜久故也思遠關河西四郡以隔絕南羌前書云

于孤特冀竄遠藏至於宣元之世遂備蕃臣宣帝元帝時呼韓邪

威服難以化狎西域內附日又區區東望扣關者數矣

此其不樂匈奴慕漢之效也今北虜已破車師執必南

攻鄯善棄而不救則諸國從矣若然則虜財賄益增膽

執益殖殖生也威臨南羌與之交連如此河西四郡危矣

河西既危不得不救則百倍之役興不訾之費發矣議

皆計其所得以出筭輅一筭商賈車二筭船夫豈不

五文以上一筭六畜無文少此言之無物不筭

裂匈奴之右臂也酒泉張掖以隔姑羌收二十六國斷匈奴右臂是以單

單于數入朝稱臣奉貢關徵不閉羽檄不行由此察之戎狄可以

者但念西域絕遠郵之煩費不見先世苦心勤勞之意也方今邊境守禦之具不精內郡武衛之備不脩敦煌孤危遠來告急復不輔助內無以慰勞吏民外無以威示百蠻處國減土經有明誠毛詩曰昔先王受命有如邵公曰辟國百里也里也慶國百里也臣以為敦煌宜置校尉案舊增四郡屯兵以西撫諸國庶足折衝萬里震怖匈奴淮南子曰修政於廟堂之上而折衝千里也帝納之乃以班勇班勇班超之子為西域長史將弛刑士五百人西屯柳中勇之破平車師自建武至于延光西域三絕三通順帝末建武二年勇復擊降焉耆於是龜茲疏勒于真莎車等十七國皆來服從而烏孫葱嶺已西

遂絕六年帝以伊吾舊膏腴之地傍近西域匈奴資之以為鈔暴復令開設屯田如永元時事置伊吾司馬一人自陽嘉以後朝威稍損諸國驕放轉相陵伐元嘉二年長史王敬為于真所沒永興元年車師後王復反攻屯營雖有降首首猶服也音式救反曾莫懲革自此浸以踈慢矣

班固記諸國風土人俗皆已詳備前書今撰建武以後其事異於先者以為西域傳皆安帝末班勇所記云西域內屬諸國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極玉門陽關西至葱嶺其東北與匈奴烏孫相接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其河有兩

源一出葱嶺東流

葱嶺山名也西河舊事云其山高天生葱故名

一出于寘南

山下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

去玉門三百餘里自敦煌西出玉門陽關涉鄯善北通

伊吾千餘里自伊吾北通車師前部高昌壁千二百里

自高昌壁北通後部金滿城五百里此其西域之門戶

也故戊巳校尉更互屯焉伊吾地宜五穀桑麻蒲萄其

北又有柳中皆膏腴之地故漢常與匈奴爭車師伊吾

以制西域焉自鄯善踰葱嶺出西諸國有兩道傍南山

北陂河西行

循河曰陂音彼義反次下亦同

至莎車為南道南道西踰

葱嶺則出大月氏安息之國也自車師前王庭隨北山

破河西行至疏勒為北道北道西踰葱嶺出大宛康居

奄蔡焉耆出玉門經鄯善且末精絕三千餘里至拘彌

拘彌國居寧彌城去長史所居柳中四千九百里

讀漢書曰

寧彌國土本名指彌

去洛陽萬二千八百里領戶二千一百七十

三口七千二百五十一勝兵千七百六十人順帝永建

四年于寘王放前殺拘彌王興自立其子為拘彌王而

遣使者貢獻于漢敦煌太守徐由上求討之帝赦于寘

罪令歸拘彌國放前不肯陽嘉元年徐由遣疏勒王臣

槃發二萬人擊于寘破之斬首數百級放兵大掠更立

興宗人成國為拘彌王而還至靈帝熹平四年于寘王

安國攻拘彌大破之殺其王死者甚衆戊巳校尉

○劉放日

案文多已字但是和帝以後字並多此一宇也西域長史各發兵輔立拘彌侍

子定興為王時人衆裁有千口其國西接于寘三百九

十里

于寘國居西城去長史所居五千三百里去洛陽萬一

千七百里領戶三萬二千口八萬三千勝兵三萬餘人

建武末莎車王賢強盛攻并于寘徙其王俞林為驪歸

王明帝永平中于寘將休莫霸反莎車自立為于寘王

休莫霸死兄子廣德立後遂滅莎車其國轉盛從精絕

西北至疏勒十三國皆服從而鄯善王亦始強盛自是

南道自葱嶺以東唯此二國為大順帝永建六年于寘

王放前遣侍子詣關貢獻元嘉元年長史趙評在于寘

病癱死評子迎喪道經拘彌拘彌王成國與于寘王建

素有隙乃語評子云于寘王令胡醫持毒藥著創中故

致死耳評子信之還入塞以告敦煌太守馬達明年以

王敬代為長史達令敬隱覈其事敬先過拘彌成國復

說云于寘國人欲以我為王今可因此罪誅建于寘必

服矣敬貪立功名且受成國之說前到于寘設供具請

建而陰圖之或以敬謀告建建不信曰我無罪王長史

何為欲殺我日日建從官屬數十人詣敬坐定建起行

酒敬叱左石執之更士並無殺建意官屬悉得突走時  
 成國主簿奈牧隨敬在會持刃出曰大事已定何為復  
 疑即前斬建于寘侯將輸熒等遂會兵攻敬敬持建頭  
 上樓宣告曰天子使我誅建耳于寘侯將遂焚營舍燒  
 殺更士上樓斬敬懸首於市輸熒欲自立為王國人殺  
 之而立建十安國焉劉放日國人殺之案下文言輸  
 是宇馬達從宇聞之欲將諸郡兵出塞擊于寘桓帝不聽徵  
 達還而以宋亮代為敦煌太守亮到開幕于寘令自斬  
 輸熒時輸熒死已經月乃斷死人頭送敦煌而不言其  
 狀亮後知其詐而竟不能出兵于寘恃此遂驕自于寘

經皮山至

西夜子合德若焉

西夜國一

名漂沙去洛陽萬四千四百里戶二千五百

口萬餘勝

兵三千人地生白草有毒國人煎以為藥傳

箭鏃所中

即死漢書中誤云西夜子合是一國今各自

有王

劉

放日漢書中案漢書作前并大秦

子合國居

呼鞞谷

音先

去疏勒千里領戶三百五十

口四千勝兵千人

德若國領戶百餘口六百七十勝兵三百五十人東去

長吏居三千五百三十里去洛陽萬二千一百五十里

與子合相接其俗皆同自皮山西南經烏耗前音音義

云烏音一加反羌音直涉懸度歷剽實六十餘日行至

烏弋山離國地方數千里時改名排持復西南馬行百

餘日至條支百餘口六百七十餘口三百五十八東法

條支國城在山上周回四十餘里臨西海海水曲環其

南及東北三向路絕唯西北隅通陸道土地暑溼出師

子犀牛封牛孔雀大雀大雀其卵如雞轉北而東復馬

行六十餘日至安息後役屬條支為置大將監領諸小

城焉

安息國居和犢城去洛陽二萬五千里北與康居接南

與烏弋山離接地方數千里小城數百戶口勝兵最為

殷盛其東界木鹿城號為小安息去洛陽二萬里章帝

章和元年遣使獻師子符拔符拔形似麟而無角和帝

永元九年都護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條支臨大海欲

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謂英曰海水廣大往來者逢善風

三月乃得度若還遲風亦有二歲者故入海人皆齋三

歲兼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數有死亡者英聞之乃止

十三年安息王滿屈復獻師子及條支大鳥時謂之安

息雀自安息西行三千四百里至阿蠻國從阿蠻西行

三千六百里至斯賓國從斯賓南行度河又西南至于

羅國九百六十里安息西界極矣自此南乘海乃通大

秦其二多海西珍奇異物焉

大秦國一名犁鞞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國地方數千里

有四百餘城小國役屬者數十以石為城郭列置郵亭

皆塗既之聖飾也音火既反郭璞曰聖白土也音惡有松柏諸木百草人俗

力田作多種樹蠶桑皆髡頭而衣文繡乘輜駟白蓋小

車出入擊鼓建旌旗幡幟所居城邑周圍百餘里城中

有五宮相去各十里宮室皆以水精為柱食器亦然其

王日游一宮聽事五日而後徧常使一人持囊隨王車

人有言事者即以書投囊中王至宮發省理其枉直各

有官曹文書置三十六將皆會議國事其玉無有常人

皆簡立賢者國中災異及風雨不時輒廢而更立受

者甘黜不然其人民皆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

秦土多金銀奇寶有夜光璧明月珠駭雞犀抱朴子曰通天犀有

白理如鏡者以盛米置羣雞中雞欲在米至輒驚却故南人名為駭雞珊瑚琥珀琉璃琅

玕朱丹青碧刺金縷繡織成金縷蜀雜色絞作黃金塗

火浣布又有細布或言水羊毳野鸞繭所作也合會諸

香煎其汁以爲蘇合凡外國諸珍異皆出焉以金銀為

錢銀錢十當金錢一與安息天竺交市於海中利有十

倍其人賈重而無二價穀食常賤國用富饒鄰國使到

其界者若來朝者王都至則給以金錢其王常欲通使

於漢而安息故以漢練與之交易故遮關不得自達  
至始皇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  
牙犀象瑇瑁始乃一通焉其所表貢並無珍異矣傳者  
過焉或云其國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居處幾於  
日所入也漢書云從條支西行二百餘日近日所入則  
與今書異矣前世漢使皆自烏弋以遠莫有至條支者  
又云從安息陸道繞海北行出海西至大秦人度連屬  
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置驛也終無盜賊寇警而道多猛  
虎師子遮害行旅不百餘人齎兵器輒為所食又言有  
飛橋數百里可度海北諸國所生奇異玉石諸物誦怪

多不經故不記云魚秦魏畧曰大秦國俗多奇幻口中

大月氏國氏音支下並同居藍氏城前書藍氏作監氏西接安息四十

九日行東去長史所居六千五百三十七里去洛陽萬

六千三百七十里戶十萬口四十萬勝兵十餘萬人初

月氏為匈奴所滅遂遷於大夏分其國為休密雙靡貴

霜貽頓都密凡五部翎侯後百餘歲貴霜翎侯丘就卻

攻滅四翎侯自立為王國號貴霜王○劉敞曰案侵安文多一王字

息取高附地又滅漢達蜀賓悉有其國丘就卻年八十

餘死子閻膏珍代為王復滅天竺置將一人監領之月

氏自此之後最為富盛諸國稱之皆曰貴霜王漢本其

故號言大月氏云富國諸國稱之皆曰貴國王莫不其

高附國在大月氏西南亦大國也其俗似天竺而弱易

服善賈販內富於財所屬無常天竺蜀賓安息三國強

則得之弱則失之而未嘗屬月氏漢書以為五翎侯數

非其實也後屬安息及月氏破安息始得高附

天竺國一名身毒在月氏之東南數千里俗與月氏同

而卑溼暑熱其國臨大水乘象而戰其人弱於月氏修

浮圖道不殺伐遂以成俗浮圖即佛也從月氏高附國以西

南至西海東至盤起國皆身毒之地身毒有別城數百

城置長別國數十國置王雖各小異而俱以身毒為名

其時皆屬月氏月氏殺其王而置將令統其人士出象

犀珊瑚金銀銅鐵鉛錫西與大秦通有大秦珍物又有

細布好毳毼兼音它關反毼音登毼蒼曰毛膚也釋名曰毼之承大毼前小補上登以上牀也

諸香石密胡椒薑黑鹽和帝時數遣使貢獻後西域及

畔乃絕至桓帝延熹二年四年頗從日南徼外來獻世

傳明帝夢見金人長六頭有光明以問群臣或曰西方

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而黃金色帝於是遣使天

竺問佛道法遂於中國圖畫形像焉楚三英始信其術

中國因此頗有奉其道者後桓帝好神數祀浮圖老子

百姓稍有奉者後遂轉盛東國三千餘里大國也

東離國居沙  
可城在天竺東南三千餘里大國也其土  
氣物與天三同列城數十皆稱王大月氏伐之遂臣  
服焉男女皆長八尺而怯弱乘象駱駝往來鄰國有寇  
乘象以戰  
粟弋國屬康  
谷出名馬牛羊蒲狗衆異其土水美故燕  
葡萄酒特有名焉

嚴國在奄蔡北屬康居出羴皮以輸之

奄蔡國改名阿蘭聊國居地城屬康居士氣溫和多積

松白草前書音義曰白草草之白者又云似莠而細熟時正白牛馬所食焉民俗衣服與

康居同

莎車國西經蒲犁無雷至大月氏東去洛陽萬九百五

十里匈奴單于因王莽之亂略有西域唯莎車王延最

強不肯附屬元帝時嘗為侍子長於京師慕樂中國亦

復參其典法常勅諸子當世奉漢家不可負也天鳳五

年延死謚忠武王子康代立光武初康率傍國拒匈奴

擁衛故都護更士妻子千餘口檄書河西問中國動靜

自陳思慕漢家建武五年河西大將軍竇融乃承制立

康為漢莎車建功懷德王西域大都尉五十五國皆屬

焉九年康死謚亶成王弟賢代之攻破拘彌西夜國皆

殺其王而立其允康兩子為拘彌西夜王十四年賢與

殺其王而立其允康兩子為拘彌西夜王十四年賢與

鄯善王安並遣使詣闕貢獻於是西域始通葱嶺以東諸國皆屬賢十七年賢復遣使奉獻請都護天子以問大司空竇融以為賢父子兄弟相約事漢款誠又至宜加號位以鎮安之帝乃因其使賜賢西域都護印綬及車旗黃金錦繡敦煌太守裴遵上言夷狄不可假以大權又令諸國失望詔書收還都護印綬更賜賢以漢大將軍印綬其使不肯易遵迫奪之賢由是始恨而猶詐稱大都護移書諸國諸國悉服屬焉號賢為單于賢浸以驕橫重求賦稅數攻龜茲諸國諸國愁懼二十一年冬車師前至鄯善焉耆等十八國俱遣子入侍獻其珍

物及得見皆流涕稽首願得都護天子以中國初定北邊未服皆還其侍子厚賞賜之是時賢自負兵強欲并兼西域攻擊益甚諸國聞都護不出而侍子皆還大憂恐乃與敦煌太守檄願留侍子以示蒞車言侍子見留都護尋出冀且息其兵裴遵以狀聞天子許之二十二牟賢知都護不至遂遣鄯善王安書令絕通漢道安不納而殺其使賢大怒發兵攻鄯善安迎戰兵敗亡入山中賢殺略千餘人而去其冬賢復攻殺龜茲王遂兼其國鄯善焉耆諸國侍子又留敦煌愁思皆亡歸鄯善王上書願復遣子入侍更請都護都護不出誠迫於匈奴

天子報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於是鄯善車師復附匈奴而賢益橫焉塞王自以國遠遂殺賢使者賢擊滅之立其國貴人駟鞬為媯塞王賢又自立其子則羅為龜茲王賢以則羅年少乃分龜茲為烏壘國徙駟鞬為烏壘王又更以貴人為媯塞王數歲龜茲國人共殺則羅駟鞬而遣使匈奴更請立王匈奴立龜茲貴人身毒為龜茲王龜茲由是屬匈奴賢以大宛貢稅減少自將諸國兵數萬人攻大宛大宛王延留迎降賢因將還國徙拘彌王橋塞提為大宛王而康居數攻之橋塞提在國歲餘亡歸賢復

以為拘彌王而遣延留還大宛使貢獻如常賢又徙于

寘王俞林為驪歸王立其弟位侍為于寘王歲餘賢疑諸國欲畔召位侍及拘彌姑墨子合王盡殺之不復置

正劉敞曰案文正當作王但遣將鎮守其國位侍子戎亡降漢封

為守節侯莎車將君得在于寘暴虐百姓患之明帝永

平三年其大人都末出城見野豕欲射之豕乃言曰無

射我我乃為汝殺君得都末因此即與兄弟共殺君得

而大人休莫霸復與漢人韓融等殺都末兄弟自立為

于寘王復與拘彌國人攻殺莎車將在皮山者引兵歸

於是賢遣其太子國相將諸國兵二萬人擊休莫霸霸

迎與戰莎車兵敗走殺萬餘人賢復發諸國數萬人自將擊休莫霸霸復破之斬殺過半賢脫身走歸國休莫霸進圍莎車中流矢死兵乃退于寘國相蘇榆勒等共立休莫霸兄子廣德為王匈奴與龜茲諸國共攻莎車不能下廣德承莎車之敝使弟輔國侯仁將兵攻賢賢連被兵革乃遣使以與廣德和先是廣德父拘在莎車數歲於是賢歸其父而以女妻之結為昆弟廣德引兵去明年莎車相且溫廷等且音子余反下同患賢驕暴密謀入城降于寘寘音反于寘工廣德乃將諸國兵三萬人攻莎車賢城守使使謂廣德曰我還汝父與汝婦汝來擊我何為

廣德曰王我婦父也父不相見願各從兩人會城外結盟賢以問且溫且溫曰廣德女婿至親宜出見之賢乃輕出廣德遂執賢而且溫等因內于寘兵虜賢妻子而并其國鎖賢將歸歲餘殺之匈奴聞廣德滅莎車遣五將發焉耆尉黎龜茲十五國兵三萬餘人圍于寘廣德乞降以其太子為質約歲給芻絮冬匈奴復遣兵將賢質子不居徵立為莎車王廣德又攻殺之更立其弟齊黎為莎車王帝元和三年劉放曰案時長史班超發諸國兵擊莎車大破之由是遂降漢事已具班超傳莎車東北至疏勒

疏勒國去長史所居五千里去洛陽萬三百里領戶二萬一千勝兵三萬餘人明帝永平十六年龜茲王建攻殺疏勒王成自以龜茲左侯兜題為疏勒王冬漢遣軍司馬班超劫縛兜題而立成之兄十忠為疏勒王忠後反畔超擊斬之事已具超傳安帝元初中疏勒王安國以舅臣磐有罪徙於月氏月氏王親愛之後安國死無子母持國政與國人共立臣磐同產弟子遺腹為疏勒王臣磐聞之請月氏王曰安國無子種人微弱若立母氏我乃遺腹叔父也我當為王月氏乃遣兵送還疏勒國人素以愛臣磐又畏憚月氏即共奪遺腹印綬迎臣

磐立為王更以遺腹為磐囊城侯後莎車連畔于寘屬

疏勒疏勒以強故得與龜茲于寘為敵國焉順帝末建

二年臣磐遣使奉獻帝拜臣磐為漢大都尉兄子臣勳

為守國司馬五年臣磐遣侍子與大宛莎車使俱詣關

貢獻陽嘉二年臣磐復獻師子封牛至靈帝建寧元年

疏勒王與漢大都尉於獵中為其季父和得所射殺和

得自立為王三年涼州刺史孟佗遣從事任法將敦煌

兵五百人與戊己司馬曹寬劉放曰西域長史張

晏將焉耆龜茲軍前後部合三萬餘人討疏勒攻楨

中城四十餘日不能下引去其後疏勒王連相殺害朝

臣

兵亦不能禁東北經尉頭温宿姑墨龜茲至焉耆

焉耆國王居南河城北去長史所居八百里東去洛陽

八千二百里云萬五千五百萬二千勝兵二萬餘人其

國四面有大山與龜茲相連道險阨易守有漢水曲入

四山之內國極其廣三十餘里永平末焉耆與龜茲共

攻沒都護陳睦副校尉郭恂殺吏士二千餘人至永元

六年都護班超發諸國兵討焉耆危須尉黎山國遂斬

焉耆尉黎二王首傳送京師縣蠻夷居之若今鳴雁

也超乃立焉耆左侯元孟為王尉黎危須山國皆更立

其王至安帝時西域皆畔延光中超子勇為西域長史

復討定諸國元孟與尉黎危須不降永建二年勇與最

煌太守張朗擊破之元孟乃遣子詣闕貢獻

蒲類國居天山西疏榆谷東南去長史所居千二百九

十里去洛陽萬四百九十里戶八百餘口二千餘勝兵

七百餘人廬帳而居逐水草類知田作有羊馬駱駝羊

畜能作弓矢國出好馬蒲類本大國也前西域屬匈奴

而其王得罪單于單于怒徙蒲類人六千餘口內之匈

奴右部阿惡地因號曰阿惡國南去車師後部馬行九

十餘日人口貧羸逃亡山谷間故留為國云

勇猛敢戰以寇秋為事皆被髮隨畜逐水草不知田作  
所出皆與蒲類同

東且彌國東去長史所居八百里去洛陽九千二百五

十里戶三千餘口五千餘勝兵二千餘入盧帳居逐水

草頗田作其所出有亦與蒲類同所居無常

車師前王居交河城河水分流繞城故號交河去長史

所居柳中八十里東去洛陽九千一百二十里領戶千

五百餘口四千餘勝兵二千人

後王居務塗谷去長史所居五百里去洛陽九千六百

二十里領戶四千餘口萬五千餘勝兵三千餘人前後

部及東且彌卑陸蒲類移文是為車師六國北與匈奴

接前部西通焉耆北道後部西通烏孫建武二十一年

與鄯善焉耆遣子入侍光武遣還之乃附屬匈奴明帝

永平十六年漢取伊吾盧通西域遣大將軍竇憲破北

遣兵擊之復降北虜和帝永元二年大將軍竇憲破北

匈奴車師震懼前後王各遣子奉入侍並賜印綬金

帛八年戊辰被尉索顏欲廢後部之涿鞮立破虜侯細

致涿鞮忿前王尉卑大賣已因反擊尉卑大獲其妻子  
明年漢遣將兵長史王林發涼州六郡兵及羌虜胡二  
萬餘人以討涿鞮獲首虜千餘人涿鞮入北匈奴漢軍

追擊斬之立涿獍弟農奇為王至不寧元年後王軍就

及毋沙麻反畔殺部司馬及敦煌事司馬即屬皮特

時置戊巳校尉鎮車師後部行事劉歆曰注和帝置戊巳校尉案此

文云司馬即屬戊至安帝延光四年長史班勇擊軍就

大破斬之順帝末建元年勇率後王農奇子加特奴及

八滑等發精兵擊北虜呼衍王破之勇於是上立加特

奴為後王八滑為後部親漢侯陽嘉三年夏車師後部

司馬率加特奴等千五百人掩擊北匈奴於閭吾陸谷

舉其廬落斬數百級獲單于毋季毋及婦女數百人

牛羊十餘萬頭車千餘兩兵器什物甚衆四年春

北匈奴呼衍王率兵侵後部帝以車師六國接近北虜

為西域蔽扞乃令敦煌太守發諸國兵及玉門關侯伊

吾司馬合六千三百騎救之掩擊北虜於勒山漢軍不

利秋呼衍王復將二千人攻後部破之桓帝元嘉元年

呼衍王將三千餘騎寇伊吾伊吾司馬毛愷遣吏兵五

百人於蒲類海東與呼衍王戰悉為所沒呼衍王遂攻

伊吾屯城夏遣敦煌太守司馬達將敦煌酒泉張掖屬

國吏士四千餘人救之出塞至蒲類海呼衍王聞而引

去漢軍無功而還永興元年車師後部王阿羅多與戊

部侯嚴皓不相得遂忿戾反畔攻圍漢屯田且固城殺

傷吏士後部侯炭遮領餘人畔阿羅多諸漢吏降阿羅多迫急將其母車一從百餘騎亡走北匈奴中敦煌太守宋亮上立後部故王軍就質子卑君為後部王後阿羅多復從匈奴中還與卑君爭國頗收其國人戊校尉閻詳慮其招引北虜將亂西域乃開信告示許復為王阿羅多乃請詳降於是收奪所賜卑君印綬更立阿羅多為王仍將卑君還敦煌以後部人三百帳別屬役之食其稅帳者猶中國之戶數也

論曰西域風土之載前古未聞也漢世張騫懷致遠之

略前書張騫漢中人為博望侯武帝時上言大夏及安田息大宛之屬大國奇物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地廣

里帝班超奮封侯之志超少時家貧長筆一數曰丈夫當從之

封侯安能又事筆視乎語見超傳終能立功西遐羈服外域自兵威之

所肅服財賂之所依誘莫不獻方奇納受資露頂射行

東向而朝天子故或戊己之官分任其事建都護之

總領其權先馴則以羸金而賜龜綬龜謂印文也漢舊儀曰銀印皆龜紐

其文刻曰後服則其官之章野列郵置於要害之路命走驛不於時月商胡販

客日款於塞下其後甘英乃抵條支而歷安息臨西海

以望大秦拒玉門陽關者四萬餘里靡不周盡焉若其

境俗性智之優薄三載物類之區品川河領障之基源

漢書卷九十八 西域傳第六十八

二十一

氣節涼暑之通隔梯山棧谷繩行沙度之道身熱首痛

風災鬼難之域前書杜欽曰蜀賓本漢所立後漢使者

頭痛之山赤土自熱之既臨崢嶸不測之淵行者

步相持繩索相引和法顯游天竺記云西度流沙屢有

熟風惡鬼過之必死葱嶺冬夏有雪有毒龍若犯之則

風雨晦冥飛砂揚塵過此難者萬無一全也○劉放曰

注過此難者莫不怯寫情形審求根實至於佛道神化

案過當作過與自身毒而二漢志莫有稱焉張騫但著地多暑溼

乘象而戰班勇雖列其奉浮圖不殺伐而精文善法導

達之功靡所傳述余聞之後說也其國則殷乎中土玉

烟和氣天竺國記云中天竺命殷樂無戶籍耕王地者

四時和謂之玉聖之所降集賢懿之所挺生本行

釋迦菩薩在兜率施天為諸天無量無邊諸眾說法又

觀我今何處成道利益眾生乃觀見宜於南閩浮提生

有大和今阿云誰中與我為父母者觀見宜於天竺利

利種種迦毘羅城白淨王縻邪夫人可為父母又云四生

之中何生利益觀見同眾生胎生我若化生諸外道等

即誹謗我是幻術也爾時菩薩觀已于同諸天五哀相

現命諸同侶波斯匿王等諸王中生皆作國王與我為

檀越命阿難及諸人等同生為弟子命舍利佛等外道

中生我成道時當受我化回邪入正又有無神迹詭怪

量眾同隨善薩於天竺受生多所利益也則理絕人區

維摩經曰以四大海水入一毛孔中不撓

魚鼈等而彼大海本相如故又舍利佛住

不思議善薩斷取三千大千中國界如陶家輪者右掌申

擲過恒沙國國界之外其中眾生不覺不知又復還本

處都不使人感驗明顯則事出天外涅槃經曰阿闍王

有往來相慈善根力舒其五指遂為五師子見爾時醉象惶懼而

退又五百羣賊劫奪人度投斯匿王收捉剋其兩日棄

入阬中爾時羣賊苦痛不竺同時發聲念南無佛隨達

而騫超無聞者豈其道閉往運數開叔葉乎不然何誣

異之甚也漢自楚英始盛齋戒之祀桓帝又修華蓋之

飾將微義未譯而但神明之邪詳其清心釋累之訓空

有兼遣之宗道書之流也清心謂忘思慮也釋累謂去貪欲也不執著為空執著為

有兼遣謂不空不有虛實兩忘也維摩詰云我及涅槃此二皆空老子云常無欲觀其妙常有欲觀其微故曰

道書之流也且好仁惡殺蠲敝崇善所以賢達君子多愛其

法焉然好大不經奇譎無已維摩經曰爾時毘邪離有長者子名曰寶積與五百

長者子俱持七寶蓋來詣佛所頭面禮足各以其蓋其供養佛佛威神力令諸寶蓋合成一蓋徧覆三千大千

國界諸須彌山乃至日月星宿并十方諸佛說法皆現於寶蓋中又維摩詰三萬二千師子坐高八萬四千由

旬高廣嚴淨來入維摩方丈室包容無所妨礙又四大海水入毛孔須彌山入芥子等也雖鄒衍談

天之辯莊周蝸角之論史記曰談天術劉向別錄曰鄒其書言天事故曰談天莊子曰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

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郭璞注爾雅云蝸牛音瓜談天言大蝸角喻小也尚未足以槩其

萬一又精靈起滅因報相尋若曉而昧者故通人多惑

焉精靈起滅滅謂死輪回無窮已因報相尋謂行有善惡各緣業報也蓋導俗無方適物

異會取諸同歸措夫疑說則大道通矣

贊曰過矣西胡天之外區過遠也音它狄反尚土物琛書曰過矣西土之人

麗人性淫虛不率華禮莫有典書若微神道何恤何拘

言無神道以制胡人則凶猛之性何所憂懼何所拘忌也

西域傳第七十八終 後漢書八十八



烏桓莫音於六反鞞音九言及下並同建武初彭寵反畔於漁陽單于

與共連兵因復權立盧芳使入居五原東觀記芳安定人屬國胡數千

畔在參蠻芳從之詐姓劉氏自稱西平王會匈奴匈奴林

王將兵來降參蠻胡芳因隨入匈奴留數年單于以中國未定欲輔立之遣母樓且王求入五原與假號將軍

李興等結謀與比至單于庭迎芳芳外倚匈奴內因興等故能廣光武初方平諸夏未遑外事遑暇至六年始

令歸德侯劉琄使匈奴匈奴亦遣使來獻漢復令中郎

將韓統報命賂遺金幣以通舊好舊好謂宣帝和帝而

單于驕踞自比冒頓冒頓匈奴單于頭曼之子也即夏

維至頭曼千有餘歲冒頓當始皇之時為鳴鏑弑頭曼代立控弦三十餘萬強盛與諸夏為敵國踞曼無禮寤

尼高祖戲侮呂對使者辭語悖慢前書更始二年冬遣后事見前書

司馬護軍陳遵使匈奴授單于漢制璽綬單于與驕謂

導嫺曰匈奴本與漢為兄弟匈奴中亂孝宣帝輔立呼

韓邪單于改稱臣以尊漢今漢亦大亂為王莽篡位匈奴亦出擊莽空其邊境今天下騷動思漢莽卒以敗而

漢復興亦我力也當復尊我遵與嫺相定帝待之如初

初使命常通而匈奴數與盧方共侵北邊九年遣大司

馬兵漢等擊之經歲無功而匈奴轉盛鈔暴日增十三

年遂寇河東州郡不能禁於是漸徙幽并邊人於常山

關居庸關已東前書代郡有常山關匈奴左部遂復轉

居塞內朝廷患之增緣邊兵郡數千人大築亭候修烽

火匈奴聞漢購求盧芳貪得財帛乃遣芳還隆望得其

賞而芳以自歸為功不稱匈奴所遣單于復耻言其計

故嘗遂不行由是大恨入寇尤深二十年遂至上黨扶  
風天水二十一年久復寇上谷中山殺略鈔掠甚衆北

邊無復寧歲言緣邊之郡無安寧之歲初單于弟右谷蠡王伊屠知

牙師音鹿以次當左賢王左賢王即是單于儲副單

于欲傳其子遂殺知牙師知牙師者王昭君之子也昭

君字嬪南郡人也前書曰南郡秭歸人初元帝時以良家子選入

掖庭時呼韓邪來朝帝勅以宮女五人賜之昭君入宮

數歲不得見御積悲怨乃請掖庭令求行呼韓邪臨辭

大會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豐容靚飾光明漢宮顧景

裴回竦動左右帝見大驚音欲留之而難於失信遂與

匈奴生二子及呼韓邪死其前閼氏子代立欲妻之昭

君上書求歸成帝勅令從胡俗遂復為後單于閼氏焉

比見知牙師被誅出怨言曰以兄弟言之右谷蠡王次

當立以子言之我前單于長子我當立遂內懷猜懼庭

會務閑單于疑之乃遣兩骨都侯監領比所部兵二十

二年單于與死子左賢王烏達襲候立為單于復死弟

差賢王蒲奴立為單于比不得立既懷憤恨而匈奴中

連年旱饑赤地數千里草木盡枯人畜斃投死耗太半

單于畏漢乘其敝乃遣使詣洛陽求和親於是遣中郎

將李茂奉命而比密遣漢人郭衡奉匈奴地圖二十三

年詣西河太守求內附兩骨都侯頗覺其意會五月龍

祠前書曰匈奴法歲正月諸長小會單于 因白單于言莫莫日逐夙來欲為不善若不

計歸音帶 又音多

誅且龍國時比弟焉將王在單于帳下聞之馳以報比

比懼遂歛所主南邊八部衆四五萬人待兩骨都侯還

欲殺之骨都侯且到知其謀皆輕騎亡去以告單于單

于遣萬騎擊之見比衆盛不敢進而還二十四年春八

部大人共議立比為呼韓邪單于以其大父嘗依漢得

安故欲襲其號於是款五原塞願永為蕃蔽扞禦北虜

帝用五官中郎將耿國議乃許之其冬比自立為呼韓

邪單于

東觀記曰十二月癸丑二十五年春遣弟左賢

王莫將兵萬餘人擊北單于弟莫鞬左賢王生獲之又破

北單于帳下并得其衆合萬餘人馬七千匹牛羊萬頭

北單于震怖却地千里初帝造戰車可駕數牛上作樓

櫓置於塞上以拒匈奴

櫓即樓也釋名曰樓無屋為櫓

時人見者或相

謂曰讖言漢九世當却北狄地千里豈謂此邪及是果

拓地焉北部莫鞬骨都侯與右骨都侯率衆三萬餘人

來歸南單于南單于復遣使詣闕奉藩稱臣獻國珍寶

求使者監護遣侍子修舊約二十六年遣中郎將段郴

副校尉王郁使南單于立其庭去五原西部塞八十里

單于乃延迎使者使者曰單于當伏拜受詔單于顧望有  
 頃乃伏稱臣拜訖令譯曉使者曰單于新立誠慙於左右  
 願使者衆中無相屈折也骨都侯等見皆泣下柳等反  
 命詔乃聽南單于入居雲中遣使上書獻駱駝二頭文  
 馬十匹杜預注左傳曰文馬畫馬為文也夏南單于所獲北虜莫鞬左  
 賢王將其衆及南部五骨都侯合三萬餘人畔歸去北  
 庭三百餘里共立莫鞬左賢王為單于月餘日更相攻  
 擊五骨都侯皆死左賢王遂自殺諸骨都侯子各擁兵  
 自守秋南單于遣子入侍奉奏詣闕詔賜單于冠帶衣  
 裳黃金璽盃綈綈音辰草名以辰草染綈因以為名則漢諸侯正制辰綠色綈台蛙反說

文曰紫青也安車羽蓋華藻駕駟寶劍弓箭里節三駟馬二

黃金錦繡繒布萬匹絮萬斤樂器鼓車毼戟甲兵飲食

什器有衣之戰曰紫又轉河東米糒二萬五千斛牛羊三萬六

千頭以贍給之令中郎將置安集掾史將施刑五十人

持兵弩隨單于所處參辭訟察動靜單于歲盡輒遣奉

奏劉攽曰案文少一使字送侍子入朝中郎將從事一人將領詣

關漢遣謁者送前侍子還單于庭交會道路元正朝賀

拜祠陵廟畢漢乃遣單于使令謁者將送賜綵繒子匹

錦四端金十斤太官御食醬及橙橘龍眼荔枝賜單于

母及諸闕氏單于子及左右賢王左右公蠡王骨都侯

有功善者繒綵合萬匹歲以為常匈奴俗歲有三龍祠  
 常以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神南單于既內附兼祠  
 漢帝因會諸部議國事走馬及駱駝為樂其大臣貴者  
 左賢王次左谷蠡王次右賢王次右谷蠡王三謂之四角  
 次左右日逐王次左右温禺鞮王次左右斬將王是為  
 六角皆單于子弟次第當為單于者也異姓大臣左右  
 骨都侯次左右口逐骨都侯其餘日逐且渠當戶諸官  
 號且音子各以權力優劣部衆多少為高下次第焉單  
 于姓虛連題前書曰單于姓攣鞮氏其國秋之日控鞞  
 不異姓有呼衍氏須卜氏丘林氏蘭氏前書曰呼衍氏與此  
氏蘭氏須卜氏四姓為國中名族常與單于婚姻呼衍

三姓貴鍾也氏為左蘭氏須卜氏為右主斷獄聽訟當決輕重口白

單于無文書簿領焉冬前畔五骨都侯子復將其衆三  
 千人歸南部北單于使騎追擊悉獲其衆南單于遣兵  
 拒之逆戰不利於是復詔單于徙居西河美稷因使中  
 郎將段郴及副校尉王郁留西河擁護之為設官府從  
 事掾史令西河長史歲將騎二千弛刑五百人助中郎  
 將衛護單于冬屯夏罷自後以為常及悉復緣邊八郡  
 南單于既居西河亦列置諸部王助為扞戍使韓氏骨  
 都侯屯北地右賢王屯朔方當于骨都侯屯五原呼衍

骨都侯屯雲中郎氏骨都侯屯定襄左南將軍屯鴈門

栗籍骨都侯屯代郡皆領部眾為郡縣偵羅耳目

偵音丑政

反羅音力賀反猶今言探侯偵羅也

北單于惶恐頗還所畧漢人以示善

意鈔兵每到南部下還過亭侯輒謝曰自擊亡虜與鞬

日逐耳非敢犯漢人也二十七年北單于遂遣使詣武

威求和親天子召公卿廷議不決皇太子言曰南單于

新附北虜懼於見伐故傾耳而聽爭欲歸義耳今未能

出兵而反交通北虜臣恐南單于將有志北虜降者且

不復來矣帝然之告武威太守勿受其使二十八年北

匈奴復遣使詣闕貢馬及裘更乞和親并請音樂又求

率西域諸國胡客與俱獻見帝下三府議酬答之宜司

徒掾班彪奏曰臣聞孝宣皇帝勅邊守尉曰匈奴大國

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却敵折衝應對入其數則反為

輕欺今北匈奴見南單于來附懼謀其國故數乞和親

又遠驅牛馬與漢合市重遣名王多所貢獻斯皆外示

富強以相欺誣也臣見其獻益重知其國益虛歸親愈

數為懼愈多然今既禾獲助南則亦不宜絕北羈縻之

義禮無不答謂可頗加賞賜略與所獻相當明加曉告

以前世呼韓邪郅支行事

呼韓單于背德被誅

臣受賞郅支行事

曉告之也郅支行即呼韓兄名呼屠各

呼韓邪單于者也

報答之辭令必

有適適猶所也言報答之辭必令得所也今立景草并上曰章于不忘漢

恩追念先祖舊約欲修和親以輔身安國計議甚高為

單于嘉之往者匈奴數有乖亂呼韓邪到支自相讎隙並

蒙孝宣皇帝垂恩共護故各遣侍子稱藩保塞其後到

支忿戾自絕皇澤而呼韓附親忠孝彌著及漢滅到支

元時到支坐後使者谷吉都護日延壽與副陳湯發西域兵誅斬之遂保國傳嗣子孫

相繼今南單于攜衆向南款塞歸命自以呼韓嫡長次

第當立而侵奪失職猜疑相背數請兵將歸掃北庭策

謀紛紜無所不至惟念斯言不可獨聽又以北單于此

年貢獻欲修和親故拒而未許將以成單于忠孝之

漢東威信總率萬國日月所照皆為臣妾殊俗百蠻義

無親踈服順者褒賞畔逆者誅罰善惡之効呼韓到支

是也今單于欲脩和親款誠已達何嫌而欲率西域諸

國俱來獻見西域國屬匈奴與屬漢何異單于數連兵

亂國內虛耗貢物裁以通禮何必獻馬裘今齊雜繒五

百匹弓鞬鞞丸一矢四鞬音居言反方言云歲弓為鞬藏箭

為鞬丸即箭箠也發四矢曰發見儀禮也○劉攽曰正文矢四發遣遺單于案文多一遣字緣上文已有齊字也

又賜獻馬左骨都侯右谷蠡王雜繒各四百匹斬馬

劍各一尚方少府屬官作供御器物故單于前言先帝

時所賜呼韓邪竿瑟空候皆敗願復裁賜言更請也念單

于國尚未安方厲武節以戰攻為務等語之用不如良  
弓利劍故未以齎言不齎持朕不愛小物於單于便宜

所欲遣驛以聞帝悉納從之二十九年賜南單于羊數

萬頭三十一年北匈奴復遣使如前乃璽書報答思以

綵繒不遣使者單于比之九年薨中郎將段郁將兵赴

吊祭以酒米分兵衛護之弟左賢王莫立帝遣使者齎

璽書鎮慰拜授璽綬遺冠幘絳單衣三襲童子佩刀緄

帶各一童于刀謂小刀也又賜繒綵四千匹令

賞賜諸王骨都侯已下其後單于薨吊祭慰賜以此為

常吊祭其薨者立者立者立浮尤鞬單于莫中元元年立一年薨

弟汗立伊伐於慮鞬單于汗中元二年立永平二年北

匈奴護于丘率衆千餘人來降南部單于汗立二年薨

單于比之子適立醯僮尸逐侯鞬單于適永平二年立

五年冬北匈奴六七千騎入于五原塞遂寇雲中至原

陽南單于擊却之原陽縣名屬雲中郡西河長史馬襄赴救虜乃

引去單于適立四年薨單于莫子蘇立是為丘除車林

鞬單于數月復薨單于適之弟長立胡邪尸逐侯鞬單

于長永平六年立時北匈奴猶盛數寇邊朝廷以為憂

會北單于欲合市遣使求和親顯宗冀其交通不復為

寇乃許之八年遣越騎司馬鄭衆北使報命而南部須

小營都侯等知漢與北虜交使懷嫌怨欲畔密因北使  
 令遣兵迎之鄭衆出塞疑有異伺候果得須卜使人乃  
 上言宜更置大將以防二虜交通由是始直度遼營以  
 中郎將吳棠行度遼將軍事副校尉來苗左校尉閻章  
 右校尉張國將黎陽虎牙營士屯五原曼柏漢官儀曰  
冀并州兵克定天下故於黎陽又遣騎都尉秦彭將兵  
立營以賜者監領兵騎千人屯美稷其年秋北虜果遣二千騎候望朔方作馬革船  
 欲度迎南部畔者以漢有備乃引去復數寇鈔邊郡焚  
 燒城邑殺略甚衆河西城門晝閉帝患之十六年乃大  
 發緣邊兵遣諸將四道出塞北征匈奴南軍于遣左賢

王信隨太僕祭彤及吳棠出朔方高顯攻皇林温禺犢

王於涿邪山虜聞漢兵來悉度漠去彤棠坐不至涿邪

山免以騎都尉來苗行度遼將軍劉歆曰案文行某

凡十處少皆當益之其年北匈奴入雲中遂至漁陽太守廉范擊

郤之詔遣使者高弘發三郡兵追之無所得建初元年

來苗遷濟陰太守以征西大將軍耿秉行度遼將軍

歆曰案秉傳不為大將軍又真為時皇林温禺犢王復

將衆還居涿邪山南軍于聞知遣輕騎與緣邊郡及烏

桓兵出塞擊之斬首數百級降者三四十人其年南部

苦蝗大飢肅宗稟給其食入三萬餘口七年耿秉遷執

金吾以張掖太守鄧鴻行度遼將軍八年北匈奴三木

樓嘗大人稽留斯等率三萬八千八馬二萬匹牛羊十

餘萬款五原塞降元和元年武威太守孟雲上言北單

于復願與吏人合市詔書聽雲遣驛使迎呼慰納之

欲曰案驛當北單于乃遣大且渠伊苴書王等組音下

並驅牛馬萬餘頭來與漢賈客交易詔王大人或前至

同劉放曰案所在郡縣為設官邸賞賜待遇之南單于

聞乃遣輕騎出上郡遼略生口鈔掠牛馬驅還入塞二

年正月北匈奴大人車利涿兵等亡來入塞凡七十三

輩時北虜衰耗黨眾離畔南部及其前于本處其後解

甲擊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復自立乃遠引而去單于長

立二十三年薨單于汗之子宣立伊屠於閭鞮單于宣

元和二年立其歲單于遣兵十餘人獵至涿邪山卒與

北虜温禺犢王遇卒音七因戰獲其首級而還冬孟雲

上言北虜以前既和親而南部復往鈔掠北單于謂漢

欺之謀欲犯塞謂宜還南所掠生口以慰安其意肅宗

從大僕袁安議許之乃下詔曰昔獵狁獯粥之敵中國

其所由來尚矣周曰獯狁堯往者雖有和親之名終

無絲髮之効境堠之人屢嬰塗炭堠堠謂險要之地茶

音苦父戰於前子死於後弱文乘於高障孤兒號於道

路老母寡妻設虛祭飲泣涕想望歸魂於沙漠之表豈

不哀哉父戰於前已下前書實指傳曰江海所以能長

百川者以其下之也老子曰江海所以能為少加屈下

尚何足病况今與匈奴君臣分定辭順約明貢獻累至

豈宜違信自受其曲其勅度遼及領中即將龐奮倍雇

南部所得生口以還北虜雇賞也其南部斬首獲生計功

受賞如常科於是南單于復令莫鞬日逐王師子將輕

騎數千出塞掩擊北虜復斬獲千人北虜眾以南部為

漢所厚又聞取降者歲數千人章和元年鮮卑入左地

擊北匈奴大破之斬優留單于取其匈奴皮而還○錄

案匈奴一種安能盡取其皮明北庭大亂屈蘭儲單于

都須等五十八部口二十萬勝兵八千人詣雲中五原

朔方北地降單于宣立三年薨單于長之弟也屠何立

休蘭尸逐侯鞬單于屯屠何章和二年立時北虜大亂

加以飢蝗降者前後而至南單于將并北庭會肅宗崩

竇太后臨朝其年七月單于上言臣累世蒙恩不可勝

數孝章皇帝聖恩遠慮遂欲見成就故今烏桓鮮卑討

北虜斬單于首級破壞其國令所新降虛渠等詣臣自

言去歲三月中發虜庭北單于創刈南兵又畏丁令鮮

卑令音遜逃遠去依安侯河西今年正月骨都侯等復

後漢書卷之六十一  
六立單于異母兄右賢王為單于其人以兄弟爭立並  
各離散臣與諸王骨都侯及新降渠帥雜議方略皆曰  
宜及北虜分爭出兵討伐破北成南并為一國今漢家  
長無比念又今月八日新降右須日逐鮮堂輕從虜庭  
遠來詣臣言北虜諸部多欲內顧但耻自發遣故未有  
至者若出兵奔擊必有響應今年不往恐復并壹臣伏  
念先父歸漢以來被蒙覆載屢蒙明候大兵擁護積四  
十年臣等生長漢地開口仰食歲時賞賜動輒億萬雖  
垂拱安枕無報効之地願發國中及諸部故胡新降  
精兵遣左谷蠡王師子左呼術日逐王須訾將萬騎出

朔方左賢王安國右大且渠王交勒蘇將萬騎出居延  
期十二月同會虜地臣將餘兵萬人屯五原朔方塞以  
為拒守臣素愚淺又兵衆單少不足以防內外願遣執  
金吾耿秉度遼將軍鄧鴻及西河雲中五原朔方上郡  
太守并力而北令北地安定太守各屯要害冀因聖帝  
威神一舉平定臣國成敗要在今年已勅諸部嚴兵馬  
訖九月龍祠悉集河上唯陛下裁哀省察太后以示耿  
秉秉上言昔武帝單極天下欲臣虜匈奴未遇天時事  
遂無成宣帝之世會呼韓來降故邊人獲安中外為一  
生人休息六十餘年及王莽篡位變更其號

漢賜單于印文曰匈奴

匈奴于璽無漢字王莽改曰新匈奴單于章 耗擾不止單于乃畔光武受命

復懷納之緣邊壞郡得以還復烏桓鮮卑咸脇歸義威

鎮四夷其效如此今幸遭天授北虜分爭以夷伐夷國

家之利宜可聽許秉因自陳受恩分當出命效用太后

從之永元元年以秉為征西將軍與車騎將軍竇憲率

騎八千與度遼兵及南單于眾三萬騎出朔方擊北虜

大破之北單于奔走首虜二十餘萬人劉放曰案文多一人字事

已具竇憲傳二年春鄧鴻遷大鴻臚以定襄太守皇甫

稜行度遼將軍南單于復上求滅北庭於是遣左谷蠡

王師子等將左右部八千騎出鷄鹿塞塞在朔方郡厭

中郎將耿譚遣從事將護之至涿邪山乃留輜重分為

二部各引輕兵兩道襲之左部北過西海至河雲北河雲

匈奴地名右部從匈奴河水劉放曰案匈奴自是木名妄出奴字西繞天山

南度甘微河二軍俱會夜圍北單于大驚劉放曰案文少單于二字

率精兵千餘人合戰單于被創墮馬復上將輕騎數十

遁走僅而免脫得其玉璽獲闕氏及男女五人斬首八

千級生虜數千口而還是時南部連剋獲納降黨眾最

盛領戶三萬四千口二十三萬七千三百勝兵五萬一

百七十故從事中郎將劉列目案文多從字言故事如此置從事二人

耿譚以新降者多上增從事十二人三年北單于復為

天啓二年刊 後漢書二十七 十四

右校尉耿夔所破逃亡不知所在其弟右谷蠡王於除  
韃自立爲單于將右溫禺韃王骨都侯已下衆數千人  
止蒲類海遣使款塞大將軍竇憲上書立於除韃爲北  
單于朝廷從之四年遣耿夔卽授璽綬賜玉劔四具羽  
蓋一駟○劉敞曰案主劔四真非是使中郎將任尚持當云玉具劔四又衍一駟字  
節衛護屯伊吾如南單于故事方欲輔歸北庭會竇憲  
被誅五年於除韃自畔還北帝遣將兵長史王輔以下  
餘騎與任尚共追誘將還斬之破滅其衆單于屯屠何  
立六年薨單于宣弟安國立單于安國永元五年立安  
國初爲左賢王而無稱譽左谷蠡王師子素勇黠多知

前單于宣及屯屠何皆愛其氣決故數遣將兵出塞掩  
擊北庭還受賞賜天子亦加殊異是以國中盡敬師子  
而不附安國由是疾師子欲殺之其諸新降胡初在塞  
外數爲師子所驅掠皆多怨之安國因是委計降者與  
同謀議安國旣立爲單于師子以次轉爲左賢王覺單  
于與新降者有謀乃別居五原界單于每龍會議事師  
子輒稱病不往皇甫稜知之亦擁護不遣單于懷憤益  
甚六年春皇甫稜免以執金吾朱徽行度遼將軍時單  
于與中郎將杜崇不相平迺上書告崇崇諷西河太守  
令斷單于章無由自聞而崇因與朱徽上言南單于安

國疎遠故胡親近新降欲殺左賢王師子及左臺且渠  
劉利等又右部降者謀共迫脇安國起兵背畔請西河  
上郡安定爲之儆備和帝下公卿議皆以爲蠻夷反覆  
雖難測知然大兵聚會必未敢動搖今宜遣有方略使  
者之單于庭與杜崇朱徽及西河太守并力觀其動靜  
如無它變可令崇等就安國會其左右大臣責其部衆  
無橫暴爲邊害者其平罪誅若不從命令爲權時方略  
事畢之後裁行客賜言以主客之禮裁量賜物不多與也亦足以威示百  
蠻帝從之於是徽崇遂發兵造其庭安國夜聞漢軍至  
大驚奔帳而去因舉兵及將新降者欲誅師子師子先

知乃悉將盧落入曼柏城安國追到城下門閉不得入  
朱徽遣吏曉譬和之安國不聽城既不下乃引兵屯五  
原崇徽因發諸郡騎追赴之急衆皆大恐安國舅骨都  
侯喜爲等慮并被誅乃格殺安國安國王立一年單于  
適之子師子立亭獨尸逐侯鞮單于師子永元六年立  
降胡五六百人夜襲師子安集祿王恬將衛護士與戰  
破之於是新降胡遂相驚動十部二十餘萬人皆反  
畔脇立前單于屯屠何子真鞬日逐王逢侯爲單于遂  
殺略吏人燔燒郵亭廬帳將車西向朔方欲度漠北於  
是遣行車騎將軍鄧鴻越騎校尉馮柱行度遼將軍朱

徽將左右羽林北軍五校士及郡國積射緣邊兵漢有

士言尋迹面射之積也烏桓校尉亦與迹同言字通也尚將烏桓鮮卑合四

萬人討之時南單于及中郎將杜崇屯牧師城逢侯將

萬餘騎攻圍之未下冬鄧鴻等言美稷逢侯乃乘冰度

隘向滿夷谷南車于遣子將萬騎及杜崇所領四千騎

與鄧鴻等追擊逢侯於大城塞斬首三千餘級得生口

及降者萬餘人馮柱復分兵追擊其別部斬首四千餘

級任尚率鮮卑大都護蘇拔廐廐罪烏桓大人勿柯八

千騎要擊逢侯於滿夷谷復大破之前後凡斬萬七千

餘級逢侯遂率衆出塞漢兵不能追七年正月軍還馮

柱將虎牙營留屯五原罷遣鮮卑烏桓羌胡兵封蘇拔

廐為率衆王又賜金帛鄧鴻還京師坐逗留失利下獄

死按軍法逗留後帝知朱徽杜崇失胡和又禁其上書

以致反畔皆徵下獄死以鴈門太守龐奮行度遼將軍

逢侯於塞外分為二部自領右部屯涿邪山下左部屯

朔方西北相去數百里八年冬左部胡白胡白入

朔方塞龐奮迎之寇納之其勝兵四千人弱小萬餘口

悉中以分處北邊諸部南單于以其右温禺犢王烏居

戰温禺犢名烏居戰於與安國司謀欲考問之烏居戰將數千人

遂復反畔出塞外山谷間為吏民害秋龐奮馮柱與諸

人

人

郡兵擊烏居戰其衆降於是徙烏居戰衆及諸遠降者  
二萬餘人於安定北地焉在還遷將作大匠逢侯  
飢窮又爲鮮卑所擊無所歸竄逃去塞者駱驛不絕  
于師子立四年慶單于長之子檀立萬氏尸逐鞮單于  
檀末元十年立十二年龐奮遷河南尹以  
彪行度遼將軍南單于比歲遣兵擊逢侯  
還生口前後以千數逢侯轉困迫十六年  
詣闕首獻願和親脩呼韓邪故約和帝以其舊禮不備  
未許之而厚加賞賜不答其使元興元年  
重遣使詣敦煌首獻辭以國貧未能備禮願請大使營  
遣子入侍天子

降大使至國卽遣了隨大使入持

時鄧太后臨朝亦不答其使但加賜

而已永初三年

安帝卽位之二年也

夏漢人韓琮隨南單于入朝

旣還說南單于云關東水潦人民飢餓死盡可擊也單

于信其言遂起兵反畔攻中郎將耿种於美稷秋王彪

卒冬遣行車騎將軍何熙副中郎龐雄擊之

○劉攽曰案文少一

將字四年春檀遣千餘騎寇常山中山以西域校尉梁懂

行度遼將軍

謹音勤

與遼東太守耿夔擊破之事已具謹

夔傳單于見諸軍並進大恐怖顧讓韓琮曰汝言漢人

死盡今是何等人也

顧反也讓責也反顧責韓琮也

乃遣使乞降許之

單于脫帽徒跣對龐雄等拜陳道死罪於是赦之遇待

如初乃還所鈔漢民男女及羌所略轉賣入匈奴中者

合萬餘人南單于但信轉琮之言起兵反既五年梁懂

免以雲中太守耿夔行度遼將軍元初元年安帝未初六年改爲

元初夔免以烏栢校尉鄧遵爲上遼將軍遵皇太后之

從弟故始爲真將軍焉自置度遼將軍以來皆權行其事今始以鄧遵爲正度遼將軍

此後更無四年逢侯爲鮮卑所破部衆分散皆歸北虜

五年春逢侯將百餘騎亡還詣朔方塞降鄧遵奏徙逢

侯於潁川郡逢侯本是前單于屯者何于右莫韃曰逐于諸降胡萬餘人脅三萬單于既被鮮卑

所破都衆分散若降作匈奴或建元元年安帝元初七年改爲永寧

元寧二年鄧遵免復以耿夔代爲度遼將軍時鮮

卑寇邊夔與温禺犢王呼尤徽將新降者連年出塞討

擊鮮卑還復各令屯列衝要還使新降者屯列衝要而耿夔徵發

煩劇新降者皆悉恨謀畔單于檀立二十七年薨弟拔

立耿夔復免以太原太守法度代爲將軍劉攽曰案一傳中處處

皆云度遼將軍惟三處沒度遼字烏稽侯尸逐鞮單于

拔延光三年立夏新降一部大人阿族等遂反畔脇呼

尤徽欲與俱去呼尤徽曰我老矣受漢家恩寧死不能

相隨衆欲殺之有救者得免阿族等遂將妻子輜重亡

去中郎將馬翼遣兵與胡騎追擊破之斬首及自投河

死者殆盡殆近也欲死獲馬牛羊萬餘頭冬法度卒四

年漢陽太守傅眾代為將軍其冬傅眾復卒永建元年

順帝即以遼東太守龐參代為將軍先是朔方以西障

塞多不修復鮮卑因此數寇南部殺漸將王匈奴有左

單于憂恐上言求復障塞順帝從之乃遣黎陽營兵出

屯中山北界黎陽先置營兵以南單于求復障塞恐入

之定州是也定州增置緣邊諸郡兵列屯塞下教習戰

射單于拔立四年薨弟休利立去特若尸逐就單于休

利永建三年立四年龐參遷大鴻臚以東平相宋漢代

為度遼將軍陽嘉二年漢遷太僕以烏桓較尉耿曄代

為度遼將軍永和元年陽嘉五年改曄病徵以護羌較

尉馬續代為度遼將軍五年夏南匈奴左部句龍王吾

斯車紐等背畔率三千餘騎寇西河因復招誘右賢王

合七八千騎圍美稷殺朔方代郡長史馬續與中郎將

梁竝烏桓較尉王元發緣邊兵及烏桓鮮卑羌胡合二

萬餘人掩擊破之吾斯等遂更屯聚攻沒城邑天子遣

使責讓單于開以恩義令相招降單于本不豫謀乃脫

涓避帳詣並謝罪並以病徵五原太守陳龜代為中郎

將龜以單于不能制下吾斯等攻沒城邑單于雖不預

任逼迫之單于及其弟左賢王皆自殺單于休利立十

三年龜又欲徙單于近親於內郡而降者逐更狐疑龜

坐下獄死陳龜逼迫單于及弟皆令自殺又欲徙其親近者遂致狐疑此則陳龜之繇也大將

軍梁商以羌胡新反黨眾初合難以兵服宜用招降乃

上表曰匈奴寇畔自知罪極窮鳥困獸皆知救死况種

類繁熾不可單盡單亦盡也猶書云謨謀孔安國今轉日謨亦謀也即是古書之重語今轉

運日增三軍疲苦虛內結外非中國之利竊見度遼將

軍馬續素有謀謨且典邊日久深曉兵要每得續書與

臣策合宜令續深溝高壁以恩信招降宣示購賞明其

期約如此則醜類可服醜等也國家無事矣帝從之乃

詔續招降畔虜商又移書續等曰中國安寧忘戰日久

良騎野合交鋒接矢決勝當時戎狄之所長而中國之

所短也強弩乘城取營固守以待其衰中國之所長而

戎狄之所短也宜務先所長以觀其變設購開賞宣示

反悔勿貪小功以亂大謀續及諸郡並各遵行於是右

賢王部仰鞬等萬三千口詣續降秋句龍吾斯等立句

龍王車紐為單于東引烏桓西收羌戎及諸胡等數萬

人攻破京兆虎牙營虎牙營即京兆虎牙都尉也西羌傳云置虎牙都尉於長安扶風都

尉於雍漢官儀曰涼州近羌數犯三輔殺上郡都尉及

軍司馬遂寇掠并涼幽冀四州乃徙西河治離石離石

河之屬上郡治夏陽朔方治五原移朔方就冬遣中郎

將張耽將幽州烏桓諸郡營兵擊畔虜車紐等戰於馬

邑斬首三千級獲生口及兵器牛羊甚衆車紐等將諸  
豪帥骨都侯乞降而吾斯猶率其部曲與烏桓寇鈔六  
年春馬續率鮮卑五千騎到穀城擊之斬首數百級張  
耽性勇銳而善撫士卒軍中皆為用命遂繩索相懸上  
通天山大破烏桓悉斬其渠帥還得漢民獲其畜生財  
物夏馬續復免以城門校尉吳武代為將軍漢安元年  
順帝永和七年改秋吾斯與莫鞬臺耆且渠伯德等復  
掠并部莫鞬或作莫鞬前書兩字通今依前書不改也呼蘭若尸逐就單于兜  
樓儲先在京師漢安二年立之天子臨軒大鴻臚持節  
拜授璽綬引上殿賜青蓋駕駟鼓車安車駙馬騎玉具

刀劍什物

玉具標首鐔衛盡用玉為之

給綵布二千匹賜單于闕氏

以下金錦錯雜具駟車馬二乘遣行中郎將持節護送

單于歸南庭詔太常大鴻臚與西國侍子於廣陽城門

外廣陽洛陽城西面南頭門

祖會饗賜作樂用抵百戲

角抵之戲則魚龍爵馬之屬言兩兩相當亦角而為抵對也今之鬪用古

順帝幸之角抵也。劉敞曰注今之鬪用案用當作朋

胡桃宮臨觀之冬中郎將馬寔募刺殺句龍吾斯送首

洛陽建康元年

漢安三年改

進擊于餘黨斬首千二百級

烏桓七十萬餘口皆詣寔降車垂牛羊不可勝數單于

兜樓儲立五年薨伊陵尸逐就留于居車兒建和元年

立桓帝即至永壽元年

桓帝永壽元年改為永壽元年

匈奴左莫鞬臺

者且渠伯德等復畔寇鈔美稷安定屬國都尉張奐擊破降之事已具奐傳延熹元年帝南單于諸部並畔遂與烏桓鮮卑寇緣邊九郡以張奐為北中郎將討之單于諸部悉降奐以單于不能統理國事乃拘之上立

左谷蠡王

張奐上書請立左谷蠡王為單于

帝詔曰春秋大居正

春秋法五始之

要故經曰元年春王正月言王者即位之年宜大開恩宥其居車兒即是桓帝即位之建和元年立自立以來

一心向化居車兒一心向化何罪而黜其遣還單于居

車兒立二

十五年薨子某立

凡言某者史失其名故稱某以記之夷狄無字既無

典諸故某者即是其名。劉攽曰注屠特若尸逐就單

案此是兩說中間當有一說二字于某熹平元年立熹平靈帝六年單于與中郎將臧旻

出鴈門擊鮮卑檀石槐大敗而還是歲單于薨子呼徵

立單于呼徵光和元年

靈帝熹平七年改為光和元年

立二年中郎將

張修與單于不相能修擅斬之更立右賢王羌渠為單

于修以不先請而擅誅殺檻車徵請廷尉抵罪

前書注日抵至

也殺人者成張修擅斬單于呼徵故至其罪也

單于羌渠光和二年立中平四

年靈帝光和七年改為中平前中山太守張純反畔遂率鮮卑寇邊

郡靈帝詔發南匈奴兵配幽州牧劉虞討之單于遣左

賢王將騎詣幽州國人恐單于發兵無已五年右部醜

落與休著各胡白馬銅等十餘萬人反攻殺單于單于

羌渠立十年子右賢王於扶羅立

於扶羅即是前趙劉元海之祖也其元海

為亂晉之首持至月逐侯單于於扶羅中平五年立國人殺

其父者遂畔共立須卜骨都侯為單于而於扶羅詣闕

自訟會靈帝崩天下大亂單于將數千騎與白波賊合

兵寇河內諸郡時民皆保聚抄掠無利而兵遂挫傷復

欲歸國國人不受乃止河東遂止河東平陽也須卜骨都侯為

單于一年而歿南庭遂虛其位以老王行國事單于於

扶羅立七年歿弟呼厨泉立於扶羅即劉元海之祖單呼厨泉即元海之叔祖單

于呼厨泉與平二年獻帝初平五年改為興平元年○劉放曰案下文立字當屬此句

立以兄被逐不得歸國數為鮮卑所抄建安元年帝自

長安東歸右賢王去卑與白波賊帥韓暹等待衛天子

拒擊李傕郭汜及車駕還洛陽又徙遷許然後歸國謂

平陽也二十一年單于來朝曹操因留於鄴留呼厨泉於鄴而遣去卑

歸平陽監其五部國而遣去卑歸監其國焉

論曰漢初遭冒頓凶黠種眾強熾高祖威加四海而窘

平城之圍前書云高祖自將兵三十二萬擊韓王信先至平城冒頓縱兵三十萬騎圍帝於白登七

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故歌曰平城之事甚大苦太

七日不得食不能彎弓弩得陳平秘計然後得免也

宗政隣刑措不雪僨辱之耻前書贊曰斷獄四百幾致刑措幾近也今言政鄰刑

措鄰亦近也逮孝武亟興邊略有志匈奴赫然命將戎旗星

屬如衆星之措連屬言其多侯列效匈奴通甘泉列置候兵於近郊畿天子在甘泉宮

而烽火時到甘泉宮也而猶鳴鏑揚塵出入畿內鳴鏑即匈奴自箭也謂匈奴自

羊樓煩王在河南去京師一千餘里古者王幾千里言  
匈奴寇邊即出入幾內世宗逐樓煩白羊始得河南之  
地以築朔方今夏州是也我至於窮竭武力單用天財  
夏州去京師一千二百里

單盡也言盡歷紀歲以攘之寇雖頗折而漢之疲耗畧  
用天下之財

相當矣漢武好征戶口減半即是宣帝值虜庭分爭呼  
死亡與殺匈奴相當也

韓邪來臣乃權納懷柔因為邊衛虜庭分爭謂五單干

因請款關永為邊衛前書云日逐王薄胥堂為屠者單  
于呼揭王為呼揭單于莫鞅王為車犁單于烏籍都尉

為烏籍單于并呼罷關徼之徼息兵民之勞匈奴既降

韓邪凡五單于也北庭不徼

備勞者並龍駕帝服鳴鍾傳鼓於清渭之上案前書宣

得休息也年正月呼韓邪朝甘泉宮漢龍以殊禮位在諸侯王上  
贊謁者稱臣而不名禮畢使者導單于宿長平上自甘

泉宿池陽宮詔單于母謁左右高戶及羣臣皆列觀及  
諸蠻夷君長王侯數萬人咸迎於渭橋下夾道陳上登

渭橋咸稱萬歲○劉宗曰南面而朝單朔易無復匹

注贊謂者察文多一者字南面而朝單朔易無復匹

馬之蹤匈奴即降朔方易水之地六世餘年矣後王莽

陵篡擾動戎夷自宣帝甘露二年至平帝末年北邊無匈

費日三世稱實於漢庭是時邊城晏閑牛馬布野三世

無犬吠之警黎庶忘干戈之役後六十餘歲之間禮王  
莽篡位始開邊際三世謂元帝成帝各為一世哀平二

帝皆元帝之孫共為一世故三世也王莽執政始開邊  
際續以更始之亂方夏幅裂更始無道擾亂方內自是

匈奴得志狼心復生乘間侵佚害流傍境及中興之初  
更通舊好及光武中興更報命連屬金幣載道報命相

往來不絕金帛常載而單于驕踞益橫內暴滋深二世祖

於道言其賞遺常行命賂遺金帛以通舊好而世祖以用

單于驕踞自比冒頓對使者辭語轉慢也

事諸華未逞沙塞之外忍愧思難徒報謝而已雖得

之詞而忍其羞悃思其忠因徙幽并之民增邊屯之卒

難但以其善言報謝而已及關東稍定隴蜀已清其猛夫將

穆徒幽并之人增莫不頓足攘手爭言衛霍之事爭言衛

帝亦厭兵間脩文政未之許也其後匈奴爭立日逐來

本願脩呼韓之好以禦北狄之衝比季父孝單于與以

日逐南匈奴奉養稱臣未為外扞天子總攬群策和而

納焉總攬群臣之策善均從衆乃詔有司開北鄙擇肥

美之地量水草以處之馳中郎之使盡法度以臨之制

衣裳備文物加重綬綬之綬正單于之名於是匈奴分

始有南北二庭焉讎釁既深互伺便隙控弦抗戈覘望

風塵雲屯鳥散更相馳突至於陷潰創傷者靡歲或寧

而漢之塞地晏然矣由南北二庭自相馳突而後亦頗

為出師并兵窮討命竇憲耿夔之徒前後並進皆用果

譎設竒數異道同會究掩其窟穴躡北追奔軍走日三

千餘里北虜烏孫迤奔漢北乃遂破龍祠焚薊幕阬十

角牯闕氏械在手曰牯銘功封石倡呼而還為勤石立

山猶前書霍去病登臨單于震懾屏氣蒙氈遁走於烏

孫之地而漠北空矣漠北既空宜既若因其時執及其

虛曠還南虜於陰山歸河西於內地河西虜眾居之千

時遂為邊竟若還

天啓三年刊

後漢書卷之二十一

南虜於陰山上申光武權宜之略下防戎羯亂華之變

即為內地也戎羯之亂興於永嘉之卒即勒燕然乃居永元之歲使

中人以上始可預其將來竇憲庸才寧可責其謀慮使

耿國之笑不謬於當世庭武二十四年入部大人共立北為呼韓邪單于效五原塞願

永為蕃蔽扞禦北方守用五袁安之議見從於後王實

官中國將歌國議乃許之也若從耿國表安之憲

欲立北單于平易正直若此其弘也議即言乎易正直

安議不許也之弘遠也而竇憲矜三捷之効忽經世之規狼戾不端

專行威惠二捷言勝也自矜功伐專行威惠為臣不忠

屠何上言宜及北虜分爭出兵討伐破北成南并為一

國今漢家長無北念既威北邊即宜備成南部更請存

立其何遂復更立北虜反其故庭永元三年將軍竇憲

惑哉北單于朝廷從之四年即授璽綬方欲捕歸北庭曾竇

憲被誅五年於除健自畔還北帝遣將兵長史王輔誅

之誅並恩兩護以私已福弃蔑天公言竇憲斬日逐刊石

以資南部重存亂緒滋生孽燕南北俱存即是並恩兩

護以私口福乃招其禍斯則棄蔑天公之事也天公謂

天子也前書云老秃翁何為首鼠兩端秃翁即天翁也

高祖云幾敗乃公事乃公即汝公也博史直筆時復存

其質坐樹大鯁末言前載何恨憤之深乎由竇憲請立

言也奴滋蔓即是坐樹大鯁末自後經綸失方畔服不一其

言前事深可恨哉載事也單盡也單降及後世翫為常俗終於

為疾毒胡可單言與殫同也吞噬神鄉丘墟帝宅嗚呼千里之差與自毫端失得之

源百世不磨矣既勒燕然之後若復南虜於漠北引侍

萬曆十年補刊

後漢書卷之九

二十一

墟帝宅愍懷二帝沉沒虜庭差之毫端一至於此百代無滅誠可痛心也

贊曰匈奴既分

謂分為南

羽書稀聞

檄書有急即插野鳥羽其上也

心難悔終亦紛

云紛紜之事

劉歆曰章懷注書時分與諸臣此卷不知誰值之最為淺陋不與前同亦疑其將終篇故特草草耳

後之讀者將以為傳寫之誤聊記之云

南匈奴傳第七十九終

後漢書八十九

烏桓鮮傳第八十

後漢書九十卷

烏桓

烏桓者本東胡也漢初匈奴冒頓滅其國餘類保烏桓山因以為號俗善騎射弋獵禽獸為事隨水草於放牧居無常處以穹廬為舍東開向日食肉飲酪以毛毳為

衣

鄭玄注周伴曰毛之縠細者為毳也

貴少而賤老其性悍塞

說文曰悍勇也塞謂

不通怒則殺父兄而終不害其母以母有族類父兄無相

仇報故也有勇健能理決鬪訟者推為大人無世業相

繼邑落各有小帥數百千落自為一部大人有所召呼

則刻木為信雖無文字而部眾不敢違犯氏姓無常以

大人健者名字為姓大人以下各自畜牧營產不相徭

役其嫁娶則先略女通情杜預注左傳曰不以道取為畔或半歲百日

然後送牛馬羊畜以為聘幣壻隨妻還家妻家無尊卑

旦旦拜之而不拜其父母為妻家僕役一二年間妻家

乃厚遣送女居處財物一皆為辦其俗妻後母報寡嫂

死則歸其故夫計謀從用婦人唯鬪戰之事乃自決之

父子男女相對踞蹲以髡頭為輕便婦人至嫁時乃養

髮分為髻著句決飾以金碧猶中國有箇步搖箇音吉悔反字

或為幪婦人首飾也續漢與服志曰公卿列侯夫婦人

人紺繒幪釋名皇皇后首飾上有垂珠步則搖之能刺韋作文繡織氈廣雅曰氈毼蜀也氈音男子能

作弓矢鞍勒勒馬街也鍛金鐵為兵器其土地宜稌及東牆

東牆似蓬草實如稌子至十月而熟見鳥獸孕乳以別

四節俗貴兵死歛屍以棺有哭泣之哀至葬則歌舞相

送肥養一犬以彩繩纓牽并取死者所乘馬衣物皆燒

而送之言以屬累犬屬累乃付託也使護死者魂神歸赤山赤

山在遼東西北數千里如中國人死者魂神歸岱山也

傳物志太山天帝孫也主召人魂東方萬物始故知人生命敬鬼神祠天地日月星

辰山川及先大人有健名者祠用牛羊畢皆燒之其約

法違大人言者罪至死若相賊殺者令部落自相報不

止詣大人告之聽出馬牛羊以贖死其自殺父兄則無

罪若亡畔為大人所捕者邑落不得受之皆徙逐於雍

狂之地沙漠之中其土多蝮蛇在丁令西南烏孫東北

焉前書音義曰丁令匈奴別種也令音零烏桓自為冒頓所破眾遂孤弱

常臣伏匈奴歲輸牛馬羊皮過時不具輒沒其妻子及

武帝遣驃騎將軍霍去病擊破匈奴左地因徙烏桓於

上谷漁陽右地平遼東五郡塞外為漢偵察匈奴動靜

偵覘也音丑政反其大人歲一朝見於是始置護烏桓校尉秩

二千石擁節監領之使不得與匈奴交通昭帝時烏桓

漸強乃發匈奴單于家墓以報冒頓之怨匈奴大怒乃

東擊破烏桓大將軍霍光聞之因遣度遼將軍范明友

將二萬騎出遼東邀匈奴而虜已引去明友乘烏桓

敗遂進擊之斬首六千餘級獲其三王首而還由是烏

桓復寇幽州明友輒破之宣帝時乃稍保塞降附及王

莽篡位欲擊匈奴與十二部單使東域將軍光領烏桓

下令其地代郡皆賞其妻子於郡縣烏桓不便水土懼

久屯不休數求謁去莽不肯遣遂塔上塔音抄盜而

諸郡盡殺其質由是結怨於莽匈奴因誑誑音豪帥以為

吏餘者皆罵莽為烏桓之光武初烏桓與匈奴更立為寇代

郡以東北被其害是正近塞朝發烏桓王莽第五郡

民庶家受其辜王莽烏桓縣損壞百姓流離在在烏桓

外白山者最爲富武二十一年是伏波將軍烏桓  
將三千騎出五原關擊之烏桓烏桓遂知悉相率逃  
走遂斬百級而還烏桓復尾擊後後遂晨夜奔歸北  
入塞馬死者千餘匹二十二年匈奴國亂烏桓乘弱擊  
破之匈奴轉徙數千里漠南地空帝乃以幣帛賂烏  
桓二十五生遼西烏桓大人郝旦等九百二十二人率  
衆向化詣闕朝貢獻奴婢牛馬及弓虎豹貂皮是時四  
夷朝賀絡驛而至天子乃命大會勞饗賜以珍寶烏桓  
或願留宿衛於是封其渠帥爲侯王君長者八十一人  
皆居塞內布於緣邊諸郡今招來種人給其衣食遂爲

漢偵侯助擊匈奴鮮卑時司徒掾班彪上言烏桓天性

黠好爲寇賊若久放縱而無總領者必復侵掠居人

但委主降掾史蓋當時權置也下恐非所能制臣愚以

爲宜復置烏桓校尉誠有益於附集省國家之邊慮帝

從之於是始復置校尉於上谷甯城甯城縣名前書甯

亦作寧寧甯甯開營府并領鮮卑賞賜質子歲時互市焉

及明章和二世皆保塞無事安帝末初三年夏漁陽烏

桓與右北平胡千餘寇代郡上谷秋雁門烏桓李蒙王

無何允劉放曰案魏志名無何而已無允字此下與

無何允文隆時亦無之下有允字遂此誤有允也與

無何允文隆時亦無之下有允字遂此誤有允也與

與大軍戰於九原九原縣名屬五原郡漢軍大敗殺虜長

吏乃遣軍騎將軍何度遼將軍梁德等擊大破之無

何乞降鮮卑走還塞外是後烏桓稍復親附虜其大人

戎朱虜為漢都尉虜音胡順帝陽嘉四年冬烏桓寇雲

中遼截道上商賈車牛千餘兩度遼將軍耿种率二千

餘人追擊不利又戰於沙南斬首五百級沙南縣屬雲中郡有蘭池

城烏桓遂圍躡於蘭池城於是發積射士二千人度遼

營千人配上郡屯以討烏桓烏桓乃退永和五年烏桓

大人阿堅羌渠等與南匈奴左部句龍吾斯反畔中郎

將張耽擊破斬之餘眾悉降桓帝永壽中朔方烏桓與

休著屠各並畔中郎將張奐擊平之延熹九年夏烏桓

復與鮮卑及南匈奴鮮卑寇緣邊九郡俱反張奐討之

皆出塞去靈帝初烏桓大人卜谷有難樓者九千餘落

遼西有立力居者眾五千餘落皆自稱王又遼東蘇僕

延眾千餘落自稱峭王峭音十笑反右北平烏延眾八百餘

落自稱汗魯王並勇健而多計策中平四年前中山大

守張純畔入立力居眾中自號彌天安定王遂為諸郡

烏桓元帥寇掠青徐幽冀四州五年以劉虞為幽州牧

虞購募斬純首北州乃定獻帝初平中立力居死子樓

班年少從下蹋頓有武略代立蹋音大總攝三郡眾皆

從其號令建安初冀州牧袁紹與前將軍公孫瓚相持  
不決蹋頓遣使詣紹求和親遂遣兵助瓚破之紹矯  
制賜蹋頓難樓蘇僕延烏桓烏延等皆以單于印後  
難樓蘇僕延率其部眾奉樓班為單于蹋頓為王然蹋  
頓猶秉計策廣陽人閻柔少沒烏桓鮮卑中為其種人  
所歸信柔乃因鮮卑眾殺烏桓校尉刑舉而代之袁紹  
因寵慰柔以安北邊及紹子嵩敗奔蹋頓時幽冀吏人  
奔烏桓者十萬餘戶尚欲憑其兵力復圖中國會曹操  
平河北閻柔率鮮卑烏桓歸附操即以柔為校尉建安  
十二年曹操自征烏桓大破蹋頓於柳城斬之首虜二

十餘萬人袁尚與樓班烏延等皆走遼東遼東太守公  
孫康並斬送之其餘眾萬餘落悉徙居中國云

鮮卑

鮮卑者亦東胡之支也別依鮮卑山故因號為其言語

習俗與烏桓同唯婚姻先髡頭以季春月大會於饒樂

水上

水在今營州北

飲讌畢然後配

又禽獸異於中國者野

馬原羊角端牛以角為弓俗

之角端弓者

郭璞注爾雅曰原羊

似兵羊而大角出西方前書音義曰用端以牛角可為弓

又有貂豹麕子皮毛柔頰

貂音女滑反麕音胡昆反

故天下以為名裘漢初亦為

冒頓所破遠竄遼東塞外與烏桓相接未常通中國焉

光武初匈奴強盛率鮮卑與烏桓寇抄北邊殺畧吏人無有寧歲建武二十一年鮮卑與匈奴入遼東太守祭彤擊破之斬獲殆盡事已具彤傳由是震怖及南單于附漢北虜孤弱二十五年鮮卑始通驛使○劉放曰案驛當作譯見其後都護偏何等詣祭彤求自効功因令擊北匈奴左伊育訾部斬首二千餘級其後偏何連歲出兵擊北虜還輒持首級詣遼東受賞賜三十年鮮卑大人於仇賁蒲頭等率種人詣闕朝賀慕義內屬帝封於仇賁為王蒲頭為侯時漁陽赤山烏桓款志賁等數寇上谷永平元年祭彤復賂偏何擊款志賁破斬之於是鮮卑大人皆來歸附並詣遼東受賞賜青徐二州給錢歲二億七千萬為常明章二世保塞無事和帝永元中大將軍竇憲遣右校尉耿夔擊破匈奴北單于逃走鮮卑因此轉徙據其地匈奴餘種留者尚有十餘萬落皆自號鮮卑鮮卑由此漸盛九年遼東鮮卑攻肥如縣肥如縣故城在今平也太守祭參坐沮敗下獄死十三年遼東鮮卑寇右北平因入漁陽太守擊破之延平元年鮮卑復寇漁陽漁陽太守張顯率數百人出塞追之兵馬掾嚴授諫曰前道險阻賊執難量宜日結營先令輕騎偵視之顯意甚銳怒欲斬之因復進兵遇虜伏發士卒悉走唯授力戰

萬曆二十七年刻

身被十創手殺數人而死顯中流矢主簿衛福功曹徐  
 咸皆自投赴顯俱歿陣鄧太后策書褒歎賜顯錢六十  
 萬以家二人為郎授福咸各錢十萬除一子為郎安帝  
 永初中鮮卑大人燕荔陽詣闕朝賀鄧太后賜燕荔陽  
 王印綬赤車參駕令止烏桓校尉所居窰城下通胡市  
 因築南北兩部質館築館以受降質鮮卑邑落百二十部各遣  
 入質是後或降或畔與匈奴烏桓更相攻擊元初二年  
 秋遼東鮮卑圍無慮縣無慮縣屬遼東郡也州郡合兵固保清野  
 鮮卑無所得清野謂收斂積聚不令寇得之也復攻扶黎營殺長吏扶黎  
縣屬遼東屬國故城在今營州東南四年遼西鮮卑連休等遂燒塞門寇

百姓烏桓大人於秩居等與連休有宿怨共郡兵奔擊  
 大破之斬首千三百級悉獲其生口牛馬財物五年秋  
 代郡鮮卑萬餘騎遂穿塞入寇分攻城邑燒宮寺殺長  
 吏而去乃發緣邊甲卒黎陽營兵屯上谷以備之冬鮮  
 卑入上谷攻居庸關復發緣邊諸郡黎陽營兵積射士  
 步騎二萬人屯列衝要六年秋鮮卑入馬城塞殺長吏  
馬城縣名屬代郡也度遼將軍鄧遵發積射士三千人及中郎將  
 馬續率南單于與遼西右北平兵馬會出塞追擊鮮卑  
 大破之獲生口及牛羊財物甚眾又發積射士三千人  
 馬三千匹詣度遼營屯守永寧元年遼西鮮卑大人烏

倫其至鞬率衆詣鄧遵降奉貢獻詔封烏倫爲率衆王  
其至鞬爲率衆侯賜綵繒各有差建光元年秋其至鞬  
復畔寇居庸雲中太守成嚴擊之兵敗散功曹楊穆以  
身捍嚴與俱戰歿鮮卑於是圍烏桓校尉徐常於馬城  
度遼將軍耿夔與幽州刺史龐參發廣陽漁陽涿郡甲  
卒分爲兩道救之常夜得潛出與夔等并力並進攻賊  
圍解之鮮卑旣累殺郡守膽意轉盛控弦數萬騎延光  
元年冬復寇鴈門定襄遂攻太原掠殺百姓二年冬其  
至鞬自將萬餘騎入東領候分爲數道攻南匈奴於蔓  
柏縣名屬五原郡也薊鞬日逐王戰死殺千餘人三年秋復寇

高柳擊破南匈奴殺漸將王順帝永建元年秋鮮卑其  
至鞬寇代郡太守李超戰死明年春中郎將張國遣從  
事將南單于兵步騎萬餘人出塞擊破之獲其資重二  
千餘種時遼東鮮卑六千餘騎亦寇遼東玄菟烏桓校  
尉耿畢發緣邊諸郡兵及烏桓率衆王出塞擊之斬首  
數百級大獲其生口牛馬什物鮮卑乃率種衆三萬人  
詣遼東乞降二年四年鮮卑頻寇漁陽朔方六年秋耿  
畢遣司馬將胡兵數千人出塞擊破之冬漁陽太守又  
遣烏桓兵擊之斬首八百級獲牛馬生口烏桓豪人扶  
漱官勇健每與鮮卑戰輒陷敵詔賜號率衆君陽嘉元

年冬耿晁遣烏桓親漢都尉戎朱虜率衆王侯咄歸等

○劉放志此衆字作將字言率將胡王等  
曰案魏出塞後乃封爲率衆王侯長也

出塞抄擊鮮

卑大斬獲而還賜咄歸等已下爲率衆王侯長賜綵繒  
各有差鮮卑後寇遼東屬國於是晁乃移屯遼東無慮  
城拒之二年春匈奴中郎將趙稠遣從事將南匈奴骨  
都侯夫沈等出塞擊鮮卑破之斬獲甚衆詔賜夫沈金  
印紫綬及縑絲各有差秋鮮卑穿塞入馬城代郡太守  
擊之不能克後其至韃死鮮卑抄盜差稀桓帝時鮮卑  
檀石槐者其父投鹿侯初從匈奴軍三年其妻在家生  
子投鹿侯歸怪欲殺之妻言嘗書行聞雷震仰天視而

電入其口因吞之遂隻身十月而產此子必有奇異且  
宜長視投鹿侯不聽遂弃之妻私語家人收養焉名檀  
石槐年十四五勇健有智略異部大人抄取其外家牛  
羊檀石槐單騎追擊之所向無前悉還得所亡者由是  
部落畏服乃施法禁平曲直無敢犯者遂推以爲大人  
檀石槐乃立庭於彈汗山歆仇水上去高柳北三百餘  
里兵馬甚盛東西部大人皆歸焉因南抄緣邊北拒丁  
軍東卻夫餘西擊烏孫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四千餘  
里網羅山川水澤鹽池永壽二年秋檀石槐遂將三四  
千騎寇雲中延熹元年鮮卑寇北邊冬使匈奴中郎將

張奐率南單于出塞擊之斬首二百級二年復入鴈門  
殺數百人大抄掠而去六年夏千餘騎寇遼東屬國九  
年夏遂分騎數萬人入緣邊九郡並殺掠吏人於是復  
遣張奐擊之鮮卑乃出塞去朝廷積患之而不能制遂  
遣使持印綬封檀石槐為王欲與和親檀石槐不肯受  
而寇抄滋甚乃自分其地為三部從右北平東至遼東  
接夫餘濊貊二十餘邑為東部從右北平以西上谷十  
餘邑為中部從上谷以西至敦煌烏孫二十餘邑為西  
部各置大人主領之皆屬檀石槐靈帝立幽并涼三州  
緣邊諸部無歲不被鮮卑寇抄殺略不可勝數熹平三

年冬鮮卑入北地太守夏育率休屠屠各追擊破之遷  
育為護烏桓校尉五年鮮卑寇幽州六年夏鮮卑寇三  
邊秋夏育卜言鮮卑寇邊自春以來三十餘發請徵幽  
州諸郡兵出塞擊之一冬二春必能禽滅朝廷未許先  
是護羌校尉田晏坐事論刑被原欲立功自効乃請中  
常侍王甫求為將甫因此議遣兵與青并力討賊帝  
乃拜晏為破鮮卑中即將大臣多有不同乃召百官議

制堂議即奏尚書舜典曰邕議曰書戒狷夏湯伐鬼方蠻夷猾夏寇

賊姦宄猾亂也易既濟九三爻辭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前書狷蠻荆之師詩小雅曰蠻夷也音義曰鬼方遠方也周有狷狷蠻荆之師征伐狷蠻荆來威漢有闡

也

顏瀟海之事

武帝使大將軍衛青擊匈奴至聞顏山朝

登臨瀟海也

征討

殊類所由尚矣然而時有同異執有可否

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武帝情存遠略志闢

四方南誅百越北討強胡西伐大宛東并朝鮮因文景

之蓄藉天下之饒數十年間官民俱匱乃興鹽鐵酒推

之利設告緡重稅之令武帝使東郭咸陽等領天下鹽

專也官自膏酒人不得賣也又筭緡錢者鐵左趾推

筭一令各以其物自占占不悉聽人告緡以半與之音

義曰緡絲也用以貫錢故民不堪命起為盜賊關東紛

擾道路不通武帝天漢二年泰山琅邪羣盜繡衣直指

之使奮鈇鉞而並出武帝使直指使者暴勝之既而

悟乃息兵罷役封丞相為富人侯封丞相單于秋為富

人故主父偃曰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武帝

相主父偃諫夫以世宗神武將帥良猛財富充實○劉

伐匈奴之辭所拓廣遠猶有悔焉况今人財並乏事劣昔時

案富字乎自匈奴遁逃鮮甲強盛據其故地稱兵十萬才力勁

健益智益生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為

賊有漢人逋逃為之謀主兵利馬疾過於匈奴昔段熲

良將習兵善戰有事西羌猶十餘年今育晏才策未必

過頗鮮卑種眾不弱于曩時而虛計二載自許有成若

竭諸夏并力蠻夷夫邊垂之患手足之蚡搔中國之困

曾背之癩疽

蚡音介搔音新到反埤蒼白癩音必燒反杜預注左傳曰疽猶惡創也

方今

郡縣盜賊尚不能禁况此醜虜而可伏乎昔高祖忍平

城之耻吕后弃慢書之詬

詬耻也

方之於今何者為甚天

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内外異殊俗也苟

無賊國內侮之患則可矣豈與蟲螳校寇計爭往來哉

雖或破之豈可殄盡而方今本朝為之盱食乎

盱晚也左傳伍

子胥曰楚君人人其盱食乎夫專勝者未必克挾疑

者未必敢眾所謂危聖人不任朝議有嫌明主不行也

昔淮南王安諫伐越曰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其莫敢

校也

校報也

如使越人蒙死以逆執事廝與之卒

前書音義曰廝

微也輿眾也

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而猶為大漢

羞之而欲以齊民易醜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已

危矣况乎得失不可量邪昔珠崖郡反孝元皇帝納賈

捐之言而下詔曰珠崖背畔今議者或曰可討或曰棄

之朕日夜惟思羞威不行則欲誅之通于時變復憂萬

民失萬民之飢與遠蠻之不討何者為大宗廟之祭凶

年猶有不備况避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無以相瞻

又當動兵非但勞民而已其罷珠崖郡此元帝所以發

德音也夫恤民救急雖成郡列縣尚猶棄之况障塞之

外未嘗為民居者乎守邊之術李牧善其略

史記李牧道比邊良

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古祖

保塞之論

不入幕府為士卒費謹烽火邊無失亡也

嚴尤申其要前書王莽發三十萬衆十道出擊匈奴莽將嚴尤諫曰匈奴為害所從來久未聞上

代有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宣王時儉狃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出征之盡竟而還是得中策武帝選將練兵深入遠成兵連禍結三十餘年是為下策秦始皇不恐小耻築畏城之固以代之功秦漢行事嚴尤論之當矣遺業猶在文章具

存循二子之策守先帝之規臣曰可矣帝不從遂遣夏

育出高柳田晏出雲中匈奴中郎將臧旻率南單于出

鴈門各將萬騎三道出塞二千餘里檀石槐命三部大

人各率衆逆戰育等大敗喪其節傳輜重各將數千騎

奔還死者十七八三將檻車徵下獄贖為庶人冬鮮卑

寇遼西光和元年冬又寇酒泉緣邊莫不被毒種衆日

多田畜射獵不足給食檀石槐乃自徇行見烏集秦水

廣從數百里水停不流從音子用反其中有魚不能得之聞

倭善網捕於是東擊倭人國得千餘家徙置秦水上令

捕魚以助糧食光和中檀石槐死時年四十五子和連

代立和連才力不及父亦數為寇抄性貪淫斷法不平

衆畔者半後出攻北地廉人善弩射者廉絲名屬比地郡射中

和連即死其子騫曼年小兄子魁頭立後騫曼長大與

魁頭爭國衆遂離散魁頭死弟步度根立自檀石槐後

諸大人遂世相傳襲

論曰四夷之暴其執互彊矣匈奴熾於隆漢西羌猛於中興而靈獻之間二虜迭盛石槐驍猛盡有單于之地蹋頓凶桀公據遼西之土其陵跨國中結患生人者靡世而寧焉然制御上略歷世無間周漢之策僅得中下將天之冥數以至於此乎

贊曰二虜首施鯁我北垂道暢則馴時薄先離

烏桓鮮卑傳第八十終

後漢書九十

